

利然而未易言也。顧民運之費浮濫，不經利不歸于國，而害獨叢于民。如前所云者，犹不可一起而裁省之乎？嘗考內府錢穀，皆有臺省監收，垂二百年。而白糧隸巡視十庫之臣，投解完銷，必嚴關白之。令隆慶間當事者，以言得罪，遂罷去不用。而權悉專于中人之手，漫無稽制矣。故事，白糧投解，有僧家為之主辦，諸所鋪墊，奇類非儉家弗效也。僧故宿猾，而與中人左右吏胥，又都市無賴少年，豪內外膠結為奸。俞張煽禍，視飛輓為奇貨，視運民如魚肉。竭閭閻之膏脂，啗虎狼之餓喙，日甚一日。歲甚一歲，小民吞殺受痛，莫不控訴于茲。仁年所

矣。又何怪于東南民力之不支，而胥為逃亡耶？邇年田野汙萊凋敝，益甚。竊恐財賦之無從而國家之所倚給，何以紓大司農仰屋之籌也。萬歷辛巳，侍御某公洗刷諸弊，運民便之一歲。而法遂廢，余嘗從丁亥歲上書請復監收，不報。己丑，適叨十庫之役，侍御莆田林公相與共事。每當運民至，目輒與技文而嗟扼腕，而悼曾不得一甦。剥膚搗髓，飲恨無控之民，頽然傷之。林公遂手疏先後事狀，抗慨抗論。上許可下，所司督飭之。而余與林公稍得奉揚德意，除無名之費，禁額外之征，定加增之數，革折罰之苛。于是宿昔胥吏豪猾及中貴人亦

稍：勉就約束不敢肆是歲省民間粟五六萬石一時  
運民惟呼鼓舞誦 聖天子之寬仁余惟除弊貴盡變  
通貴漸御事在法而任事在人余狗馬力不足以効馳  
驅姑于其所積蠹僅：汰十一二耳若夫盡釐僧家之  
奸建復監收之例歲前存雪漸銷其腹噬之毒庶幾五  
郡之民可復望甦而東南財賦不終之絕弗貽後日  
無窮之慮矣茲以行過事宜編刻成冊以俟將來之  
同志者

二十九年知縣晏文輝立收放稽查錢庫法

一欵目糧徭冊每年奉本府會計坐派糧徭若干責

令提書除優免外將緊縣丁田地山蕩塚驗派科則  
申詳府院道仍刊簡明告示遍諭又刊科則青由給  
散田甲轉給小民令其輸納第已前美派多提書等  
欺錯今後俱親吊查算無差方准刊行庶杜增減之  
弊

一比較簿往年比簿不填丁畝各角無有大提原編  
已未完數日田甲名下完欠概月浮簽此尤弊實今  
刊式樣每角比簿設立大提一葉每畝設立團提一  
葉每名一葉前馮人丁米畝後截分列五限圖格仍  
分作三截上截馮各限應完銀數中截馮逐日完若

千下截馮連前共完若干未完若干俱係寔填浮簽  
禁草仍令角摠將田甲名下原派已已未完數填入摠  
內務要以甲合圖以圖合角以角合縣庶角摠無虛  
填完數之弊

一新立糧徭派簿往年田甲名下糧徭悉係角摠派  
算每有多科少派漫無憑攷今另設派簿填寫丁畝  
除優免外照依科則派算銀米每角一本印縣存查  
本縣仍不時掣吊稽核使不敢犯庶角摠亦無多科  
之弊

一銀頭收銀流水簿往年流水簿曰無刷刻式樣串

票又不填印悉據銀頭填註多有侵弊今設立判刻  
號簿并三連串票責令銀頭編號同三串票鈐印如  
遇限下收銀隨即登簿發票一票給入戶存照一票  
給摠惟一票存縣查攷所收之銀開數付角摠登入  
比簿遇晚將來本日所收銀數開單付糧房填入日  
收堂報簿內次日 銀折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  
對完數庶銀頭亦無侵欺之弊

一日收堂報簿今日共收銀若干據銀頭開遞報單  
糧房照單登鎮遇晚判日仍吊比較簿查各田甲完  
數類筭曾否相同庶銀頭角摠無侵收虛捏之弊

一庫折封收簿本日折過各銀頭銀兩若干摺封在  
庫仍吊糧房日收堂報簿查對曾否相同若有差錯  
即提銀頭對審又提庫有糧徭沒簿各角有折封簿  
互相稽查庶庫吏亦無侵隱之弊

一錢糧放簿凡解放錢糧悉係本縣酌量親兌起解  
糧房倉押批廻庫房登數並不假吏書之手放解過  
者令其填入款目冊內以便查攷

一立稽查批廻糧徭號簿往年起解錢糧回無稽查  
多有違限半年以上而不銷批者有之以致那移作  
弊今後立此簿凡起解各年錢糧倉押批廻同號簿

送進鈴印號簿上寫限某日銷及銷批日同號簿送  
查親寫銷訖二字或三五日弟前簿查核若過限不  
銷者定行拿究庶錢糧不致遲悞前弊可清

一設日稽各年糧徭庫簿本縣置二截簿上截寫某  
年月日放某年糧徭銀若干下截寫放解某款銀作何  
支放緣由遇晚送堂親自查過方准作放乃令填入  
各該年款目冊內若不登簿上者不許作放庶逐日  
稽查庫吏無弊

一放該年徭里庫簿凡放解徭銀先要該房帖文下  
庫方許庫吏解放其給各役工食必要對查無重領

者方准給發登入此簿仍弔該房歲稽簿月稽簿查對務要相同責令填入款目冊上不許透用庶稽核有則放解得清

一各房歲稽月稽簿凡奉院道府及本縣放解徭銀先開單看過方許寫帖下庫支用隨登入前項簿內且不許支用過則仍不時掣弔庫放簿查對相同如有互異即行查究庶庫吏無差諸奸惕息

一遠年存內庫錢糧不許擅自借支查得然來借支一概作放故多不得補還而補還者多破庫吏等役通同侵匿獎以相治今已發覺追賠數千兩矣故設

立嚴禁凡奉上司明文借支積米俱于寔在後作一借支不許一概作放如賣米一節完日即令補還庶借放絕無影射

一在操民壯工食除給發外每年大約扣存月小事故銀一百一二十兩各兵領過工食之內應完鹽餉等銀六十餘兩往時庫吏從中作弊不于各兵名下扣除竟將月小事故銀作放今查出追完補庫庶放給絕無侵漁

一毘陵驛催夫銀二千十六兩又無宜江三縣旱夫銀七百二十兩遇閏加編除支放每年大約省存四

五百兩萬曆二十六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每年解府  
轉解京一百兩後仍停止此項省存者止報府不遇  
查盤俱抵不敷之用此尤弊窟今除已草忙夫牙用  
議抵撮忙馬疋船銀等項外存剩者照數封入內庫  
申報查盤

一放給各役工食官吏俸銀孤貧米布等項分厘必  
親驗判領狀准給庫吏方敢稱銀于本縣坐堂時稟  
明面給毫忽不容私放短少至如木字五號金字十  
號坐船水手工食遇差則計日給領無差則扣存貯  
庫往時俱各全領今查明禁絕不容仍前私冒

一查庫藏要法大抵以糧徭會計款目為主先令糧  
房設立堂報簿登計日收銀數次立歲稽簿查理該  
年會計款項又立月稽簿登填起解批迴稽查銷繳  
俱存座右庫設拆封收放各簿凡有收支必弔各銀  
頭流水號串互相稽核若夫查刷積弊必弔季報循  
環與交盤庫冊互相叅核庶錢糧毫無滲漏而吏書  
無隙為奸矣

鶴徵曰國初有困戶以徵收有運夫以轉輸一鄉之  
徭役數十人以為累也于是縣以其鄉合之為區若  
區復分為上下二角五年一編審則角僉股寔之戶

收其角之本折者一名曰糧長名以十分為率一人不任也或三人或五六人曹任之大都重不過五分少乃有以厘計者每名之中又舉其力之最優者職輸白粳名曰總部諸糧長既已充軍則舉其應孰為白粳者悉輸之總部轉輸之京師焉是其始以百人受一邑數萬戶之輸粒米分文之逋其責未畢又以數十人踰江蹈河凌三千餘里不測之險運數萬餘石上供之糧水漲則虞漂水澁則虞膠漕卒陵之間卒藉之閘卒股之視權者稅其船料視廠者真州益之甌清源益之磚頌納皆有費廼者稅使尤所甘心既抵京畿幸矣白河之

轉搬通州之遇壩不勝其狼戾凡所有事諸司吏卒視如凡祖中涓歇家相與表裏鷹攫虎視不滿其欲不已天下諸役茶螫所萃瑣尾所窘莫有若斯甚者然藉稱破產則惟嘉靖末年為然何也開徵之始法當嚴稽納戶之完欠第責完于糧長納戶安得不逋起運之日法當稽糧長之完欠第責完于總部糧長安得不逋且有司無名之費自一二金以至數百金罔不取辦焉若出諸不涸之倉而折色之用有緩急轉輸之費有重輕縣提獨操其權不與為奸則急者重者常多收不足解則驚產預賠而不追其產破矣習與為奸則緩者輕者

常多收浮于解則恣意浪費緩者終急其產亦破矣甚  
至自度其所負之重追呼雖迫不敢出對公庭時附其  
十之一二於追呼者以緩責而追呼者又度其所負尚  
重不敢出對且并其附者而侵漁以入己如是而向之  
負者凡足償責而逋額則猶全懸夫課額安得無歲不  
虧而糧役安得無家不破也自上虞謝公師嚴至一切  
滌除不獨無名之費不責纖毫納戶之徵罔欺圭撮縣  
摠書既裁有徵即貯緩急輕重之權悉歸之官而無所  
旁落第本折兼收則糧長與納戶猶交為病糧長強則  
抑勒以銀米並完何知方冬米急而銀可緩米易而銀

為難也則納戶病納戶強則抗拒而經年逋負起運而  
糧役已畢收銀而以役不休則糧長病已濮州桑公學  
夔折北運本折而為三各有專領不相侵越其領折色  
者名曰櫃頭即置柜於縣門而受輸焉折色之徵十與  
之期矣昔時緩急之利在奸胥者今日緩急之利在萬  
民矣有役田有役米有役銀輕則輕貼重則重貼昔有  
重輕而今無重輕矣清源附磚三百四十名曰一票余  
鶴徵在水部請于司空悉照軍船例舟附磚四十不願  
者照輸運價銀六錢舟可省三十金無錫侯給事先春  
巡視十庫奉 旨嚴戢中外歲省民間米數萬石皆著



為額於是在途在京之苦得少甦云第編審之初貧富易欺奸偽百出應役者用賄用倖避若誅夷聞報者狹詐狹仇甚于推剝及其催科也日比一角則日迫而難周史胥得移前為後以避比易一冊則愚民無所執憑而里甲易于飛灑法馬時易則柜頭有所指稱而折封易于侵染至於庫吏之移挪出入點者以之成家蠹者以之敗事異時追併頗害善良當事者宜少加之意耳抑又有說焉奸民每遇編審則以圖運之說進不過以編審則五年一役圖運則十年一役而已曾不思均是一縣之殷寔耳五年編審役者尚少猶然不足十年

圖運役者反倍何以取盈勢不免借中下不堪之戶代充五年之役夫中人之家易于興替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十年則其消長不啻天淵安保其必任也役一鄉則甲之貧富懸役一甲則家之貧富又懸在富甲則稍贏之家或得倖免在貧甲則不必豪右勢必僉充矣在富家責之今日之全名曾不為過今收一圖是烏獲而折枝也中下之家不得齒富家僕隸而責之遞運是螽蟊而負山矣欲均平則移役必多貧富卒難得當人情必苦騷擾欲分富家而攝數甲則田甲為朝廷籍戶口之冊非可以詭多偽增者往者屢禁里甲

之團收慮侵隱之難許也直令寇兵費糧何歛往者止  
許三人朋一役慮貧乏之波及也直今憔悴代置何歛  
且搃部則糧多人轄一舟；人聽命赴納必不後期圖  
運則糧少數人一舟莫適為政舟人反得主之稽遲惟  
意竊賣惟意害何可言至于患花詭之弊議五年始一  
推收夫花詭所以避差而非以避糧也所以避往時之  
力差而非避今日之編差也無論里中士紳素稱奉法  
近立官戶專意追比免役多寡悉視官品毫不假借寄  
者何利糧不以分而隱則里徭亦不以分而輕分者何  
事苟有利焉一年推收可以花詭五年推收獨不可花

詭乎徒使徵糧則新主坐視故主受比點差則貧者報  
役富者津貼與其臨期許之首寔孰若先事而准其收  
戶乎蓋法至今日講之頗詳行之頗習即有織隙飭之  
已爾萬不必以一隅之見輟議更張也獨允運之權握  
之清臺漕卒其卒也吳民非其民也不免見齊牛之蔽  
蘇而昧越人之肥瘠故漕卒至水次如梟如獍無法無  
官官贈私贈勒索無厭食稍拂其意鼓噪而起縣官往  
見歐如近日吳江之劉君如俊溧陽之徐君縉芳悍然  
如螫如髦幾同夷狄迹者斬黃軍至遽請瓜允謂至水  
次土人尚得估其窟有司擅或櫻其鋒也既去其鄉則

惟其所欲耳漕臺不察輒從其請賴士大夫力言而後止彼舟順流兩日之程此日覓舟誰冒虎口嘉靖末年江南水涸曾允于瓜僅有還者至今父老猶扼腕痛恨之于時漕卒猶未若斯之橫也既而南來炮虓累甚收糧百斛通關之半每糧百石索銀廿兩監部檄至撫臺委至藐不為意人亦不敢向之吐一氣監部疏聞竟未知所司稍裁之不也

### 征權

唐鶴徵曰自周禮有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征權籍之噶矢矣郡有河泊所山澤之賦乎稅課司關市之賦乎乃

晏子告其君曰山林之木衡菰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海之蜃蜃祈望守之介偪之關暴征其私若病其罔少蜜焉何哉蓋聖王之設官雖甚詳要之掌其關市山澤之政令厲禁而非專以媒利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人歛市歛布提市廛布而入於泉府正所謂國廛二十而一也角人羽人所徵壘角羽翮即山澤之農所以當邦賦者由斯以譚既非額賦之外而別有徵又非估物之直而論其稅也至於泉府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待入之王府頒其餘于萬

民則有無相通多寡相益相上下間藹然家人父子矣  
豈若晏子之云利獨歸于上哉然古者曰其所有而賦  
之則稱便今者變其所有而輸賈則稱便去都邑之遠  
近異也故河泊之稅歲徵錢六百兩而不足稅課司局  
歲征銀一千三百三十兩而羨茶引所徵銀二十五兩  
而羨以一府之徵僅若此彰之于聖王之寬政遺不  
盡之利以與民矣第細民興替不時田產轉賣甚亟諺  
云十年田八百主非虛語也契必稅其百之三不無苦  
重然亦多逋稅者日偶課之詳然而起有司輒為羅征  
矣廼者稅使四出橫征暴斂居者行者悉在湯火惟江

南肇事中涓稱賢而撫按有司力為裁酌常州一府其  
始稅銀五千兩設閔奔牛季以首領官一員領之尚多  
缺額徃取盈府庫閔閔日給騰踴百倍不無怨苦以  
視他州郡猶稱樂土云當事者始議加派丁田復議取  
徵馭僧余鶴徵且陳不可止今茲撫臺曹公時聘且併  
奔牛閔而裁之上歸京口下歸滸野常無稅矣日者又  
嘗遣中使出括稅契徽州一府徵錢至二十萬將以例  
括于江南曹公力言蘇常賦役繁重民已孑立且十年  
造冊始稽推收乃可稅契今過期矣與日常州請以千  
一百金為額吾田是一者知民之利病惟在一時當事

爾見事審任事力則民受其利見事不審？矣而納縮  
不任事民安所逃害哉武進之西陲有米市焉適當孔  
道歲暮水涸而米舟湊集頗梗行者米僧諸奸藉為口  
寔買田二十畝鑿以為河擬括米舟於中石稅銀四厘  
歲計三十金永以為利米舟寔非二十畝所可括諸僧  
亦不能皆加于此不過私開一稅局攘奪鄉民耳前此  
牙用明抽暗騙鄉民已不勝病况益以此乎武進尹晏  
公文揮持之不行且為解其額賦然其意不無俟晏公  
之擢云余故附書之以告來者

土貢

白熟細米五百三十石零 洪武初內官監白熟細米  
係上方自膳歲獨派常州府每進一千石武無宜江四  
色均輸時定鼎金陵常在轂下故屬之民運以地近而  
用力少永樂間行在北征命隨 駕起納四縣糧長僦  
民船粧載運之累歲愆期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謂  
建紅舡二十隻裝運所任官司應給人力民甚便之弘  
正間以官司給力不無需候各贍以撐夫工食之資嘉  
靖初夫盡革加添船錢貼夫諸費聽糧長自行僱募初  
進正米三百餘石日漸有加嘉靖末年加六百七十至  
餘石後漸減至四百餘石今歲進五百二十五石有奇

賑貸

唐順之與武進令李畫書曰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  
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  
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  
減免于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于京師率二  
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三三石之  
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  
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于故  
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

之輸二三石者也于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此為  
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  
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  
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于國而萬有  
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縣一言之  
歲該措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  
入于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九百  
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  
一兩四錢六分五厘五毫二絲此其費于民之羨數也  
若以錢而權米石以值五錢為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石有奇為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于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令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定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蕞矣倍之為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

費一錢而為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為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國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任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况自古經費其今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為之操縱令國家所以遠輸于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二石者止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年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為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

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于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于國蓋深有利于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徃有之矣况無損于國而有利于民而又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常以輕齋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稿可復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

史等准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十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折准十萬石于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請嘉靖九年 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息也由此言之蓋有曰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



有災傷而不行折免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免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行不折免以盡于例外之恩者也

### 額兵

唐鶴徵曰江南諸郡皆有衛吾郡城 國初第設千戶所僭亂既平所亦遂革謂在腹裡也然溧港邊江華渡邊湖南湖西馮尤稱浩淼若孟河則宛然接江之上流而當海波之衝矣不可謂為腹裡也 國初額設民壯一千二百有奇正德間裁其三之一嘉靖初又幾裁其半而府縣役占半之于時民俗殷富桴鼓不聞以司關

門之啟閉以脩武事之觀飾已爾嘉靖壬子海氛頓起焚掠郊保錦繡名邦幾成虛燼始議召募縣至三千人入費四五十金士既烏合將不知兵見敵輒奔不敢回顧稍後則背負創死矣流血成川哭聲震野乃議徵兵遠方則青齊之長戟燕趙之材官楚之組練韓之谿子龍淵蜀之巴賈叟兵夜郎百粵馳冰踏箐鸞鴛洞管之酋罔不畢集又佐之吳之餘艘米收全勝蓋澄平已日以即彼諸兵未嘗見敵也幸主者決筭以夷攻夷始克掃蕩然首尾七八年江南之兵迄無成效雖由其族素勇於私鬪怯於公戰夫亦練之不得其道也不然破楚

入越爭長潢池吳人何以得志哉海寇既息兵亦日銷  
縣僅存若干名陸有提練則以指揮充之日以訓練夜  
以扞扼水有水兵十里一舟、有五人北至京口南至  
許墅中自白家橋畫為兩提亦以指揮捍之以悠水盜  
其餘通湖通江諸港設有官兵皆自指揮以下軍門所  
委用者迺倭人朝鮮教言分道入犯浙直間廣騷然煩  
費吾常亦議增兵余言督撫脩陳往鑒止之不得蓋時  
方奉 旨飭倭倘不增兵虞人以慢事議之也然余意  
非謂慢不增兵也謂不宜增兵宜多積餉也自兵興及今  
費兵餉何止百萬曷嘗得一兵之用今雖漸銷吾邑歲

費尚萬有二千餘金即問諸總練萬一有警曷堪戰乎  
吾知其必無以應也蓋烽煙之息四十餘年殺戮之慘  
人不復見額兵之設等諸役占十金買之歲可得工食  
銀七兩二錢以其半募人應役擅其半入己世間子錢  
疇安于是然為此者悉憑城社非特總練不敢誰何督  
撫監司知而弗問也彼受募者日銀一分自非流乞不  
瞻之輩誰忍就之此可稱兵乎水兵所泊則土人悉為  
侵攬舟即供其私載舟不知操何況于戰楫不能具何  
況于戈及以失事見督輒借盤詰之名恣為擄掠賈舶  
村舟不勝其困捍兵之官不無私焉即令增兵何以異

是惟能積餉臨事召募則依憑之徒必且不敢前而重賞之下其有勇敢乎以余論之兵卒不可豫練也請言其凡夫練兵之法莫先賞罰江南財賦雖曰浩繁疇有錙銖可以借用市租盡輸募府黃金不問出入其能之乎平時閱練扶七貫三喧然傳駭矣孫臏之戮隊長穰苴之斬倖臣必不可也賞罰不行其何以令武夫悍卒血氣為用跳躍強梁不能自禁其道然也善訓士者惟培其氣有事則用之公戰無暇為非無事則用之私鬪必至捍綱有司之法寸：尺：誅之則挫銳不可于將領不誅其長亂不可于有司大都檻豺狼押虎豹必不

可久之勢也貪饒食放浪迥異流輩方其戰勝首功有賞克敵有獲足以給之平居工食多則三分少則二分不足一飽苟請益之則民膏已竭可令坐靡苟仍田貫則枵腹謂何可令作氣且練兵者非練兵也其技也練其氣也氣怯則技精猶莫之展氣勁則制挺可以無前平居可校亦惟技耳欲練其氣非挾纒投膠別有撫循投石起距別有鼓舞不能也今之將領刻剝成風加即重辟未能禁止借有嚴師勵已播清名兵沾惠矣氣可作矣未嘗見敵其勇其怯可自信乎素負驍勇臨敵而敵靡若冉猛之客氣未可知也素稱怯怯臨敵而奮若衛鞅之獲

粟米可知也且昔人論氣曰一鼓作氣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夫一鼓再鼓之間須臾耳有作有竭矧延之歲月乎作之數年之前用之數年之後衰病逃亡不知凡幾今日之所養然則必非異日之所用異日之所用必非今日之所養矣然則今日之養何為也哉余嘗歷攷往牒悉稽成敗矣登平之世倉猝有變必無萬全久戰之後柔脆之鄉亦堪驅策何也驟見與習見分途遠矣黃巾始禍州郡失據長吏多逃旬月之間天下響應未幾而袁孫分割幽冀曹劉據有荆襄各逞雄兵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祿山肇亂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未幾而

淄青魏博澤潞邢洛無非勁卒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夫豈易民而練哉驟見則怯習見則勇也然則惟敵寔為我兵之師相持之久敵之短長我得而知机之變幼我得而悉戰而北必思改圖戰而勝愈足蓋智此亦士卒之所謂知彼知己也知則勇敢自生；則氣不待練而練矣犹之變然終日習譜不若對變之應机也若古人所称慮存先事安不忘危惟寓兵于農者能之而非野論於兵農既分之後也不得已而為豫備之策惟厚積其餉為要耳鄉兵之不可練余嘗別有議焉茲不具述

又曰巡司之設以捕盜賊也故凡盜賊出沒之區皆有  
巡司焉以補軍衛之不及 國家之制審矣國家設弓  
兵至百人澄早日久謂為冗役以漸裁革僅至二三十  
人賊至不能拒賊去不能緝矣不知天下之事得其用  
則多不為濫不得其用則少亦妄費以今弓兵乃覆為  
妄費哉非弓兵之罪也裁之使不給于用之過也王剪  
之伐楚必于六十萬史不有明鑑乎且巡簡之官悉出  
吏員事權甚輕當事者素已懸枉縱之宜及其獲盜一  
借之詞則其官必敗其盜必脫及一捕快之不若也蓋  
捕快獲盜則功在此司巡司獲盜則功在巡司故耳間

有能奮而格盜者則下洙之禍又且隨之進有疑而退  
有死即忠義之士解體已矧若輩乎甚非設官初意也  
苟不改絃則巡簡可無設矣

又曰夫寇賊奸宄雖至治之世不能盡弭然弭之術  
不可不講也吾常北濱江南濱湖四通八達縮轂舟車  
之曰無有阻塞故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有湖盜由南  
而至者則浙之衢人為甚由北而至者則揚之漁舟為  
多凶年飢饉救死扶傷而起者不與也濱江之人不知  
禮法騁其雄勇習于濟泊望兩淮諸鹽場盈一水凌  
風駕濤朝發夕返令食浙鹽貴而且惡雖有密網烏能

禁之故千石之舟百尺之檣一時鱗次挨柁揚帆之夫走死如驚之士中堅洞骨之器不戒而集蓋其始未嘗不以自禦而乘便則以禦人尋常以禦人于江而伺巧則亦竄發于內地其行劫多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往年劫泰興劫金壇且劫郡城無錫諸富室一夜劫宜興河橋鎮九十餘家皆此輩也濱湖之寇悉在歸烏長興然亦二途歸烏多水非舟不行故貧家亦具一舟富室或至數百小者僅受三四人火者可百石操之常用三十餘人四櫓八跳蓋之以漿日可三百里秋冬間時有三四舟或六七舟經行各郡縣不問晝夜唱號

鳴鑼無所顧忌遇舟則劫舟有導之陸則登陸登陸則以夜往時白晝殺人於宜興西泖殺巡簡于夏渚劫郡城東南緣湖諸富家則此輩也長興多山徑路叢雜即久居者數迷焉貧者論無即巨室無他業惟習為盜以為生計間有不顧為盜者有司急捕之則衆執以應蓋借是以除異己者俾後之人不敢有兩業者遠與宜興接壤宜興獨受其毒往長興滅氏與宜興蔣氏爭田訐之縣滅氏不勝時方棲稼于畝一日滅氏千人奄至數頃之未瞬息席捲而去其以夜劫者不可勝計時劫婦女以取贖其行劫率以竹為梯越屋而入至其欲劫之

所如取之寄被盜者明知其人罔所控訴蓋以隔屬故  
即有司間移文捕之適為被中有司及應捕人役促賄  
耳吾役徃亦頗有厚贈卒不發一人也更急之則郡盜  
出而以枉控被撫按又其党出而保給之更移文于吾  
有司捕人以相抵則其所恃以必不敗之術也衢州之  
盜多以行貨為名熟視詩藏而後發不用衆而用寡多  
不過二十餘人當以兩蓋為炬以長柄斧為袖視其扁  
不固則畀石撞之以長城扁固則踰垣而入以掩其不  
及其斧所礙無堅室矣揚州漁船春秋兩至舟亦可受  
五六人然常聯舸數十而至以西湖及宜興諸汎捕魚

為由上人漁舟徃々為之向導遇客舟則數舟攢之雖  
有勇者不勝其四面受敵矣近年遊方僧道更多為盜  
然亦非有土人和之不能獨騁也衢盜似久不至惟日  
劫宋典者類之漁盜亦不能為大害即禁之俾不至無  
難也獨瀕江瀕湖之盜弭之不易耳嘉靖末年江盜猖  
獗諸當事頗以為憂設法剪除二三年間誅戮流竄幾  
無遺類既而長子養孫復守其業蓋習以成俗勢不能  
革迺者永生洲拘官縛卒几至大亂其煽之復熾可知  
已歸烏水盜徃常一創于哨官姚恕矣時恕之捕盜功  
新任哨官督兵華渡恕亦多募吳江水兵自隨湖寇遠

至謂往時水兵耳甚易之迎敵見怨兵便習器械犀利  
遂為氣奪不數合殺死一人生擒九人餘悉棄舟邀怨  
復用類推迹其所過抵回而捕獲者又十餘人餘党倡  
言大舉入報怨亦備之惟謹然諸盜寔有勢豪為淵藪  
會勢豪父子相繼死家敗衆散亦不復至郡境稍寧惟  
長與之盜日熾議者謂江盜勢不能除莫若有所用之  
湖盜勢不能捕莫若有所拊之緣江諸盜有不可與為  
善者亦可與為善者令得錄用被冠服之用榮以誇炫  
其閭里所至頭也今水不設者民捕盜乎即以此輩充  
之廉其可用俟其有勞則稍進之為哨官為千總其有

勇健家丁即錄為兵狼子野心卒不收拾則戮以儆衆  
即有未及收錄而竊發桂苻責成此輩朝發而夕擒矣  
傳曰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御得其道但詐作使此之謂  
也毋論收一人得一人之用且收一人減一人之賊矣  
是撫臺趙公嘗以倭倣問計余說云然趙公順採而行  
之不以以擢宏事竟寢然此非撫臺不能也 國家于  
省會之交無不設官兼統俾得聯屬大則如鄖贛次則  
如江西九江道之轄湖廣興國等十四州縣湖西道之轄  
福建崇安等六縣再次 則府衛相通如德州衛之  
屬河間嘉興守禦千戶所之屬蘇州之類是也惟長宜



兩興則絕不相蒙先是烏鎮同知嘗屬江南撫按吳江一縣亦受其要束矣既而法紀漸弛文移遂絕宜興更並麟在省中自覩其害疏請常州特設二守一員專于宜興烏溪佳札兼管長興詮部以二守權輕恐不能行即倣汪西九江諸道帶管閩楚州縣事例專設一道為宜下所司議之湖州守巡竟格不報為今之計惟江院兼攝勢無窒碍何者撫按司道浙宜原有定轄不能相借惟江院原主捕獲彼中無與抗衡以江魚湖何辭之有既不繁于添設又不苦于選制令可必行捕無不得矣獨頻年飢饉斬竿揭挺探囊挾篋之盜在在有之應

捕入後例納其贖為之護持捕牒未下彼已先期滅跡矣萬一捕獲則今攀陷平民富盜之害有不忍言者第有司能如龔遂之治渤海上也不然即于諸應捕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俾其輸馮心腹無有隱匿如趙廣漢可也求得其偷盜首長數人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如張敞可也江陵當國捕盜條俗甚嚴時亦稍以歛戢今且臆靡玩愒懼督責而不以聞聽縱橫而不加詰採左右之言持可否之見抑強為竊抑竊為妄知而不捕而輕縱致使被劫者不敢以首勝廣之變恐必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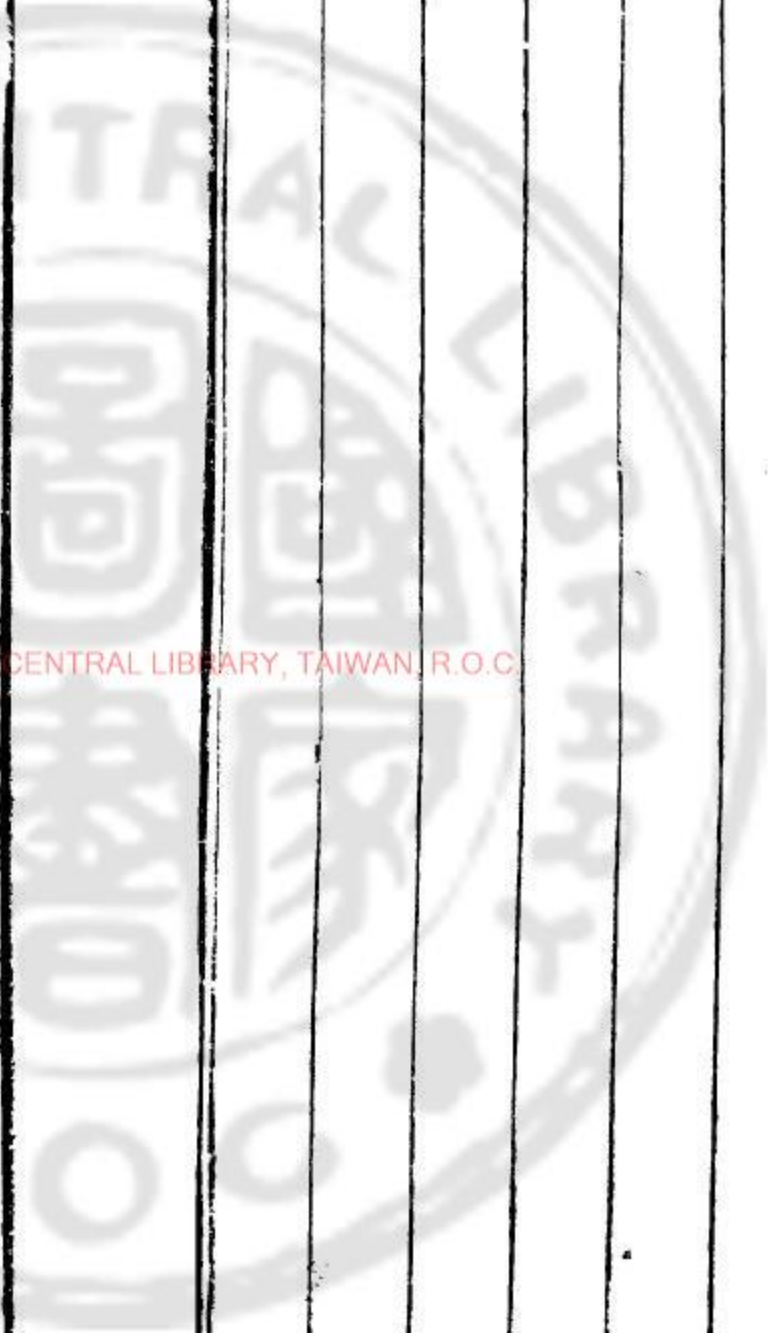
內運河有常鎮巡河指揮一員自白家橋上至京口皆其信地

西馮沙子湖哨船萬曆十年設委武舉官一員哨守

華渡哨東南去城六十餘里其地河道叢雜溧陽宜興米麥貨船欲渡蘇湖往來必由此河盜船多自湖州渡湖入港假充哨船每至輒有五六隻每船一二十人結踪行使多入下埠以進內地或由無錫徑越宜興溧陽白日公行劫殺萬曆十五年添設兵舡委哨官一員往來巡守

南太湖哨萬曆十六年添設兵船

Blank columns for text, mostly empty with a large watermark.



正統八年三月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巡撫侍郎  
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沂大江風  
濤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城西有德勝新河北入江江  
北楊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中間有淤淺者俱宜浚之  
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樂  
宣德間漕舟自常州府孟漕河出江入白塔河江行不  
踰半日今孟漕河淤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  
慶州衛指揮使牛通皆以為言事下臣等計議華州所  
言皆有據請先浚孟漕河其白塔河有四閘可于其中  
大橋閘築堤候運河水泛則開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

德勝河亦宜脩浚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萬五千人一月方完比者連年災傷不可興大役請俟浚理孟瀆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 上從之

宣德四年八月御史陳祚言揚州府邵伯閘埧舊設官二員民夫二百三十人置盤車輓過舟船今高郵湖堤及儀真瓜洲埧岸高固河水積滿舟經邵伯皆是旱流閘埧官夫盡為虛設而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凡直隸蘇松常州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以孟河至瓜洲江濟險惡多從白塔河往來然河既淺狹且有不平之處若遇少水未免艱阻如以邵伯閘埧官及夫移于白塔河稍加疏浚又置閘積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寔為利便 上命行在工部勘寔果利便則從之

六年九月直隸武進縣民奏閩浙官民船隻及今漕運

必由本縣孟瀆河出逆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埧往  
為風浪漂溺縣曰有新河四十餘里出江正對揚州府  
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埧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出  
運糧大河比今日塔河尤為便利第歲久泥沙難通重  
載乞加脩浚寔為便利命平江伯陳瑄侍郎周忱審計  
天順元年十二月尚寶司少卿凌信奏江南運糧者泛  
大江至瓜洲埧有風浪之險宜從鎮江府裡河而裏河  
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又有三埧大  
不利車盤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橫阻江水不得入以故  
糧舟多冒險損壞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灌入浚新港

至奔牛一帶為便奏下工部覆奏宜令管理糧儲河道  
官僉都御史李秉及郎中沈邨提調附近有司通浚從  
之

正德二年九月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  
閘先是總督漕運都御史洪鍾言蘇浙運舟由下港口  
并孟瀆河泝大江以達于瓜州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  
往來覆于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洲可拓白塔河口  
舊設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鎮折而北即抵揚州之運  
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浚如舊至是成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四

無錫縣志

險要

無錫縣南據太湖北距大江東隣於海其險要有二焉  
百瀆小渲獲河高橋東亭五了浜內一險也四河口五  
牧斗山宛山蕩口顧山望亭獨山白茆山閭江山外一  
險也戰守有力水陸有備攻掠之患吾知免夫

獨山在無錫西南三十里梁溪之水至此入太湖盜艘  
必走處也謂宜添設巡檢嚴其守禦太湖內外之寇可  
以無患矣

漫河口在縣治西北五里南通太湖北達高橋高橋為

武進江陰要道賊自江陰來者必出高橋過溇河自太湖來者必由西溪過溇河溇河者四塞之衝也高橋雖設巡檢而羸脆之卒僅足以供巡邏之用若多壘之日而不以重兵於溇河控扼非萬全之策也

望亭在縣南五十里與長洲分界巡檢司在焉其地東通蠡湖西通太湖號為賊藪嘉靖甲寅倭自許墅來過此聞新安有土兵以為苗兵也轉而南縣城賴亡恙謂宜加增脩禦以遏賊北行之衝

團保之法每家三丁則出一丁十人為甲：長統之五甲為保：長統之而皆聽於團長書為一牌懸於團長

之家自脩器械註於名下在鄉則各村各鎮在城則一坊一街擇有材勇為眾所推者為團長於寺觀場圃之間習為戰鬪擊刺之法分番較覈無事則農工商賈有事則鞭弭索韉其臨事畏縮者治之以法大約一鄉一團或大市雄鎮居民稠密者結為大團偏坊僻聚村墟曠遠則自為一保倭夷往來要害之地或十里五里而一團當閭喉舌之路跨河襟帶之區為一團星羅棋布脉絡相聯一團受敵隣保相率以合團官兵出勦各鄉因之而嚮道

### 田賦



桑絲棉絹後俱併入秋糧夏麥內徵收最後則惟存秋糧平米一項而不復有夏麥名色矣

國初糧類抄沒田最重官田次之站田又次之民田最輕無慮數十則前巡撫周文襄公忱立法原額四斗以上則納金花白銀輕齎折色三斗以下則納白糧糙米重等本色視田則輕重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因田則太多書算巧於飛詭陰受富民之嗚則以官作民暗行楛克之術則移輕作重愚民無知莫能究詰虛稅日積貽害浸深至嘉靖十六年本府知府應檟議查原額田糧正米數少者耗米遞加正米數多者耗米遞減衰多

益寡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官田每畝平米三升三升二合民田每畝平米一斗五升九合六撮九圭仍逐年會計每平米一石驗派本色米三斗八升折色銀貳錢四分八厘其白粳細糯米次等白粳糙米皆准米科數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皆計銀扣派謂之折色撮煩就簡較若畫一使百姓易曉而書算無所施其術富民無所售其奸申呈巡撫歐陽鐸詳允遵行於是民困少甦矣

國家承平日久土田多未覈寔墾闢者不行開報而墾田者每存虛額故或有田而無糧則坐享其利以至於

富或有糧而無田則日受其害以至於逃戶之糧累及糧長里役民間囂然不寧是以尚書顧鼎臣於嘉靖間三次奏請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錢糧然能行之者惟蘇州知府王儀而他郡之受害如故應公之法雖善然但可草區書紊亂之弊而不能救小民賠償之苦也至嘉靖三十二年邑人侍讀學士華察倡義捐貲俾耆老諸人赴京引例陳請世宗皇帝准令戶部議處覆行撫按轉行督糧叅政翁大立專委木縣知縣王其勤丈量嚴立隱匿之禁痛懲稽緩之徒三閱月而畢仍將新量田土分為三則共覈出無糧之田一千六

百餘頃刻去無糧之田八千餘石非惟賠贖者得以蠲除而通邑賦額亦得以輕減矣

### 練兵

嘉靖三十九年會計坐派海防銀四千九百七兩三錢九分九厘徵收備用三十八年巡撫翁大立批開原派防海養兵等項名色一切草去仰縣即於寔徵平米上每石徵銀六分俱作練兵是年該銀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一兩有奇此後數目大畧相同隆慶元年減派銀七千二百十三兩五錢六年減派銀二千四百八十七兩九錢四分以後年分兵銀遞減會派徵解按練兵之

銀始因禦倭而設本非得已而亦未見寔有可用之兵也况寇熾之時祇徵四千有奇寇平之後反增一萬誠為無據乃今郡邑以撫字為職撫院重邦本之思連年減派豈亦有裁革之漸耶

### 工料

常州府書冊通計五縣於每年秋糧內折銀扣義役銀二萬兩專備各部料價不時坐派之用原無定額至嘉靖三十六年為三殿災會計坐派本縣工部四司料價銀五千三百七兩二錢有奇即於秋糧平米內每石加增銀二分一厘六毫二絲徵解本府轉解工部 按工

部題派料銀蓋因舊徵不到而新立額定之數今有有司既遵新額另徵而義役之徵如故况大工已完此銀未革當事者獨不為小民軫念耶

### 貢課

巡鹽察院立法定令本縣巡鹽民壯弓兵四十二名每名一月限獲鹽百斤以一歲計之通共該鹽四千二百斤計納銀一百六十四兩四錢四分過閏加銀十四兩一錢二分名曰欠獲鹽船銀兩俱扣巡檢司弓兵名下工食銀貯庫解府轉解運司充課 論曰任土作貢王政之所不廢也今郡邑不以方物解而折銀徵解已非

禹貢之初意矣若鹽課不足乃於巡兵工食內扣充奈  
之何巡兵不為益蠹也左亦甚矣

江陰縣志

起科則例

舊額官田每畝科麥二升至二斗六合九勺止科料五  
升一合至四斗一升七合一勺止凡一百七十八則官  
地每畝科麥二升至一斗二升止科料二升五合至二  
斗八合止凡九則民田地俱每畝科麥二升各一則民  
田糧科五升一合至一斗八升九合九勺一抄六撮止  
凡四則民地每畝科糧五升一合凡一則官山每畝科  
五升糧至一斗六升止凡三則另一則每畝科租錢二  
文民山畝每科租錢二文一則官灘每畝科糧四升五

合一則民灘每畝科糧一升一則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公鐸 奏定官田地民田地各為一則夏稅入秋糧抵丰同徵正耗加耗通算均派官田地每畝科平米三升民田地每畝科平米一斗六升二勺七抄八撮官民灘每畝科平米四升一合三勺另官民山一則每畝科錢二文

徵收則例

官田地止徵正麥民田地每石加耗麥一斗二升官田地每畝加耗米二升民田地每畝加耗米九升山灘塘蕩及灘轉新田俱止徵正糧歐陽公事蹟例見上後列文衰

一立綜核田糧法蘇松諸府流民棄田為豪猾侵據貽累細民代供稅賦乃令每里選強力者五人或十人充田中分主棄田耕之而輸其賦由是野無曠土民免橫徭征矣宣德六年

一奏立部運細米法蘇松常三府上供細米民自轉輸勞困無度累歲愆期乃奏每府造黃船二十艘令民運而官督之所至官司應給人力宣德八年  
一立水次倉先是諸處稅糧俱里胥糧長就私家征索推斂無藝乃於附城水次設倉穩徵並蓄而時出之令民徑自送納較之往昔省減二分之一宣德八年

一立均征加耗法 云云清完宣德八年

一奏立濟農倉奏疏以為蘇松常 云云兼并 詔可宣

德九年

按先王制邑以里、有疆畝其可墾不可墾賦一定而不可易也漢制郡縣則壤成賦必先舉其戶若先萬口若干萬著之以為數也垂法之意深矣 國初定墾田幾一萬頃賦額可稽自成化以來田數稍加而賦日增廣豈未墾之士民盡墾之若是其廣乎說者謂未科之田弊端滋多其概有二書手之家暗剋徵收入戶積分成畝積畝成頃遺之子孫私食其利一旦異心旁有私

怨首入於官盡為公賦矣又有亡業之人當其乏絕本無田宅典贖將祖父遺有未科或本無未科詭言寔有出售富家收其虛糧在戶如貸本出息然不久告歸本戶官發其奸則又升科矣境內之田惟有此數虛數在官則寔病在民有圖欠有陪糧有虧畝民耕一畝之田僅得九分其贏者不過奇數而已惟新勘田畝係是邊江浮土有漲有坍勢不可常宜另為一則定其段落築以田圍濬以限之石以識之明籍在官引丈可驗不使告升者以多作寡告坍者以寡作多則虛實相當利害不偏升除各得其故矣其奸媚隱稅之家善匿而未露

亦可因是而根究也昔人論前代最戶口寔墾田大數見減益之差以明政化其意蓋並行而不悖也

姚文灝導河夫奏議

臣惟蘇松常鎮沿江近海洩水港浦潮沙之積有常而疏導之功不繼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設撩淺之夫或置開江之卒專一濬治不限時月近歲役夫皆臨時取於里甲而無經制小民勞擾而吏緣為奸富者有累年而不役貧者無一年而不差查得今征北運河撈淺等夫及嘉興府海塘沓石等夫俱是均徭派撥事體有常而公私不擾緩急有備而功緒有成臣欲乞 朝

廷下各府將導河夫役悉照運河及海塘夫每年均徭內定撥專一疏導循環不已庶幾無患 報可於是乎又以為民有耄稚富貧壯病不齊不可並驅于力役乃令每里僉夫一名每夫辦納工食三兩內地州縣俱輸濱江官牧司收貯遇有興作給散役民計日論功而償其值不惟使民見利忘勞而貧者因得以售食其力於是公私稱便而歷古之積患一朝都除矣

河防記

江陰南挹太湖北遠揚子江太湖之水由無錫入於運河之水自五瀉堰入者達於經河出夏港而入江其東

自高六堰自轉水河入者達於東境之河港而入江其  
西自洛社河自橫林河自七市堰自丁堰自黃丁堰入  
者達於西境之河港而入江

江陰之水有二北自黃田港流注諸河達於境謂之江  
湖南則太湖梁溪之水溢於無錫之運河自五瀉諸堰  
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於武進之運河  
自黃汀諸堰而來達於境謂之河水夫水之來也有所  
受而能水能為利其溢也有所洩而後水不為害是故  
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為濬港淫者十三鮒魚港趙婆  
港白沙港石頭  
牌港石頭港西雷濬港令節港雷濬港界港惟谷濬港蔡港石頭  
私港范港谷濬港

港為大其港身袤四十餘里有差口北通大江腹裏南  
通應天等河跨崇仁寶池清化、成白鹿五鄉資溉民  
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今既寔淤水絕壤斷諸港不通雖  
有江流之入中過而不逝歲受旱患者也其在西也凡  
為河港者九濬港流立塊港新濬港五中港花港惟申港芦  
埠港利港為大其港身袤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網  
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田多賴為  
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濬  
河長六十里隸來春沿秦望山下通南山塘河、濶水  
濬山水并發田沒無救旱時又以田低於河罷人力穀



不易熟此則水旱並患者也桃花港近利大河與武進  
半之通則分受其利塞則均害焉其在西南則青暘一  
鄉有前渚塘九頃圩後渚塘三六圩謝庄村等處為最  
窪下多被水災其次塌港河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  
患之餘壤沃肥種秔稻歲入畝可一鍾旱患不及其在  
于東南是為東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田多高邛  
湯村東新南新李岸官祿倪塘清溪大清長壽直塘諸  
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涇河約裏十里界蕭岐花  
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小狹西通徑河東通長壽河  
流波俱不能納此則水旱俱患者也傍有黃天宕地形

下土性疏惡水至瀰漫其害尤劇凡高邛者利江潮之  
灌注凡低窪者若湖水之泛溢江潮由諸港以入而衆  
河為之接引湖水由諸港以出而衆河為之受馮此其  
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人前輩鑿河穿渠縱橫  
曲直貫注幅湊各有條理廢一不治則害生盡廢而不  
治則害成不可圖也漢人有言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  
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洩暴水築田園所  
以防滂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勢不能久近者一二年  
遠者四五年通治之勞民不可殫紀凡治江去處宜設  
閘座以時啟閉每春撈淺埋其閘外工減數倍矣其橫

河往嘗設閘力不能守終至於廢又惧勞民數年而不  
一濬棄地為多棄河為草莽其利害大小何如也潮沙  
之淤以漸而積疏濬之功當有次第如某河某港淤淺  
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港淤稍深宜三年而一開計用  
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漕河夫銀兩不得別項  
支用畫以一定之數立為循環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  
時復責之近便得利入戶則開濬之役歲有而不為勞  
民饒而少害豈非興利除害皆可預定計者乎

姚文灝修築圩坦事宜

一圩田內外所有橫塘直浦大岸小塍亦是古人井田

之遺法古之井田賴溝澮封畛以備旱澇今之圩田賴  
塘浦岸塍以備旱澇但井田之溝澮封畛多且濶圩田  
之塘浦岸塍少且狹所以古之水旱易備今之水旱難  
防然嘗考其古蹟又知塘浦岸塍初作之時亦多且濶  
所以狹少者乃後人情於修濬而壞之當思百姓欲飽  
食必須盡力於塘浦岸塍之役官府欲足民必須盡力  
於塘浦岸塍之事大抵不論低田高田俱以十分為率  
低田以一分為隄岸高田以一分為溝池則餘九分可  
以永無旱澇

一五等圩岸式田低於水者底濶一丈五尺田與水平

者底濶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者底濶二丈二尺田高於水二尺者底濶一丈田高於水三尺者底濶九尺而濶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為準外面各離水八尺若溪湖衝激去處額增者聽

一各圖圩岸俱着排年分管若本圖元有十圩則每甲一圩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轄之若十圩以上則并小圩兼管之分管既定然後立封牌為志

一封牌以石為之長五尺濶四方各一尺五寸皆鑿於圩田上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某縣幾都因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粮若干下

二尺五寸培而築之

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下照依五等岸式督率圩戶各就年田頭修築不論有田多寡但以田頭濶狹為則假如田頭濶五丈者即修岸五丈濶十丈者即修岸十丈或有逃戶田頭及清岸則衆共脩築其圩心田戶若有徃賸者自修徃賸無徃賸者與衆同修逃戶及溝頭岸排年則管修一區圩岸粮者則管修一區圩岸各縣治農官則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區圩岸不脩罪坐排年一區圩岸不脩粮罪坐粮者等而上之一縣一府責有專歸一法不論田頭濶狹但

論有田多寡照田出入照人分岸一摠脩築亦可  
一有等極低圩岸又係貧難及逃絕戶田產者治農官  
務要督令該管糧者將概都或概圖有圩人戶照田起  
借借力併工修築

一高鄉溝渠亦須并工開濬其法亦令糧者將緊區人  
戶照田起借通作一處會同里老相勸本區該開河渠  
幾處某處為急某處次之某渠又次之議定依次併工  
開濬周而復始工程小者或今年開幾渠明年開幾渠  
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段明年開半段

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  
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徑塍分為小圩大約頻滄去處  
一圩不過三百畝間滄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  
一圩田外有等坦田往往被災而不敢作災深可憫惜  
今後俱要築為圩岸

一低圩岸內再帮子岸一條高及一半如階級之狀老  
農謂之抵水岸

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場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  
水輒便掘岸

一凡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茭芦以禦風浪其狹河宣  
洩去處却不許一概侵種以遏水勢

一高鄉田畝去水寫遠無從車灌者令田戶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所開之塘滲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自然蓄水

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戶于山坳田尾共買地開塘以收蓄泉源及雨水亦可備旱

一高鄉河岸臨水二三丈間不許人耨耕種蒔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芟桑枣等項

一近時水道大半築塞官府憚於脩橋則築塞沿塘河口百姓懶于脩圩則築塞通水溝頭小利大害上下不知必須漸次開通若是洩水隘口雖盜樁魚斷亦不宜

### 槩釘

一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依古人建造水橋宣洩快便不得輒造石橋過來水勢

### 趙錦書江陰志後

郡縣分土而治其政若易也而川谷異制民生異習則其所以為休戚亦因以異而施之于政事緩急亦不能以皆同以不能皆同之政而雜然施之此郡縣之治所以未易言也江陰素稱殷富為國家財賦之區而地多高邛民常苦旱昔人並開諸渠皆自江以達於運河議者因謂以洩震澤之水使入於江而不知其正欲引

江之流以便乎農也惟其潮汐往來沙渾易積疏濬未  
幾而湮淤如故言水利者莫急於江陰而言治水之  
難者亦惟江陰為其東西港谷瀆之間積乎常熟之慶  
安去縣九十里而遙其地枕江以為險其民負鹽以為  
利法制既踈習染遂惡小者揭竿黨聚肆行村井而大  
者治舟航挺戈及公肆抄掠於洪濤巨浪之中至抗衝  
官兵而莫之惧公肆抄掠於洪濤巨浪之中至入於海  
故江陰素稱多盜賊之擾而言弭盜者亦卒無良策夫  
其急與擾也則政莫有先焉者而其難與無良策則亦  
以因循曠廢之餘欲得夫永安久逸之道爾蓋以為政

之道猶之治心治心者日省察之而後私偽無所容而  
本體常明為政者日飭治之而後釁孽無所萌而民生  
常安今或積數年不濬而一旦欲諸渠之並通居常無  
以稽察其出入先事不能逆折其萌芽而欲寇竊之不  
作此雖下濕素安之地尚亦不可而况欲以是得於江  
陰乎故為政者誠加之意時而考之母忽其安歲而計  
之母畏其難則施之有序事固無不考為者故治水難  
矣而計畝以授功分年以治事所謂導河夫銀者又為  
之歲蓄以待需則官府為歲舉之常而無併集之擾百姓  
以彌月之勞而獲十年之利即諸渠亦未嘗不可通也

至於盜賊之變雖無常形而先事五防則若保甲之法  
編集提督之有方會哨之舟彼我往來之無間則亦可  
以消其未形之患視其不肖之心即不幸而有變亦不  
至於滋蔓而難圖矣蓋崇本以清源因時以制變賢哲  
之士自有良圖而天下之事則未有無序而可行懈弛  
而可幸於無禍者此其大端也予之始從政於此也觀  
民物而惻然視案牘而茫然徒切焦勞固裨治理今而  
後知江陰之政其先且大者寔在於是則又以積廢之  
餘未能兼舉而且自惟繆曠罪深莫克是終之為懼於  
是丁未十有二月江陰縣志成邑之事巨細既有載矣

而於斯二者則予不能不深致意焉以俟後之君子也  
邑故有志今志作於大司成水南張公其後文故寔多  
採之舊志而提綱以示之準糾繆以協於貞芟蕪以歸  
於核蒐逸以入於詳使燦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從政者  
有所於稽則公所自得者居多其供繕之費取諸歲會  
之餘而公自授館汜於告成盡謝廩庖之饋省金凡若  
千兩同脩邑志者五人亦多所謝却而劉生珪林生文  
煥中以病亡蔣生龍復與計偕孜夙夜克相厥成者  
則多徐生鳴玉吳生胤之功焉皆讀志者之所不可不  
知也

靖江縣志

靖江之田賦與他縣亦畧同他縣賦有恒數則田有恒額酌其肥瘠而畝科幾何雖百世不刊也靖邑之賦定於五萬三千六百而田有漲坍時多時寡不逾年而輒易則科賦之輕重因焉其言曰坍則通縣包賠漲則閭戶需惠蓋則壤之成不得緣坍而減自不得緣漲而增也故他邑冊稱鉄板靖冊獨稱魚鱗魚鱗者叅時勢而先後次之非一成不易之則也司牧者誠有意民崑是不可無詳審焉

郡判吳紳軍籍聽原籍充伍議畧云解查伍補費神費



續勞民傷財而逃隱補之弊終莫能革每見審併一軍  
動擾排里本管誤脫刑累傷生攢造冊籍歲無虛日及  
其已解在衛徒糜口糧一遇征發恐有失利不敢調用  
仍募民兵夫當無事民既出力以養軍及其有事民又  
出身以代死均之赤子一捐一憐不同若此者何哉乎  
法使然也若止本籍當軍無絕無逃無查無勾私家軍  
裝足供常膳有事赴戍公家重資其行民壯不必別審  
而卒伍自有定分軍衛不必分錯縣令足以統制或就  
其軍數多寡調委武員一二協同所在丞簿帥領操練  
總轄於附近衛所雖或臨陣有傷餘丁自甘充補彼利

常餉行資之厚誰肯認缺此則一舉而百省者也竊聞  
正德初年奏行事例凡軍逃者許就逃至處所自首即  
於其地收伍原衛開除願留原衛者聽不復原籍勾查  
新犯者自當照例問遣此亦順民情以求寔用之一端  
今查靖江見在併戶存軍六百二十四名差合近年募  
兵之數若以排年編戶輪年揀備又不若即軍籍者尤  
為便利也深惟民兵衛兵天下行之久矣孰不知衛兵  
虛名民兵寔用之辦第衛兵生長行伍習戈矢如耒耜  
民兵取於畦畝市井間訓練有難易耳若取吾說行之  
則亦可無二者之慮矣

江陰李詡戒菴漫筆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二分此定于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為名為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賦出於無辜有零丁有乞丐每遇追併必至於盡命何無人以通變之法聞於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難者留心民瘼之君子當亟行之矣

邑之田有官田之所入以供官府盈蝕之需但不敢缺國賦而不服雜徭者也有民田聽民自為種佃而供上之課服上之徭役者也有沙田如積荒沙田飛沙田灘初成而轉科之沙田或官或民其賦徭俱如上而稅額則稍輕矣有灘田濱江漲處已出水未出水俱謂之灘亦有官民之別其賦與徭俱極輕有山田惟孤山之十五畝歲課鈔錢三十文有土官庄田嘉靖四十一年鴻臚序班鄧欽承奏其祖尚書鄧明係安南國輸忠納款人員又有賜土清出孤山等處田十頃十三畝抵補坍沒田十頃賦徭原三升三合至萬曆初年間奏例起科附籍甲外仍不許子孫擅賣坍者令告明抵補有碑

刻幕廳

沿江要害西有團山門永生洲屬鎮在江北則黃家港  
屬泰江南則俞塘等港屬武而邑之小沙團太平夾黃  
等港逼之 東有巫子門係海江北則狼山屬通江南  
則福山屬常楊舍屬江而邑之永慶團青龍等港逼之  
防上流須守小沙團太平等港防下流須守永慶團青  
龍等項其西北接壤維揚等處則有鎮海市生祠堂永  
定營陰沙等處為江南江北叢雜之地最易生姦  
本縣汎地南自皇都港至天生港計哩東南自天生港  
至青龍港計哩東北自青龍港至孤山港計哩北江自

孤山港至侯家港計哩各以兵船布列

按小港永慶兩團去邑最遠奸宄易生而黃家港俞塘  
港與夫劉家沙唐沙等處尤為盜藪亡命逋兒日飛帆  
一出重兵於烟颶波浪中設夾黃等處與隔江孟河相聯則  
上流截矣復於相連則下流設一重兵今計不船分置青龍等港  
與隔江楊舍相連則下流設一重兵今計不船分置青龍等港  
俱安坐邑處而兵船數隻俱集湖港徒取便宜不顧要  
害亡論東西有警船長莫及亦豈固一隅以衛金陵之  
意哉斗大一城倉庫巡警自有巡捕盜役卒有不定者  
居中策應復有總司是宜斷改圖者至西北永定一  
營向為爭界設今連年寇氛江淮為梗閱係更重第土  
兵百名不當一旅且不論步伐不習止齊賴鋤數事信  
可鉅於干擬手是何  
不為細認陰雨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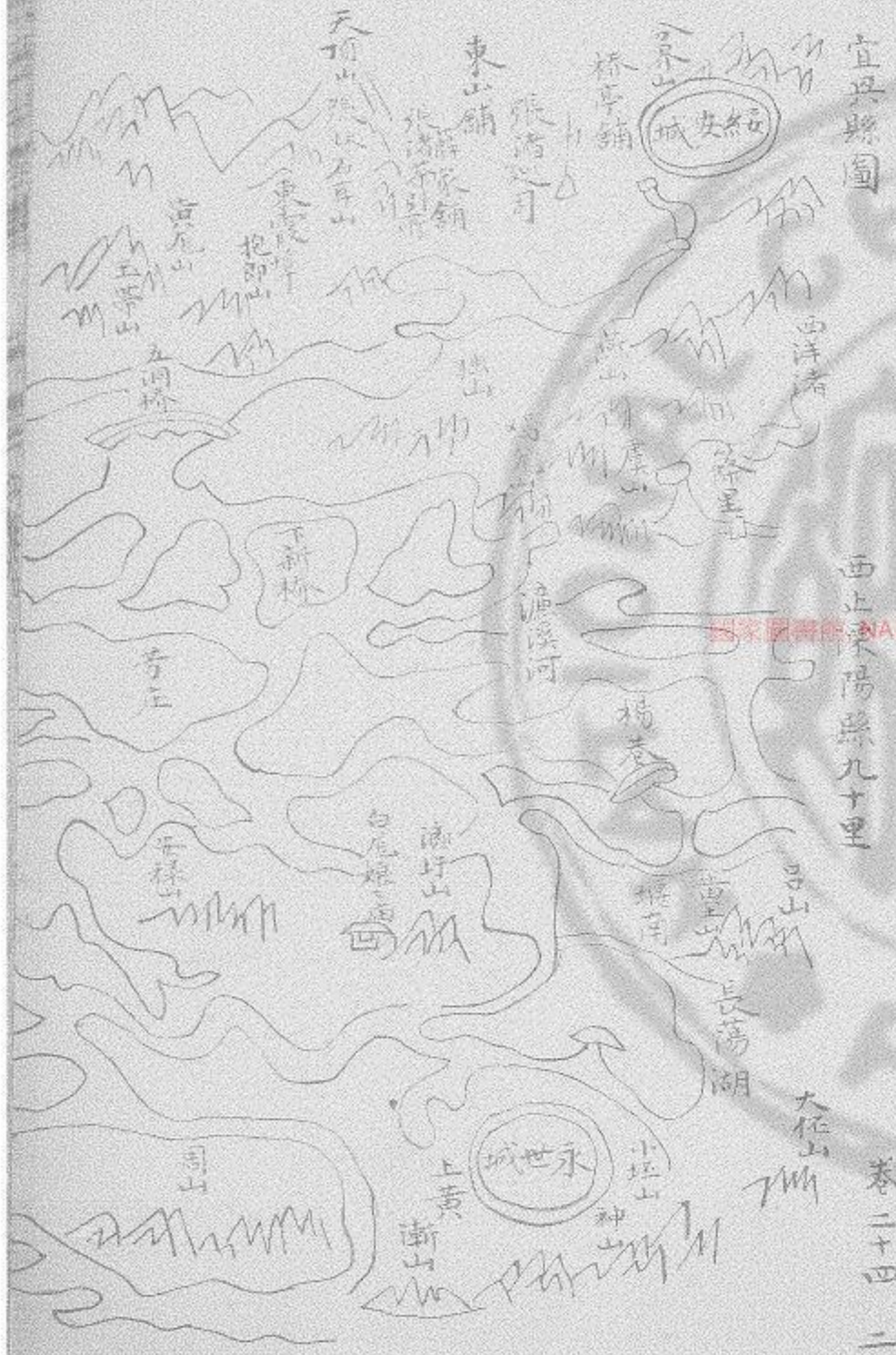
總練司萬曆十九年以倭警設統練水陸官兵水陸營  
哨官各一員除汰草外寔存水營官目兵二百二十五

員名陸營官目兵一百八十五員名

永營定天啟七年設在靖泰分界處統轄哨官一員識  
字一名百長一名哨長一名土兵一百名官廩兵糧地  
方有田人戶出

朱得之曰國初懲倭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布狼顧  
衛又次為巡檢司大倭詐綠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顧  
犬防故所製飛船有數百料大如八海昌國貢道所經切  
把稍船十漿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  
近及被島所又船設水倍蓰而以時止舍之所有以限津至於各港  
密矣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事者  
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事者  
而司弓兵廢不類宜因舊法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檢壯與  
一將而未習不足應猝則量苗更迭肆之俾皆可用若慮

急若夫之約已可盡罷人宜一守民酌捐脩明法紀變易風俗力挽  
哀頹謂先為不習務敷忠寔存乎其人焉耳矣謂自  
治是謂先為不習務敷忠寔存乎其人焉耳矣謂自  
陳侯戰艦輝輝久宜靖日習若陸行出西門延哀而北通泰  
兵靖不交過六十里耳其河一線不劃分南北原有永定河一營民  
馬奈連年屯集其地使存此河不獨旱澇無深資封豕長蛇不  
為枕席盜出乎沒之二地則尤近于此設祠堂係北未便道  
乘上可以設伏二稍折兵而東則謂守孤山一壘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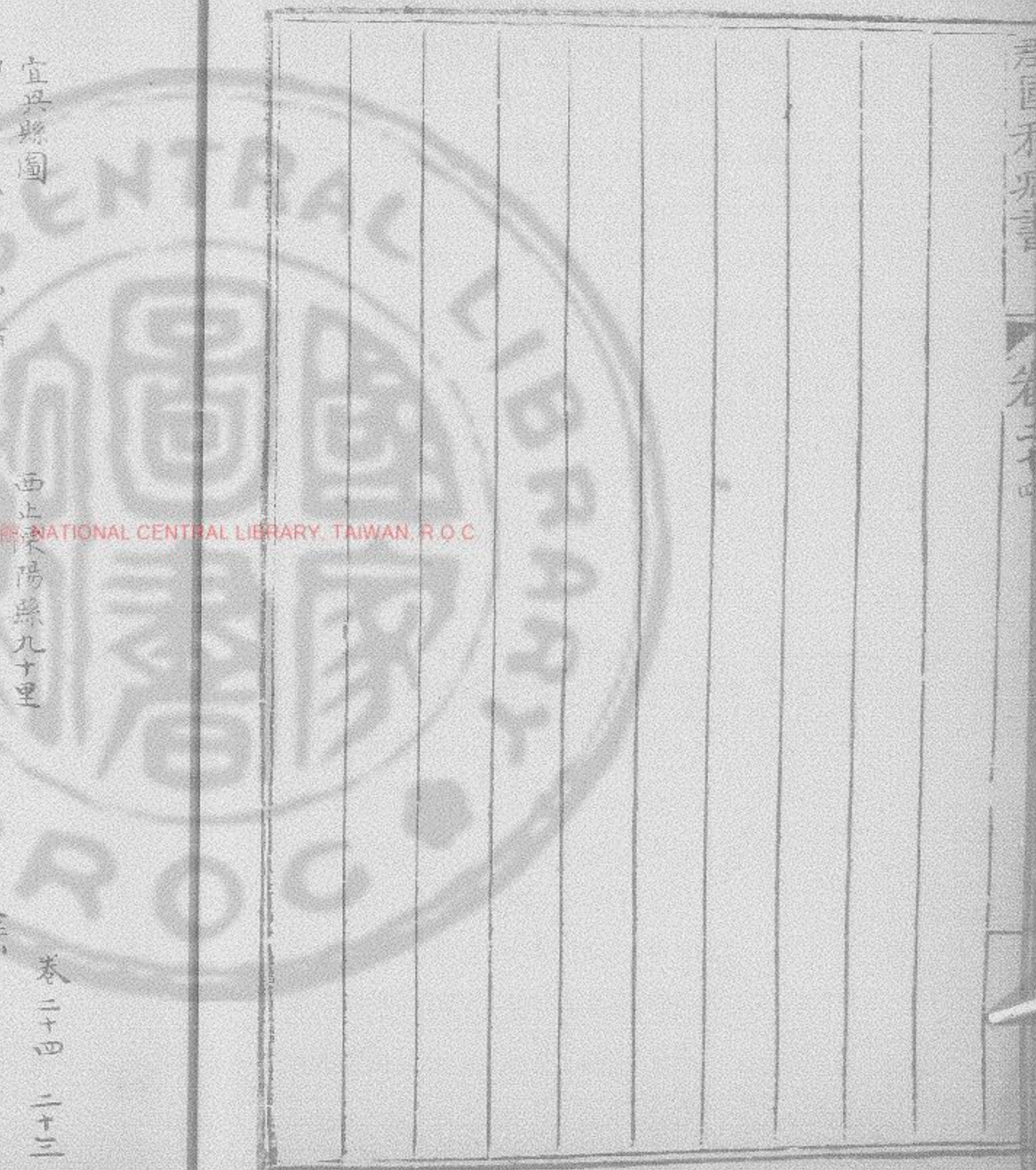


宜興縣圖

西上陳陽縣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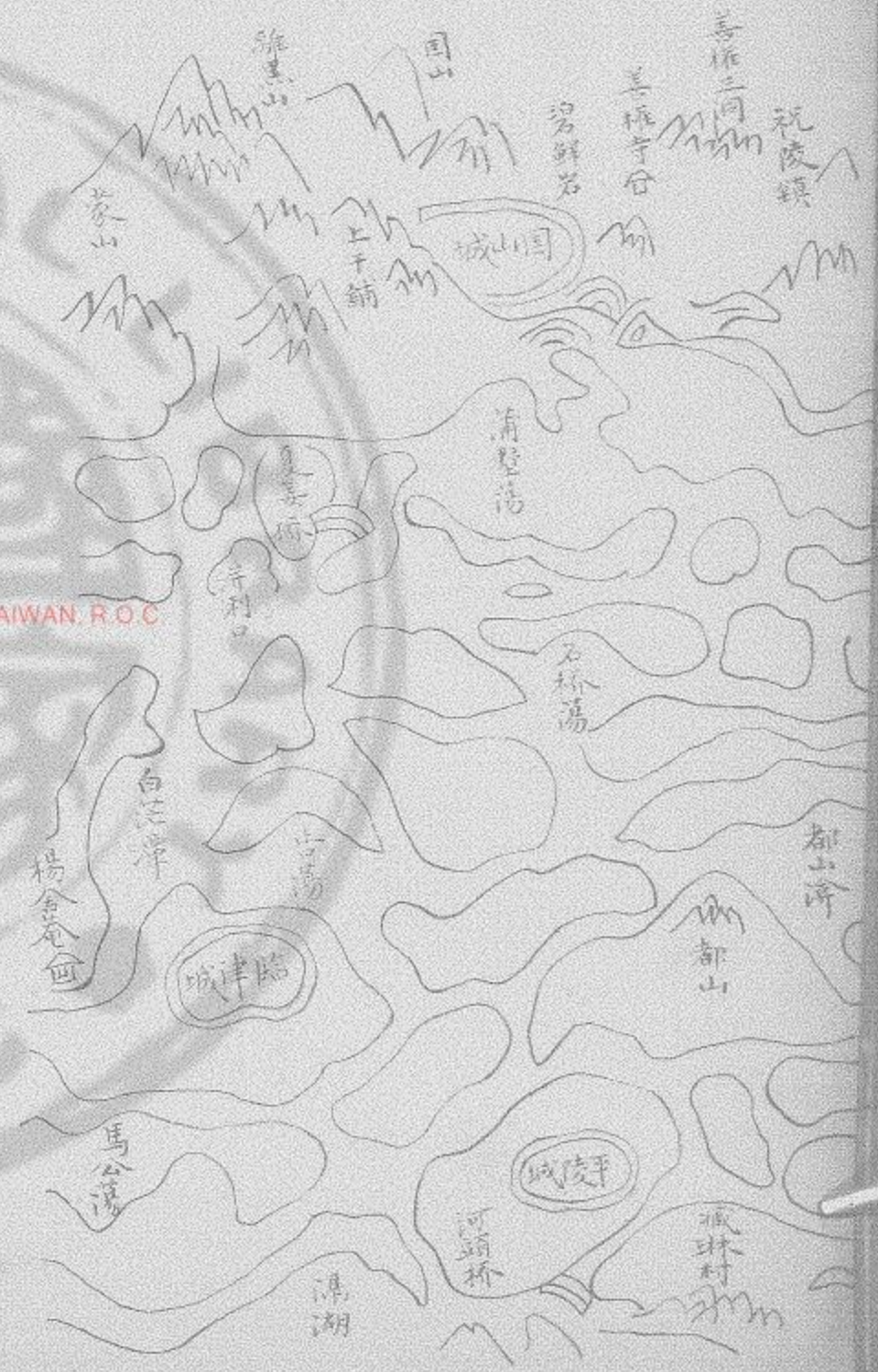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 二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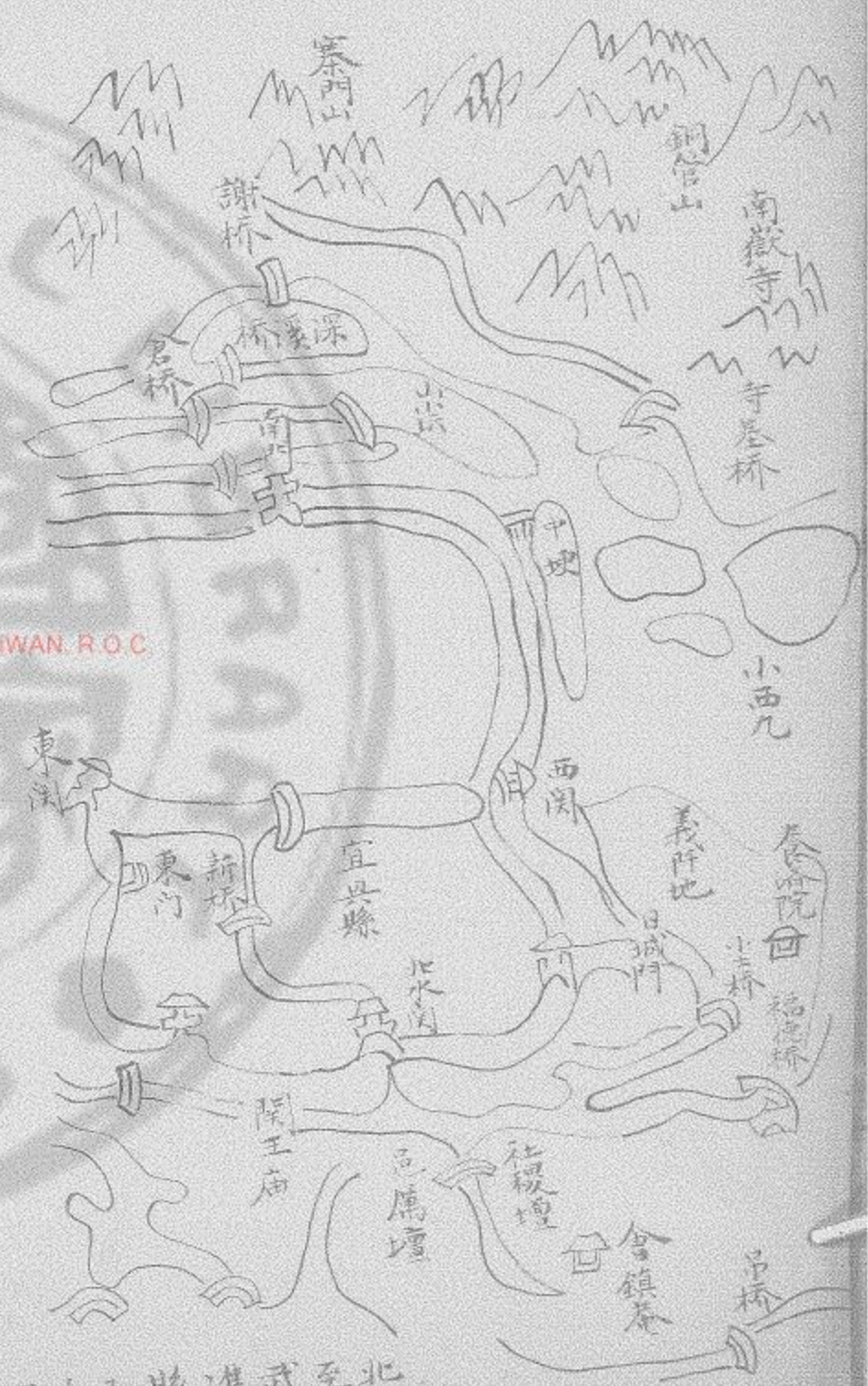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  
二十四





里十九縣與長至南



里十五縣進武至北

卷二十四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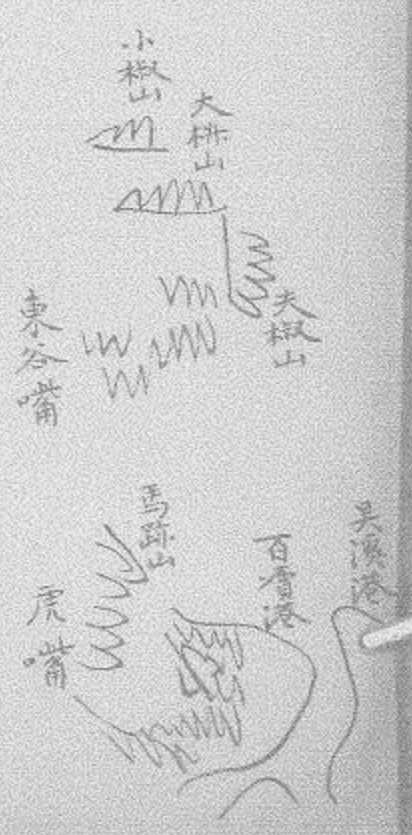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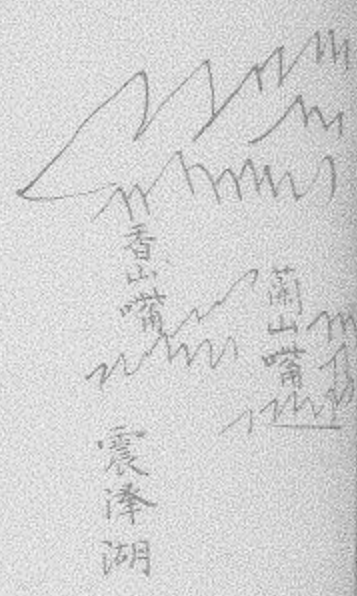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二十四 二十六







百濟考

百濟在縣東南五十七里為上濟在縣東北五十里為下濟曰以荆溪居數郡下流遂于震澤西沿疏為百濟以分其勢雖總謂百濟而有上下之別又開橫塘袤四十里以貫之朔湖畝詠皆通焉方輿勝覽云橫塘直

南北<sup>以</sup>已經之百濟列東西以緯之疏分溪流以下震澤宋治平中令樓閑嘗浚四十二濟餘多堙廢單鰲水利書云自蕪湖溧陽五堰達吳江猶人之一身五堰為首荆溪為咽百濟為心震澤為腹蓋為脈絡相貫也舊志載濟名七十有二率在本邑然晉陵新塘鄉雅埠村實號百濟口亦有隸其間者獨闕不書今亦詳疏于後

陳莊濟

北津濟

中津濟

南津濟

吳瀆

五千瀆

伍賢瀆

牛路瀆

馬巷瀆

歐瀆

褚店瀆

龔師瀆

李莊瀆

新曹瀆

彭瀆

許墓瀆

俞家瀆

寺莊瀆

高莊瀆

毛瀆

吳溪瀆

臺莊瀆

趙莊瀆

北朱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瀆

後師瀆

梁新瀆

南朱瀆

王塔瀆

師瀆

楊師瀆

許家瀆

高涇瀆

李家瀆

徐瀆

苻瀆

葛瀆

墓瀆

黃瀆

前黃干瀆

鴨含瀆

官瀆

朱瀆

白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瀆

新瀆

大浦瀆

歷瀆

菱瀆

社瀆

廟瀆

蛇瀆

馬家瀆

鄭瀆

握瀆

盛瀆

湯瀆

土瀆

西市瀆

魏瀆

凌瀆

呂瀆

塢瀆

虞瀆

河談瀆

岸瀆

蔡瀆

須瀆

蔣瀆

後黃干瀆

定跨瀆

河瀆

竹門瀆

永昌瀆

以上七十三瀆屬本縣

苦文瀆

前塘瀆

新塘瀆

陳埭瀆

堵墟瀆

楊巷瀆

甌單瀆

大墟瀆

長令瀆

沙塘瀆

古龍瀆

了曰瀆

莊墅陰瀆

陰陽瀆

無口瀆

市橋瀆

梅塘瀆

烏瀆

山瀆

蠡瀆

湖瀆

蘆瀆

草瀆

杭瀆

雙瀆

以上二十六瀆屬進武縣

周瀆在縣荆溪南一里與荆溪接

東湛瀆在縣東北十五里西通運河東入橫塘

西湛瀆在縣北十五里通湛瀆入運河

華塘河瀆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黃瀆在縣北四十五里

樓公瀆在縣北五十里宋熙寧間令樓閱所開故名  
湫瀆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北入洮湖 以上七瀆俱  
見郡志

今考鄉都所隸有在百瀆數外亦名瀆者并附於後

蒙瀆

孤瀆

公瀆

繆瀆

魚瀆

良心瀆

旱瀆

祖瀆

李瀆

稍瀆

禮瀆

上角瀆

馬瀆

省瀆

卞瀆

鍾瀆

渙漬

妙干漬

韓漬

上百漬

宜興縣志

國初民田每畝起科五升止帶七耗以備此其經制也

其官田則抄沒入官科則各異此其變制也若宜興武

進則又以伐吳兵餉不給預借一年併徵一斗七合此

其權制也此時無錫尚為張士誠所據江陰雖已歸附以當兵衝免借江及吳平定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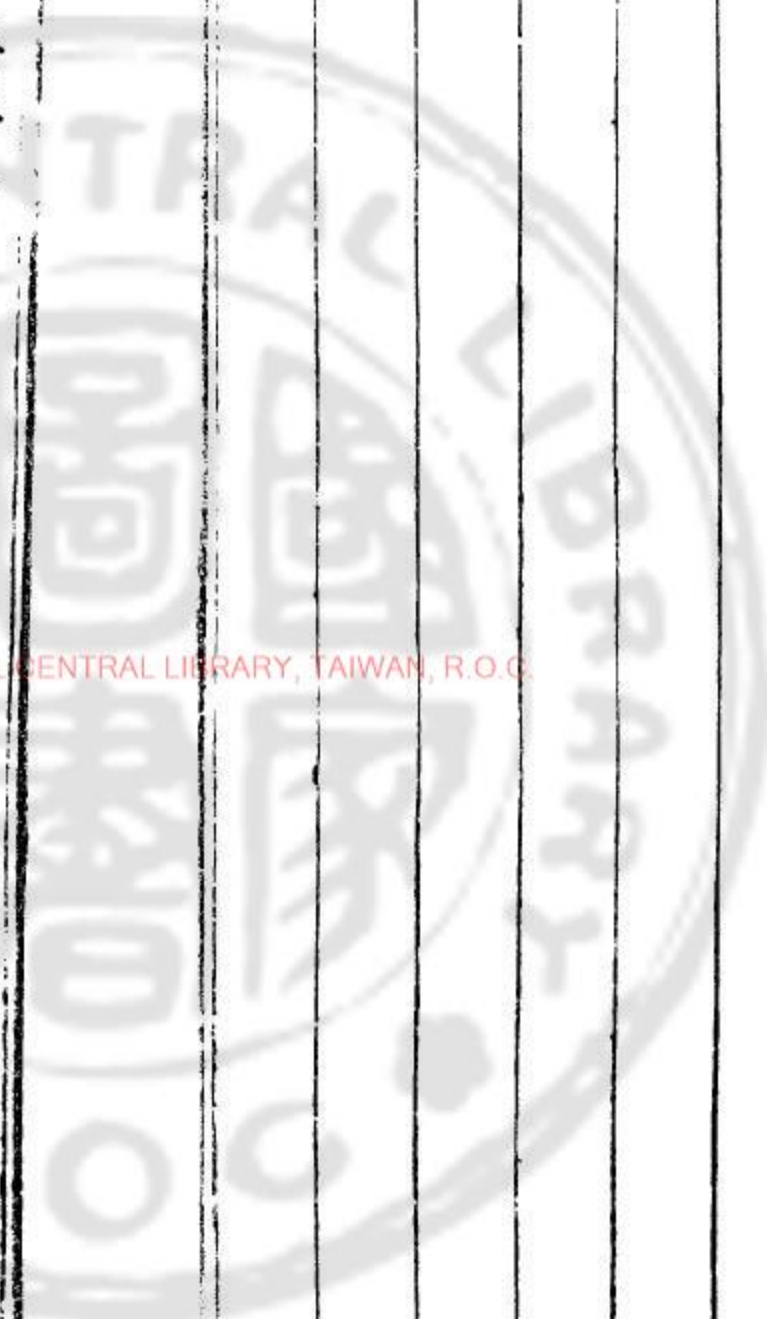
無錫江陰俱照舊額惟武進宜興守臣不敢申明預借

情由只據并徵為額畝科一斗七合此則因權而遂其

經也及宣德年間巡撫周忱以皇都北徙糧運艱苦

建議官民田並令加耗其田則重者耗少田則輕者耗

多官田額重坐派每金花銀一两折米四石併徵糧多





坐派每官布一疋折米一石諸凡 上供下用一切取

給餘米賦外更無科斂此又善處權變而默寓反經之

意也至嘉靖戊子知縣丁謹具減賦奏 直隸常州府宜

謹等謹 奏為開闢荒田以給貧民事 臣謹仰蒙 聖

恩叨授茲 職自嘉靖六年十一月月初一日到任以來 風

興戰兢圖惟補報竊見本府屬三縣武進無錫江陰宜

前代稅糧額設每畝寔征五升三合五勺至正丁酉武

進宜 天與先歸 勩苦征朝無錫江陰大軍乏食至丁未尚

一進宜 天與先歸 勩苦征朝無錫江陰大軍乏食至丁未尚

知府趙良貴以為無錫江陰作寔征未嘗分豁獨武進宜

與則併舊額及預借之數縣作寔征未嘗分豁獨武進宜

四千兩尚書周忱獨憐二縣糧重 奏乞金花銀六萬

數反包縣歲遠政更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五分

其萬疋如是二縣雖有銀布之名無銀布之利賦重之苦

為時發衝成澗壑東北遇沙湖三分有一地利時漲沒

伏正 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甚見此民困各處荒白

糧地小民豈無願開闢耕種者亦由官吏里甲逼其認

成地許諸人納官糧又奉免其差徭三年內板荒積荒拋

拘木府別府軍民壯匠僕力墾種照數出榜凡主之荒園

分責量免稅排年詳開某戶下田若干及榜諭凡主之荒園

荒蕪之勸課凡願開墾除力能自為之勘其要無公直俱

器其乏夫銀項許里計費保給于濟農倉內多寡給與仍

條由於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申蒙嘉除另行隸監察  
劉景宇御史批卷申盡心民事新政可蒙嘉除另行隸監察  
依擬行工完具數造冊回報等臣益加招諭隨據成任等  
鄉二行四等郡民吏倫季旦等陸續願告開墾臣隨踏  
勘明白估計工力鋤責以底成通計給過銀二千九  
百九十四兩六錢四分鋤六尺一千六百九十七畝  
三萬四千六百一十八丈六尺高阜去處開過半荒  
五千四百六十七畝除甚多仍出榜曉諭不可耕種外  
可開墾而無人承佃者甚多仍出榜曉諭不可耕種外  
民人等願復業開墾者一體照列施行切實推聖朝不  
賦畫出東南而宜具定東南之鉅邑人行民家落如此  
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皇上激勸力思開墾下願恤民  
力本仁哉可憂也耶幸蒙皇上激勸力思開墾下願恤民  
多成顧目前之業信乎已皇日後之民之誠萬民應上  
也臣願目前之業信乎已皇日後之民之誠萬民應上  
之田糧積年之利雖已皇日後之民之誠萬民應上  
利之與不積年之利雖已皇日後之民之誠萬民應上  
既遺里甲本伐輸之患今援三年免稅之例應減里甲  
輸之難於本年四月二十九年免稅之例應減里甲

數目造冊免申蒙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開善  
申閱冊造冊免申蒙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開善  
但事干稅額乞須請皇上勅令戶部詳加議處將前項  
行業之民各開之主不聽轉行強之爭或有司者治以  
執業之民各開之主不聽轉行強之爭或有司者治以  
罪所免或將差徭利編等項查錢支包補又思金花  
銀兩行轉巡撫衙門金銀兩每兩照舊折米四石官布  
為私派嘉定分去者照舊無錫減半科徵以補武進仍  
均為薄輸之賦本縣失業之田變為成業之田重輸之  
戴之行勘問本府知府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  
陰同宜興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常然舊額平  
難擅改但議取彼之餘包此之耗此又善體文襄之意

而宜權不戾經也宜民其少甦矣嘉靖丁酉應檳知府  
議查前項田則弊多奏允將合縣田糧均為二則官民  
本折二色此其法簡便使百姓易曉弊端潛消而奸民  
不得售其術也至甲子知縣郁言量于丈量之後又搃  
官民為一則矣而本折色仍之法益簡便但民田原稅  
一斗八升奇今加二斗奇哀官以益民似也若蕩塘灘  
滄原稅三升奇今加三升九合奇山脚地五升奇今加  
五升九合奇又田地每畝虛增二釐夫蕩灘等通縣加  
稅宜均糧之輕也而反益重田地通縣無糧者查出宜  
補糧之寔也而反加虛豈丈量之際委托匪人不能仰

體長民者之德意而或誣上行私以致然耶尚俟留心  
於民痛者一加察焉

國初每戶各給戶帖備開籍貫丁口產業於上軍匠籍  
例不分戶每十年一造冊其丁口添減田產開除皆照  
見額法已密矣但歲久人玩弊端漸生或有戶無人分  
與或有人無戶之說或載丁不實謂已死無以為或寔  
丁不載謂已成丁而受冊其其戶口之或多或寡冊俱不  
足憑也為今之計務在申明漏稅之條兼倣隋人貌閱  
之法不論土著寄莊本縣富室多有隱托他處頭宦程  
役者然他官既於其本所獲優免一以律施之見丁立  
此處田產縱委自置豈容重免

戶盡草花詭寄之私據戶編甲勿縱因仍謂丁失縣閃失謂  
級之計夫如是則即甲可以稽戶即戶可以驗丁一整  
核之下永無空丁虛丁之弊矣錢糧何患於逋追役使  
何憂於偏重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五

鎮江府志

均田法

人民之丁產事業官府必有冊土田之鱗次櫛比鄉里必有圖按圖以稽荒熟為某人見業則田不可隱按冊以稽某家某佔田若干坐落某處則稅不可逋嘉靖九年間大學士桂公夢請議清圖清冊籍該戶部看得盈者地圖也所以圖地畝坐落之形洪武二十年覈寔天下地土遣監生丈量圖畫編號名魚鱗圖籍者冊籍也所以籍丁產多寡之數開人戶丁產稅糧分別曰官新收開除寔在以為定規我朝十年攢造一次名為黃冊前列里甲格限後二項合行各該巡撫官查驗照施

行

按凡丈量田地必如 國初之制造為魚鱗圖始可以杜絕姦弊蓋古者田為母人為子故易攷後世不為田母反以田繫戶、有升降田有轉易過割之際欺隱之弊由之而生田土者不動之物也而可以飛洒可以隱沒稅糧者隨田者也而或有田無稅或有稅無田則以惟在里書之筆端官府無可按據以知其寔也魚鱗圖者田仍為母也田有區段各有四至內開某人見業鄉有封界又有大四至內計為田若干自一畝以至萬畝自一里以至百里各以隣界挨次而往造成一圖則一

縣之田土山鄉水縣陸鄉洲田與沿河有水利常稔之田其間道路之所佔幾何皆按圖可見故周禮地訟以圖正之可見圖之與冊相須而不可無者也圖者以土統人也所以立砧基冊者以田歸戶也所以稽常稅而定科差桂公清圖清籍之請 朝雖不果行而其在武康成安二縣皆常正圖籍均里甲民皆稱便有司者師其意可也

國初承兵亂之後所在蕭條人聚者地始闢人稀者地亦荒地無主則丘墟邑無人則空城故州城不得不計戶以定里如江南華亭大縣也計八百里四川遂寧亦

大縣也。總十四里，皆非其疆界之寔數也。邑既計戶以定里，故冊亦以田而繫戶。自是相因之道，在有司得其人，則欺隱之弊自無。縱有丈量，必得其寔，而浮糧自豁。惟丈量一事，須聰明強力耐勞，而肯盡心。又習知方田之法者，始能究竟其事。完魚鱗圖歸戶冊，縣總者收貯在庫，官府掌之。鄉貯者收貯在鄉里老掌之。皆丈量官用有印信專官以掌之。縣鄉相對總撤相符，前後相符，不使姦人得以磨滅改易。則在在之田賦常清矣。田賦有定額，不可加損。朝廷豈不知後來有新墾獲利者，例當陞科起稅，而寧以與民使得以贏補乏，不缺

朝廷之常額足矣。昔王端毅公巡撫江南時，以各處臨湖邊江濱海田地東坍西漲，名曰新增，定非旧額。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造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此意可師也。

量田者欲以覈寔也。覈寔者欲使小民不當虛糧。國家不失旧額也。詐以增額為功，當事者或誤聽人言，慮其虧折，乃短少其弓步，侵至于道路不空，留其田外之海墜是豈。朝廷覈寔之初意哉。雖然膏肥硤瘠，苦樂相懸，覈寔調停尤須加意。往賦冊一款云：比見丹徒西南一望荒山，田亦起糧計一千九百三十頃，彼其原無

種植徒以荒草供額賦亦足悲矣丹陽金壇亦然但其山不加於丹徒故如是者少耳夫二邑荒山雖少而望水賒糧之荒田亦不為鮮姑舉金壇西北建昌圩積板荒田言之數及五千八百七十三畝六分三厘五毫地勢低窪而時水盈尺土脉沙瘦而草不及寸莽 畛域照申灘糧謂荒山以荒草供額賦而荒田以清流供額賦其害等耳但丹徒荒山逼近大河故上人目擊而悲建昌圩荒田僻處遐陬故小民向隅而泣荒內間有百之一二附田可墾成熟陞科者不與除荒額外增熟之田尚難一田兩稅荒田詐可重複科徵似此情由不容不動上人軫念者也

### 馬政

按種馬凡馬一兒四騾為小群五十疋為大群每疋僉殷寔者一人為馬頭每騾馬一疋養之者十五丁兒馬一疋養之者十丁均出草料銀七兩二錢貼典馬頭作為養馬之費但馬頭百般搜索祇充私囊馬雖枵腹不顧及馬倒死又欵馬丁銀買補指一科十民不勝苦其備用亦係馬頭類收輸官于群之內擇有力者一人為群長以典一歲備用上馬等項銀而又每群設獸醫一名其工食群長給之



又按曰種馬俵養於民計歲科駒擇其尤者解京給散軍士後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某年間 奏准免其本色歲納折色名曰備用每兒馬一疋徵錢二兩五錢七分二厘騾馬一疋徵銀三兩八錢七厘二毫凡兒之一騾之四共銀二十四兩作馬一疋解太僕寺其備用銀俱出於馬丁每丁二錢五分有奇然亦貧富衆寡或數人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各為丁也

國初惟人丁多者養馬故有糧逐水田丁逐馬之謠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公賦役冊開馬政二事一曰種馬二曰馬價三曰塲租

### 沙田

御史按路

戶部題覆巡歷已周等事奉 聖旨常熟江陰新漲田糧派給學公田夫馬工食外充餉無幾明係借題消糜併江陰包補老區嘉定詳抵坵糧俱未明悉着該撫按確查具奏其泰興沙田畫界已明即起科充餉蘇松常府屬先經勘定銀米自七年起登入會計內作速解部交納

江陰縣詳 沙田一項不知起自何年查嘉靖二十九年縣志內載有新勘田畝係江邊浮土漲坵不常宜另為一則定其段落數語至海都院建議此項田畝皆屬

江心浮土倏忽滄桑不可定為正供必須另立沙田一項五年一丈所由來也至萬曆二十九年<sup>年</sup>郝知縣以各院道衙門徑臨居民等役編派坊里承值荅應煩苦始列款請編於沙田內支用以省編累申稱本縣每年坊里供應之費該銀八百七十兩八錢有奇今自徭編法行不容復派之民而此項苦無所出查有沿江新漲沙田一帶曰為豪民壑佔獲利甚多節稱消長不常其賦稅半不入會計奸猾乘此影射規避有司難於查比今查寔在陞科沙田除已編入會計外其餘未入會計申報院道支用與未申報本縣支用者二項本折色合之每

歲可得銀六百二十四兩三錢有奇合無即將此項徵抵前費尚少銀二百四十六兩五錢有奇仍於二十七等年已徵在庫沙田銀內支湊蒙院道准如議行勒石垂示後因新設學院兵道海防廳移駐江陰一切鋪設新增各役額無正派查有續漲沙田加至二千五十一兩七錢七分九厘今奉 明旨盡裁充餉但各役原食沙糧難令枵腹供事若欲加入徭編勢難必行合無止照崇禎四年奉文查汰各役工食併餘米銀共四百一十四兩五錢零登入會計其餘仍抵各役工食則意此江民昌其有極矣

常熟縣詳 富龍沙原報陞科米二百一十八石有零  
折銀一百九兩三錢三分四厘崇禎元年奉各院批發  
蘇州府學為養士之需至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烈  
風驟雨前田隨潮坍沒查天啟七年原田二十七頃三十  
五畝有零今僅存六頃七十二畝原草一十七頃灘今  
僅存一十二頃原水灘二十頃今僅存七頃先經該沙  
田戶自陳赴告蒙學院甘御史批仰理刑周推官轉行  
本學教授朱萬壽親詣富龍沙踏勘減徵銀七十二兩  
九錢廳卷可據委無別項欺隱

嘉定縣詳 本縣沙田蒙前院饒御史具題奉旨清查

已經前任知縣 躬親丈勘勉將沿海一帶五七等都  
田方原額田蕩共該三千七百一十七畝零上如二斗  
原則酌加五升不等共陞米一百五十石二斗又吳淞  
江漲盈沙田蕩三十八畝七分七厘不等科糧九石一  
斗七升零具詳西院會疏自七年為始編入會計解部  
完餉無容別議止因部覆有詳抵灘糧外一語疑似致  
煩 明旨覆查不知所加之數原在斗則沙田上酌量  
加科非以無田之糧詳抵灘糧而以其餘田報部也崇  
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四府荒田洲田熟田僧田

吏科陳啟新獨違時尚直布癡忠泣陳天下大病根仰  
懇 聖明大振作力復 祖制以破群迷急解民危以  
平諸亂疏奉 聖旨奏內各款爾部覆酌可行的着各  
該巡按及屯鹽御史逐一查核造冊奏報不許濛混玩  
延亦不許縱役滋擾仍將屯書全本頒發酌量長便有  
部疏未盡的另議奏奪該部還立限駐分路差官及借  
母錢等事宜俟清查有緒再議

巡按御史路振飛回奏蘇屬寸壤皆賦並無畷名色即  
長吳兩縣間有之然亦聲自國初相沿管業已久誠不  
宜取贖以滋紛擾至荒田一項吳中田土皆係海濱湖

澗其間坍漲靡常寧無微溢然其賦之出則因肥瘠之  
為高下不能比而同之即如遼餉初與該三萬二千五  
百三十五兩八錢三分部中原照萬曆六年會計錄計  
畝而派乃在府該則惟遵奉部坐派銀額將合屬田地  
蕩高低派徵共足應解之數而止嗣後一加再加三加  
悉依此法通融酌派是以上不虧於餉額下不苦於荒  
區原非膠於一轍槩派一分二厘亦非敢於徵多解少  
纖毫侵沒那移於其間也至於地畝較溢而糧數如常  
又因坍者皆久沿重則之田土漲者祇新陞升合之蕩  
灘此之曰頃曰什僅抵彼之曰什曰畝故每歲所陞總

亦無幾得補苴緊縣積坍荒糧苟不失部派原額為幸  
已耳內惟吳縣稍餘一斗七升七勺又已詳抵 欽  
墳糧別無可供搜括其洲田一項襟湖帶海地薄土荒  
洲渚湖濱易坍難漲間有陞糧隨即詳抵坍課頃自崇  
禎二<sup>年</sup>奉文清查原無餘稅可徵今惟常嘉二縣新漲洲  
田亦經丈勘起科造入過年會計別無隱漏牧馬草場  
原無建設僧田惟龍興寺有欽賜坐落長洲嘉定二縣  
國初以來歲輸租糧解寺頃自崇禎二年奉文照依可  
復起科已將加科銀兩造入會計款下解部充餉無可  
復議勲田惟長洲縣有西寧侯祿糧田一項計歲米一

千一百石先年欽賜已久非干私種 松江土狹民稠  
寸壤皆登賦籍荒田一款自洪武年間旧有定額歷弘  
治十五年而一減萬曆六年而又一減迄今寔在四萬  
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三分八厘五毫 會典志書  
具載及積年會計冊可考並無積荒可以開墾至于洲  
田寔無新漲間有河灘成熟蕩田俱已陞入會計歲輸  
糧稅別無隱漏其牧馬草場僧田勲田俱無 常州府  
並無荒田官田洲田 鎮江府無官田荒田其洲田惟  
徒陽二縣所有新漲沙洲預先告佃五年一次例受芻  
政親臨丈勘以抵坍沒每有虧額不敷委無隱匿至牧

馬草場每年輸納草場租錢銀載入考成俱係全完解部僧田徒陽壇三縣有 欽賜金焦甘露鶴林萬壽崇禧等寺納糧不當差田土係歷來列入全書冊內每年會計可稽勲田府屬三邑有徐李趙等府莊田遵奉 欽賜例應納糧不當差並無投獻 皇莊田地惟徒陽二縣籽粒洲每五年一次 芦政分司親臨丈勘遇漲陞科輸納籽粒遇坍除豁並無隱混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唐順之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雀蒲鹽蜃鳥獸翎草之瑣細莫不為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惧夫利孔不窒則爭訟繁則自以其利人者為人害者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為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及版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有得則仇其得者而相與為私鬪甚者搆亡命挺矛稍陰則公鬪

於叢葦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  
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來不可詰絕故洲之爭未已而  
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薈芦洲如懸疣<sub>枝指</sub>體  
非特其懸與之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為瘡  
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一日費千數金  
謂之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  
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既蒞任  
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  
處也適會有洲田之於是慨然論於衆曰吾欲祛兩害  
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

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賓旅廩餼之奉其  
費一出於官而今役於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于下  
則孔漏孔漏者放奸而人以殃費宜出於官者而役乎  
民則歛重歛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敝  
使擅乎下者歸之于上役乎民者出之于官塞其漏孔  
而蠲其重歛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  
以代貧人之瘠是芦洲之果為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  
衆謹然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  
並練湖田為豪民所擅與芦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  
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

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懲其豪之爭洲者  
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西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  
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勻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  
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畧相均以  
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  
邑人既深德候而恐後之人不能守候之法也而又恐  
豪者惡是之害己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  
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  
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場金可若干兩芦  
薪歲場金可百兩山薪歲場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

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  
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  
百有奇場金可若干兩湖魚歲場金可二十兩以代故  
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  
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濟凶飢自癸卯九月  
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  
有奇其纖悉列之碑隱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  
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為政一本經術余嘗為序其口  
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溧陽縣志

嘉靖十七年知縣呂光洵通括縣田土而丈量之裒官民之輕重各為一則其法令民自量畫圖造冊里長類摠送縣查算謂之手寔冊 官產麥米正耗均灘田每畝科米一斗六升三合地每畝科米一斗山塘澗溝每畝科米一斗五合 民產勸米馬草鹽鈔里甲物料雜辦均攤田每畝科米四升地每畝科米一升五合山塘溝每澗畝科米三合 右均攤之政舉經量之法行那移之弊絕而賂賂之患孛矣一舉而四善備焉誠呂父母無窮之澤也惜乎內召之速奸民遂乎上下其

手虧額平米八千餘石

嘉靖二十年知縣沈鍊欲行覆量圖畫經界已有可觀以調任去志弗克就識者恨之然其法頗善今存其概其法先畫一邑之土為東南西北四域而定之域各擬其形似而為之圖禮選邑之大老四人謂之區者各授一圖令其遍行區中或十里或數十里為一坂而定之域亦為一坂之圖復規其大小形似會其總區圖之中若魚鱗然通歸之官：收其區之圖復於區中僉報誠寔能幹若平人如 老 坵謂之坂老亦人授坂圖各一令其遍行坂中或一里或半里為一丘形圖如坂圖

選人如坂老為坵老人授亦坵圖各一令其于坵中備查田地山塘段數一：填補坵圖之中有漏滲者罰之是法也己次第行之未幾以調任去不究其終惜哉夫經量之法首之以沈之分方則經界正矣繼之以呂之手實則井地均矣雖有神姦大惡莫能隱漏豈非經量之大成已乎

隆慶三年知縣鄒學桂量田適當隆冬之時低窪田水深至數尺只因催督甚嚴故役人不及沿坵丈步止將草繩繞塍圍轉便將丈尺計之以見畝數殊未的確且官弓改小每畝田多丈一分以通縣計之則百姓畝之

田數先已透十萬矣揣度其意無過恐有虧欠即此可  
以補數豈知作弊者田連阡陌而無升斗之糧奉公守  
法者反將小弓以割本分之業此謂投赤子以啖貪狼  
冒虛名以貽大患也報申巡撫朱洞見此弊駁提量田  
人役將詰其非知縣親押赴院則人々慮保身家莫肯  
出一言以踏危機竟成溧陽之冤寔矣通將官民合為  
一則每畝均糧八升有零刻成碑石以示永久其後紛  
紛自首滲漏未報者及有被人首欺隱者則石碑已  
定不敢聞之兩院皆置之不問坐收無稅之田此其不  
均者一也且溧陽官民之田與別府州縣不同大明

會典開載應天府為吳王之地民田一例蠲免官田減  
半徵收故宣德間巡撫周文襄派納二升止曰勸米嘉  
靖間巡撫歐陽止將官民分為兩則不致混一蓋以令  
甲在前不敢輕動况本縣西北鄉高阜多民田所入差  
薄故其稅輕東南鄉肥饒多官田所入頗厚故其稅重  
合官民為一則將不利西北之民乃以開墾餘田加增  
之以厭其意或以二畝折一畝或以三畝折一畝又將  
荒田銀盡數派與每石米折銀二錢五分夫東南鄉民  
每畝納米八升况先以小弓預割一分則九分之田納  
米八升矣西北鄉民二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四升耳

三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二升七合耳兼以荒白計之則四升者每畝納銀一分耳二升七合者每畝納銀六厘五毫耳東南鄉既不折田又無荒白銀則每畝寔納米八升准銀四分雖其所入有厚薄豈如此大相懸絕耶此其不均者二也况東南之民居亦有田落西北鄉只以東南論不復問其田之在西北是以薄田而承重稅矣西北之居民亦有田落東南鄉今只以西北論不復問其田之在東南是以肥田而乘承輕稅此其不均者三也雖然言之無及矣姑志此以見溧陽田賦之始末云耳

通縣種馬八百五十疋舊俱養於民歲責其駒解

京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某年間奏准免其本色歲納折色名曰每兒馬幾匹徵銀二兩五錢七分二厘騾馬徵銀三兩八錢七厘二毫凡兒之一騾之四共銀一十八兩作馬一疋通縣共銀三千六百兩解太僕寺其備用銀多出於馬丁每丁二錢五分有奇然亦貧富寡或數人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為丁也國初惟人丁多者養馬有糧逐水田逐馬之謠至于

嘉靖二十一年知縣姜博始議民糧每石出銀二分六厘減丁之數而裒足之近以邊方多事兵馬緊急至一

歲而預徵二年之入又加之大工進銀咸取給于備用  
則馬一足增其三分之一矣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六

夢溪筆談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萊萸諸埭相次廢草至今為利



淮南水利考

禹貢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江入海而入淮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楫始通也丘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皆有邗溝與江淮源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開揚城下取其直爾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間以漕運而復之以復覘前則春秋時以無貢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開創於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貞瓜州白

塔河皆可達河設使禹固海運不過出狼山收料角不  
半日即入邗江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耶  
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  
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注疏亦如  
此愚按禹之導川距海先障於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  
流也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  
從下而汜焉不能赴於海耳禹陂下而穿高所以奏平  
成之績也史記以沿江海之沿作均師古曰均平也宋  
史用水工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法

蓋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漕渠為尤切要云統而

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于海  
江淮海濱之地高于河湖平江法之以是為則

蓋稷曰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注云先決  
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畝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宋人分河則濬川距畝澮矣史氏謂其竭天下之力以  
治河而無益我朝為堰挿距川以之海正以防其距畝  
澮而傷漕農也耳非九州原有平地穿渠也

堯為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為蜡有曰防者後世隄限  
之始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鯀之功惟障而已障即  
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亦防也防周堯之法也使鯀



之障非堯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禠矣寧侯九年  
即故堯之防鯨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蓋夔稷契  
諸聖人論也審矣何平當以為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亦曰隄防之作起於戰國無  
稽如此曷足道哉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鯨之障開封為多相去千里假  
使開封浸而無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旬月  
則開封之民溺死久矣今查隄之用以裨漕溉田者  
列於後方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滎陽至千乘在千乘今濱州乃古千乘郡而金隄千餘  
里名曰金隄又名古隄歷代脩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滎陽今大名府之清豐南樂二縣界內為石隄

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滑縣西接新鄉獲嘉東南接延  
津名曰護河隄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禹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禹古隄在大伾今濬縣南足

雖掌科奏築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關於漕河  
者列於後方

黃內河南岸舊堤自開封境至南陽縣趙皮塞止趙皮

塞東經丁家道口至茶城凡五百里盡未有隄相應築  
接舊堤以絕南射蕭瑒虞城之路

南黃河北岸古長堤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窪子  
止自窪子頭至茶城七十里無隄相應築接古長堤以  
過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單俱有長隄以禦河患

右據中土之障河必用隄則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  
長堤以禦河淮也不待言矣知中土之溉田徐濟之  
護漕河必用隄堰陂礮則知淮揚之必用之以漕以  
溉也不待言矣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  
來也又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則  
由孔子之言而觀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尚矣孟子  
曰禹抑洪水夫抑裁也止也固孔門之法也

禹有疏有防平當賈讓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  
人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有塢流法塢當作堰周禮作堰一作

堰築堤千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底磧直截濬澗防  
過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  
潰漏之患所東漢及唐無大水災我朝陳平江之  
治淮揚運河不止法景又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

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續禹功也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易讀禹貢者但據不易之山川而求之可也禹貢九河在兗入海在冀文互脩也漢王橫求九河於冀而不得遂以為淪於海夫淪海者必瀕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焉使皆淪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就有患則橫之言不然矣今據九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鬲津者漢志曰鬲縣自漢河往禹城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鈎盤者漢之縣也與獻縣隣由德州入海馬類者與東光縣隣自濟陽合商河以入海此三河各一枝非黃河

之所分也其在六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潔在南皮縣南徒駭在德州廢青池縣扶蘇在景州東光縣覆釜在慶雲縣此五河亦各一縣與黃河為六同入於海噫濟南河間之地砒淪海之說行何哉禹貢導淮會於泗沂入於海泗沂會處今青口也水經淮水至於廣陵淮浦縣入於淮淮浦亦青口也若以泗沂在山東廣陵在揚州豈不誤哉大抵禹貢所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伾碣石亦必如泗沂淮浦之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三口同是逆河潮汐至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而出彼此相迎也

九河多湮禹始通之入於逆河江淮與海亦相迎  
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所言非文字間如余所言  
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如舊云：則其道迷而水不  
治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濟水往曰淮陰縣有邗江東  
射陽西北至末口曰志云邗江在清河治東一十里龜  
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書謂之官瀆一統志云隋  
大業間開邗江自淮陰山陽至於揚子江謂之官河唐  
宋以來利於轉輸我朝侍郎王恕作漕運志始專以  
運河名之殷蟠等議因舟渡北神堰外至末口有山陽

灣之險乃開裏河由淮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在

楚州城五里吳夫差於此立堰者蓋淮水底低濟水底

高恐其泄也舟行渡堰入淮今新城洪武初北辰坊北

史亦作辰有北閘亦為末口其北偃則今五埧西長堤皆

因夫差之意而置者南北對鏡水往所注之淮陰北距末口

在此宋志云淮陰縣在唐盤港今清江浦也殷蟠所指

之淮陰也運河由此以出末口吳開邗濟為取齊也淮

北為齊地故由此不能通淮且非取齊之道也

漢宣帝節地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田射陂葑田子

貧民按志射陂即射陽也陂塘也葑芰葦也塘田可耕  
芰葦可愛山陽之利也凡山陽之水西流者由阜陵湖

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汊河入洪澤白馬諸湖中閘管家湖運河由菊花澗十字亭澗灌澗辛店澗平河溪汪河故城河壽河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而北折而東：而北又折而西為淮西而南：而復北北而東嘉定言志屈曲回旋凡濱河之馬邏港大倉浦等數十水水名具嘉四年定八年四面奔趨皆會於射陽湖由故晉口至喻口廟灣口入於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碓以入海者不常也其建義港芦澗浦則向北以入淮鹽城之東其水由海浦伍佑新吳東入於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若小海大縱湖馬鞍湖魚鰲湖得勝湖及官河

鹽河芦澗河界河東界河汶河東塘河西塘河曰運河新運河與新楊浦侍其汊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里口入於海石碓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碓諸水不能至石碓口地高射陽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岡門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小渠開通亦可以助之流官河運河皆運鹽河也今淤沮水不至石碓界河者與吳化分界之河也吳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輸於石碓其半由高郵入鹽若高鹽之水道不通則吳化浸射陽湖之利害在寶應者與山陽頗同以南無恙故畧之又漢書按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治在郡城

西若今之高加堰西長堤漕河塘皆陂也陂成故可溉  
可漕若射湖則不可陂縱有陂而上流之隄堰壞陂亦  
無益故陂於山陽為用最急今山陽之民不講陂而日  
惟市井刀錐之競無百年之家愚不知其說及觀韓信  
傳云信不能為商賈又不能推擇為吏則山陽之民貧  
由不為農太史公已灼知之矣

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為  
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惟兼文武其  
所築豈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堰必皆其遺惠也淮安

云朱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績墓修復陳  
公塘有漕溉之利則楚州境內亦有陳公塘矣宋紹興

九年錢仲之所修陳公塘李考之西勢西高而東下壽  
孟塘為之記則在真州者也

在西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為塘自壽而  
東不止一重水有畜洩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爭空江  
淮之地而不居與始經營揚州之田魏復擾而取之晉  
祖逖荀羨謝玄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收揚州吳台  
伯埭以屯漕以隋之平陳乃開山陽瀆以脩巡幸而隄  
以御名唐因於隋李吉甫並脩塘以通運今所謂李承築  
堰於山陽專以溉田捍海今山陽東有長周之有事江  
豐堰以捍海潮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為白水營田阻於多議宋取  
南唐寔用其築畜洩之利較昔為詳我朝漕艘益筭

軍屯民田咸有資於水利大抵隄堰塘埧閘洞涇涇之  
置恣委之平江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也

白水塘在今山陽寶應盱眙之界魏鄧艾築此灌田儲  
粟晉亦於此屯田以為中原之固

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水稍退苗船與蔣濟而  
先馳去濟鑿地為四五道就船令聚豫作土豚過斷湖  
水引船一時過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曰吾前  
決為分半燒船於湖中矣愚按土豚一作土塍一作土  
坵土地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若今之為埽堤  
過湖水令聚以通船也分半燒船謂不得全船入淮將

燒其半也宋白曰山陽本射陽地晉義熙置郡及縣因  
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西征記曰山陽津  
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陽湖也又名津湖又名精湖蓋魏  
時船行郡城之西即山陽湖也其時水淺故濟於湖中  
為土豚聚水以行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堰湖以通運  
舟殆其意也

運道迂寶應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自白馬湖  
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抵板閘穿

河到清口入淮缺志今皆用古地名言之今讀人易知耳古地名

名前後各條緣津湖多風險宋人於湖中心築土隄

天順間易以石名曰新路舟行舟泊安穩如堂奧不  
其為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隄間有數閘平時不  
水入湖涸時則引湖入河蓋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  
運而清口以南數十里最忌河淮帶泥沙以入故為五  
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洶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計  
而獨役山陽之夫所謂行夫者日點月調不勝其苦  
倡為由閘之說放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之  
水去沙停河底反高於平地益費挑濬之力而自苦  
也大抵運河惟淺濫為患魏之土塍宋之車駝近時  
之牛牽車輒以詳於後牛章以牛挽舟也蓋水涸人疲  
嘉靖初年用之既而掘地引

已湖乃運舟日行尺寸考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濬皆調  
江南之夫正德嘉靖以來皆調山東河南江北夫每  
大濬一次輒通數十年今久不大濬自清口至寶應  
數有淺攔迄今不濬將恐真減宜用漢人之法不必  
多調各處不必獨累山陽惟募遠近貧民為夫而不  
吝其值志謂可以食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民役  
同當衣食縣官而為之作迺而便正此意也聞之故  
事皆科部曲其議 朝命大臣或漕臣董治之今漕  
臣知而不敢言科部又未必知愚以國之利害故備論  
其事以俟云



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溟溇自江  
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築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日北  
口晉永和中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射陽湖之西  
相距五里下注樊梁湖東北出博支湖射陽湖西北出  
夾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潮多風乃穿樊梁下注津  
湖往渡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夾耶與寧中復以津湖多  
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後  
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行遠乃鑿馬頰  
百里馬頰白馬湖也蓋往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即射陽  
之故城也愚按中瀆水又謂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

陽口與邗江築水皆今運河也晉以前由諸湖屈曲多  
風險至陳敏直始為直迨謝安更為埭其後隋皇甫唐  
李吉甫宋張綸柳廷俊皆修陳謝之舊也我朝平江伯  
脩之其制尤備

魏侵宋淮泗宋主以為憂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不過二

科宋都建康以淮泗為邊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

親之約若今追跡衛霍大田淮泗內寔青徐發卒十萬  
不足為也惟安邊固守於義為長故曹孫之伯才均力  
敵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  
之地故堅壁清野保民全境俟其來以來其弊承天之

論如此按晉及六朝大農匱乏俱屯守淮陰以備儲蓄  
若祖逖以布三千屯淮陰起冶鑄兵食足而后能遂  
其誓清中原之志謝元先屯淮陰次屯邳徐兵食足而  
後能捷淝水以入洛陽其自中原取江南者若晉之平吳  
亦屯田江北以為兵食之資今淮之細民惟市井是食  
語及田夫則請讓不屑萬一南北斷絕倉廩空虛民何  
以為食官何以為守耶我朝漕府倉司並設於淮寔  
寓軍政而塘堰埧牌諸水利尤兼屯法士君子幸注意  
焉江晉之末年人依珠玉之末統年繡以求死蚌螺蛤以救饑餓而此  
亦絕此淮城之獨苦也今淮人趨市井習力  
雖以為世策而不為農豈知晉元之入至哉

齊書云官瀆在山陽西一名直瀆按齊書曰瀆曰澗皆  
今運河也

北齊穀貴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鰲等也自是淮南  
軍防食足少止轉輸之勞杜預曰鄧艾於此作白水塘  
北接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按白水即石鰲也

一統志云古邗溝多迂曲隋大業間發淮南兵夫十餘  
萬開邗溝自山陽淮陰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澗  
四十里步而後行幸焉此後世運道直達之始也

隋煬帝至破釜澗適駕至西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  
洪澤澗在淮陰鎮東淮陰鎮今清江浦也齊書云曰割

直瀆洪澤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淮安縣屬山陽郡宋洪澤棹因此而名或者誤以洪澤鎮為洪澤閘蓋鎮在清河南岸九十里近盱眙界非隋澗宋隄之所在也盱眙志亦有破釜澗名偶同耳且如山陽之韓王莊有二一曰城西乃韓信所生之地一在城南名偶同也射陽縣在城西乃漢縣及射陽侯國之所在射陽湖在城東名偶同也以韓莊射陽而例之洪澤名寔辨唐睿宗太極元年勅使魏景倩引淮水自黃土岡以通揚州黃土岡在清江浦北直河今運河也是時清河縣南地為盱眙界唐書云楚州盱眙縣有直河是也

玄宗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濱棄田為良田積至十萬

開元中刺史齊澣開伊婁河舊河在州北繞瓜州回遠六十里今為運河也

開元末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汴水浚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於淮既成而水湍急舟楫艱難尋乃停廢却行舊河按地里虹不通淮陰云八十里則淮北桃源清河之界也

唐堰在淮城西南九十里南店地方乃唐人所築也其堰中高旁夾以二子堰其形為一中有蕭家隄蓋隄水以

淮堰西之田西疇水足而徐灌東田蓋因地勢以行水而為之利也後堰為龍所破因在山陽盱眙寶應三縣之界故無專論之者

肅宗上元二年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使劉晏自按行淮陰達河汴為通濟渠

代宗大曆中淮南黜陟使李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捍海潮灌屯田瘠鹵收常十倍旧志云去城東六十里按今海潮有范公隄以障之其自廟灣口入者每東風大發三五日常遏海水入射陽湖水漲溢常至平河溪田多浸范公堤未築之前常豐堰之功豈小哉

德宗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蜀岡之右引陂水趨城隅以通輓漑夾陂田

呂周作泗州大水記云貞元八年六月桐柏山水大注東風駕海潮送上衝壅淮泗開府張公邳治之自虹至維揚五百里下及邳徐逾年而城邑復常

貞元十八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有愛敬陂水門

憲宗元和三年節度李吉甫於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宋平河之法始此

穆宗長慶三年開楚州棠梨注一云長梨注在淮陰縣

南九十里宋河渠志云凡泄水處直曰涇橫曰浦今淮揚間往々有徑浦云

敬宗寶曆三年鹽鐵使王播自揚州閶門外古七里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

昭宗景福元年朱全忠將時連遣兵二萬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成敗之於壽河志云壽河在淮城東南其水盤結如綬本為綬今作壽按今城南漕之東有渠常涸惟雨集則流通至平河溪經射陽湖入海

水法皆由此路

天復二年楊行密攻朱全忠之宿州以巨艦運徐温以

為運路久不行萑葦埋塞請用小舟庶幾易達既而巨艦不至而小舟達按此乃宿遷之小河也古曰符離河為淮水之尾今則分黃河之漲矣嘉靖乙卯黃河水溢邳以上多沙阻運船乃由小河口經高柵鎮睢寧縣毛竹岡子仙桐君開河孟山高濬陶濬盧子三村灰骨堆符離宋淮徐晉口曲河集瓦子集蕭縣蕭縣所南下小浮橋入運河若黃河水大亦各分漲入桃源清河泗州之汭河諸小渠然黃河陶渲已久底面深濶雖間有浮沙淤澱明年冰發又自通利宿桃清泗諸小渠水發時甃可行舟水退旋即淤平非人力之可為也

嘉靖壬子邳宿淤溢余泛舟自徐而下忽隨決水東至鯉魚山舟為沙喻不可行越二十日乃駕小舢由上邳墩至下邳其險至甚幸而無恙餘舟千百皆不能出矣

隆慶四年邳州河決而淺舟皆由小河行高柵至徐官屯復入黃河北時撫院階所陳公令欲運船於此北上令予試之余挈舟半日而達亦一時之便也余在舟中望黃河在邳山之麓高於頂數丈此所以常決常淤也誠使由此亦漕路之幸也

古二道不免黃沙之害若循禹貢沂沭之道超出茶城則一路清流汎舟甚利比海運蓋千萬矣

南唐保大中楚州刺史田敬洙請脩白水塘屯田以寔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脩復

所在渠塘堙廢者也

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南六十里鄧艾所築也今在山陽之西南

寶應之東西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

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令還主或謂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舒州鉉白水塘竟不成按楚吏多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入邊國之大計古人之所已行鉉以奪田還主以曠土屯田可也安得一概阻格之乎又楚多荒田主不能耕有耕者輒有認主既認

亦不能耕然與其荒於家不若屯於國豈不聞鄧艾祖  
逖尚羨謝元謝安俱屯淮陰以足國而取威於中原耶  
余聞周師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鉉兄弟曷不於  
此時以此物酬田主而用其人為佃戶追跡昔賢耶嗣  
是宋元皆修白水塘以為灌田之利救涖之策何可非  
耶

周世宗顯德五年上欲引戰鑑自淮入江阻北神臺不  
能渡欲鑿楚州西北淮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  
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  
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

皆大驚以為神注云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  
差濟通江淮於此立堰者以淮水底<sub>低</sub>濟水底高防其泄  
也舟行渡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灌<sub>水</sub>今在楚州城西  
老灌河是也嘉靖志云太守應純之自管家河與老灌  
河接處為丰門水閘一座按其地當是故沙河俗云烏  
沙河也開灌水河使者言計功甚多帝臨視用功甚省  
此在規畫之當否而非然刻削以厲民也然此處開河  
必其時內外水平而姑濟一時之權據平時地勢水勢  
此地寔不可開河也

宋志云初楚州山陽灣水尤迅急運舟多沉損之患雍

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就而受  
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  
之按沙河今山陽運河也

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覆溺維  
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  
建安北至淮陰總五堰運舟所至寔經上下其重載者  
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網卒緣此為奸潛有侵盜維  
岳始命葺二斗門於河西第二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  
覆以厦屋設懸閘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設  
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平而運舟往亦無滯矣

真宗天祐元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水歲漕自真  
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盤剝軍民罷於牽輓官  
私船艦由此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  
龍舟新與茱萸三堰三堰當河中為填鑿近堰漕路以  
均水勢鑿漕路為減水閘蓄水濟歲省官費數十萬功

利甚厚詔屯田即中梁楚閣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為  
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  
私大便按禹按江海唐平津宋均水皆運河之法也

神宗熙寧九年劉瑾言揚州古鹽河高郵陳公塘等湖  
又天長縣馬由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



渡塘港龍吳浦淮陰縣青州澗可吳置欲各路轉運司  
按覆從之

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己未告成長五  
十七里濶十五丈深一丈五尺用功二十日新開河

也日河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凡四十

九里久而淺溢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後濬治起十一月

壬寅盡開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羅極欲

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

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濤之

際以百里淮中通年溺公私之載不勝計凡諸轉運涉湖

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良為可惜宜自龜山漣下

屬洪澤鑿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牌可免風濤

覆溺之患左助是濤口裏河若泗州龜山此為阜陵湖

洪澤關外言兩關內湖水自古用湖水此言取淮櫃

亦有泥濘久則淤澱費穿洶故以開隔之帝遣都水

監丞陳佑甫往度佑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

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

具役令既不用牌畜水惟隨水面高下開深河底與河

通流形勢為便但功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佑

甫曰異時淮中歲夫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捐之失足

濟此役帝曰捐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調治既

成命之竒刻石龜山至建中靖國初之竒同知樞密院  
奏淮山浸淫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使及時脩  
築自是歲以為常

舊志云清口南岸有洪澤牌三座經元而廢永樂十  
二年平江伯倣其制建新莊等五牌則宋之洪澤以  
牌名非今之洪澤鎮也不置牌者外有二堤平江伯  
於牌外有堤亦其意也蓋堤以護牌乃硬堤非車盤  
之軟堤也水發時勢傾入牌板不能下暫閉一時而  
已又云邗溝去清河十里龜山鎮後入淮則宋之龜  
山以鎮名非泗洲之龜山也攷之地理今洪澤鎮在

阜陵湖尾阜陵湖尾浸泗州龜山之麓至寶應淮陰  
俱無宋運河形跡而人每以為言者蓋水發時平地  
湍流私河駭巨艦於此往來而南船稅科亦於此漏  
小人樂之豈知漕規鹽法課額正所禁也

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水面濶二十里長四十里  
中多陵阜泉涸時深淺不一與淮河隔一岸水發時  
淮常往來黃合淮城注湖三勢相合駕風而恣東衝  
郡乳西逾龜山浸桃源北匯清口南刷衡陽周圍四  
百里茫無際涯宋洪澤山龜果在此是舍清口蛟流  
無故而尋險道矣古人用水以漕為國也因以溉田

為民也茲湖也不可漕不可溉唯用禹陂澤之法使無潰決會河淮以距海焉爾

崇禎崇寧二年詔淮南脩過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洲淮口五年畢工一名過明河按宋運河在於楚州淮陰之間初未嘗由泗蓋宋泗州今清河界也按前

云濬真楚運河以後云修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則知運河未嘗由泗而所謂泗者真清口也

重和元年前發運使柳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曰有斗門水閘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澁委發運使陳亨

### 伯措置

三年詔發運司使趙億以車戩水運每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官者李琮言真州及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澁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法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堤用人工車戩引江潮入河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漕東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漕通道海陵隋開邗漕自山陽至揚子江入雍熙中轉運使劉縡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琮始開揚州古河繚城東接運河毀三

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溢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  
與陂塘潴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  
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按運河漕以  
澳閘蓄水啟閉有節之故承平日久權勢自由不復知  
有國計故朝廷屢有提舉澳閘修復斗門之詔而轉運  
使莫能恪守舊制由是水不歸澳運河淺溢及奉詔詢  
問轉運使稍得以盡職率循日章且值時雨水遂足用  
於是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溢踰半歲禁網舟  
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今如舊未幾怠玩復淺  
溢矣

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  
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使童貫為宣撫  
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積稹欲別開一河自盱眙  
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  
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  
濬昔李吉甫廢閘置塘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  
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  
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  
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  
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

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堤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  
作一堤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作一堤以復茱史待賢  
堰使諸堰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  
一堤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

五年四月詔東南陸路諸閘啟閉有時比閘運網及命  
官妄稱專承指揮抑勒非時啟閉走泄河水妨滯網運  
誤中都歲計宜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  
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  
者叅訂經久利便列奏

蓋轉運使守漕規之  
而花石綱使欲亂之也

宋不可移者宣和間者蓋所定而

高宗紹興初以金兵蹂踐猶未退師四年詔燒燬揚州  
灣頭港口閘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  
臣開決焚燬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燬折真揚堰  
閘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五年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淺溢  
之處

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  
運河淺溢自揚灣州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埭頭計四  
百八十五丈乞發卒五千開濬從之

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山淺溢之處如法

開撩洪澤今清江浦龜山今清口南龜山鎮也宋運河在此今洪澤至泗州龜山無河可通清江浦亦不能通舟於洪澤

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日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黠陟使李承所作遮護民田屏蔽鹽灶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宋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監日風潮泛溢滄沒田產毀壞亭灶具請於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功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終遇風潮怒盛即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阡

陌洗蕩芦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勝數每一脩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今常平淮東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隨時脩葺務要堅完可以經久後孝宗淳熙年八置都淮塘於淮陰縣西南清頭村以灌田民享其利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為塘用救旱饑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司治於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疏通漕運其塘周四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陳係前人築壘成堤以受啟閉廢壞既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

為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來舟  
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溥本司自發卒貼築周回塘  
岸建置丰門石碓各一所乞於楊子尉階衙內帶兼管  
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者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  
歸  
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西  
畔濬泄今河水走泄緣瓜洲上中二牌久不脩治獨潮  
牌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脩整迫近江潮水勢衝  
激易致損壞真州二堤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  
牌以防走泄從之

維揚志論其畧云孟子以江淮河漢為禹功今江合  
漢河合淮俱抱淮揚以入海視古形勢蓋亦雄矣邗  
江半河半海居淮南運渠之首而運鹽河乃其大流  
農沾溉焉邗江之間有湖五十四有溪澗蕩港踰百  
不止漢創陂塘以資稼而輔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  
而水無源泉泄多則淺而滯舟潦多則圻防害稼故  
歷代有堰隄丰門石碓涵洞之制以為之節宋廢三  
堰隄無啟閉阻運舟者久之朝廷方議陸輦海運陳  
亨伯奏復堰隄而運舟自利則堰可輕廢而隄可安  
啟也哉瓜儀諸堤懸峙江干之上若口一決則運渠

泗可五侯故漕撫唐公龍及千戶李頭皆奏置牌於  
三汊河上游之地及揚之東閔亦改為牌有事則兩  
牌下板畜洩得宜有利無害漢人開塘晉人引水所  
既者高隴岡田而已若湖田濬洩支分派注未嘗濬  
而通也書稱禹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貢道導矣孔子  
稱禹盡力濬洩於農曷有間耶江潮有溉田之利頃  
海門縣田被坍沒者強半撫鄉高公友璣奏令捐年  
之租而別以灘田補為世業育鹽之利資於海潮而  
潮亦溺矣己亥之歲所損冊丁踰萬而老租商賈尚  
不與焉汪尹有執議令築堰以捍潮又令居戶鑿池

築堰以為升高自全之計凡此數端勞費無已豈非  
下策然此策之外又無策焉則下策乃上策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  
湖渺漫芟葑弭滿宜創立堤堰以為蓄泄庶幾水不至  
於乾涸乞與築自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  
里又自高郵與化至鹽城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舡仍存  
舊堤以捍風浪與化鹽城之界在栽柳十餘萬枝數年  
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陽  
閘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閘壞久亦於創立斗立門西引  
天長以來衆湖之水此水乃在揚州者起自揚州江都



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至北淮陰西達於淮又自  
高郵入其化往水其界縣東至盐城而極於海石礎處有  
石礎也又泰州海陵南至泰興而徹於江共為石礎三斗  
門七此運隄也乞以紹熙堰為名錄諸堅石淮田多沮  
洳因損之築堤置閘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定八年故議於朝者謂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園  
莊南至褚廟岡瘠大堰廢而不治今瘠猶在若復之則  
與寶應高郵諸湖相接游波所及如衡陽三角村等處  
皆浸淫至城形勢自張創楚州委官相度本州司法尤

煇申言白水塘周圍一百二十里地涉山陽盱眙兩縣  
所堰之水通富陵河其源出自塘山在盱眙之南山高  
而因塘得名下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河而白水塘三堰一曰潭頭  
下堰二曰河嘉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十二  
里中堰至上堰五里其上又有螳浪堂塘在堰內蓋三  
堰既至則白塘山間四十里內外之水不得入富陵河  
然後東匯為白水塘今脩復三堰之功不宜苟簡若有  
決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岡  
阜為限東北乃是古淤平地築成塘岸脚濶者十餘丈  
歲月既久岸瘠低處與塘面平合先增築塘岸高一丈

以上方可瀦水舊塘有八斗門以溉塘下田亦合脩復塘之復有三難有二利民間所佃塘內上腴之田二千餘頃廬墓莊院皆在焉四瀦之民必怨一難也塘內水盛堤岸難保則如黃家圍一帶居民千餘家所合迁徙二難也工役甚大為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高亢民田多荒東北亦有高田若得塘水灌則皆成為沃壤一利也盱眙之民如兩家渡等處可因水限隔就高保聚絕敵人入小路二利也但夏秋之間開斗門灌注則冬春水勢必殺無以待敵二者不可得兼而盱眙保聚止得一鄉不能盡杜他岐切見此塘本在高岡其水自高

而下：臨衝衡陽阜二十里三角村三十里果係向來邊兵徑行橫趨大儀之路可決而灌之至於楚州城去塘百餘里地水至此勢已減殺若敵自淮陰直趨城下凡四十餘里地勢高仰又是水所不及兼且作塘之後又必須列寨防守以備敵人之掘堰且常巡堤岸以防衝決

九年安撫閣秘應純之申楚州形勢東南皆坦夷之地難於設險向北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向西一帶湖蕩相連回繞甚廣四維多有畔岸而泄水處止有數里作一斗門為減水之所則一望彌漫而敵人不可

向迹設使水為盜決泥濘深遠不能渡平居無事儘可  
教習舟師緩急之際又可以泊擺船隻此築既成則城  
西一面必不可攻庶乎一意往理東南北三面為戰守  
之計續申所築管家湖岸初來相視欲於旧運河察相  
淺水之處用椿幫築今泰之衆論見得水內築岸工役  
難施不能徑久合別開新河與運河相接取土築壘圩  
岸却使旧湖與河通連益使水面深濶遂開一河於湖  
岸之北築壘湖岸底濶四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  
馬家灣西至陳文莊就湖築淮岸二百七十餘丈又自  
管家湖與老灌河相連接岸處平地開深方圓二十丈

置斗門水閘自此西湖之勝相灌楚城西北隱然有難  
犯之勢矣按嘉定志管家在湖西門外湖中有隄：中  
有仁濟橋自堤而分為南北湖減水斗門宋曰磚閘在  
今南鎖埭洪武間因由城東通運而廢湖之北築岸今  
新路也新河今運河也初欲因挑河出土以為岸後因  
功夫故續之申平地斗門對故沙河沙河即老灌河也  
水教亭在詹家墩楚城北有淮陰西有湖陰東南二面  
往：有長岡故老云相傳為應純之：水櫃南宋時以  
楚州為邊防故應監丞苗意如此

嘉定山陽志云凡境內之類於淮湖者多濇浦故音口

而北曰楊家溝太倉浦田院浦宥城浦邵農浦東作浦  
荆口浦官渡浦顧家堡郭鈴溝蛇風浦三家浦左家浦  
魚濱浦琶頭汧溝生溝益衝浦放網溝中心浦南馬邏  
益林浦楊家溝乾東溝此濱於射陽湖向西者也又東  
北至海則有蚌港謝家島桃花河渡板溝曹溝避賊溝  
巡良溝吉家溝丁溝西新溝上網頭石灰浦廟子灣此  
傍於射陽湖之三灣者也自海口折淮而西則有天字  
溝北沙塗浦州溝白水溝侍家塢沙堙小溝子新汪東  
溝子魚溝中溝子獨家溝白露港林家港故地港芦溝  
北官莊港稽考峯牛家溝許家溝新羅溝小田家溝大田

家溝蔣家李家溝柴礦溝交陵溝唐家溝青蓮溝迮浦  
武定溝無石浦此折淮西上而濱於淮之南者也淮北  
曲折勢復東南則又有橫溝周家溝芦萌溝孫家溝高  
師浦小淮子馬浦侍家上柳溝下柳溝此傍於曲折淮  
岸之間而濱於淮之北者也淮河至北曲折之勢又復  
西南則有柳溝子黃家溝南溝魚梁溝三家溝此又循  
淮之西折而濱於淮之南也者詢之耆老曰溝浦之衆  
蓋為瀦泄引灌之利其傍為良田今則或通湖水往來  
盈涸不常或者與湖淮相通歲久淤塞不相通濟其間  
頗有舟楫之利者惟馬邏港林家港爾水小舟楫不通

不通農賈始病稍加濬鑿利莫大焉

元始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轉運使  
餽運多由海道淮揚運河堙廢不脩至正末遂為張士  
誠將史文炳所據者十有五年

國朝洪武三年知府姚斌開淮安城東北之菊花濬以  
通海運是時 朝廷以淮安侯華雲龍掌淮安衛事鎮  
淮安以航海侯張赫舳舻侯朱壽督海運供遼薊而已  
菊花濬俗名濶河臨河有閘啟閉畜水以濟運船有餘  
則泄之而東方諸鄉及諸州縣之米芻貨亦由此通  
俗號為柴米河是時諸凡船隻由此車盤入淮曰志諸

一時稱為水陸之便者也

鹽城縣糧于此兌運濬河夫

涇河定於寶應而  
山陽獨任其役矣

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灰包砌高寶郵應湖  
堤六十餘里以捍風濤

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閘惠橋腰閘南門裏湖閘以  
畜洩水利便漕舟到任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

二十三年命起蘇松淮揚丁夫修築捍堰海以後時常  
修築

二十八年寶應老人相重叢貴建言發淮揚丁夫五萬

六十餘人開寶應直渠

即月

初自淮樓抵界首沿湖一

帶堤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由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丈隄長與渠同期月而成引水於內行舟自是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行稱便按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時不漕而且穿今漕舟甚行屢有風險而渠不復何也

永樂二年命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填入淮時瑄為把

總官十二年于會通河運始為總兵官總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是時五府重于六部以尚書宋禮督河道蓋副之也

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海門至鹽城抵隄八百餘里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堤于高郵湖內鑿渠十里

梅梁以便亭道

按北云高郵湖內渠則弘治間由侍郎所開之高郵之康濟渠乃陳平江永樂時

日道也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建置新閘潘家莊大

橋江口四閘江南運船由常州西北過江自運河至江

頭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坻之費其後道淤淺反泄漕水及私鹽船隻從此入江

難於防捕累修累廢不宜重開也

八年平江伯陳瑄置轉搬倉於淮安江南運船由五埧

車盤入淮轉搬倉即宋之上供倉在倉巷歐文忠公于後因建置不常盈倉于清江浦此倉遂廢

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

安以通漕運詢山陽耆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沙

河之故道引水自管家湖之馬家嘴至鴨陳口入沙河  
揚名清江浦就湖築堤以便牽挽倣宋洪澤閘制創新  
莊福興清江移風四閘連互啟閉或云初議欲由濠州  
六合縣鑿河通濠州  
河多石阻澗則損舟漲則尤險于是平江伯決意復唐  
宋之故道以為雖有湖險人力可為乃罷彼行此按洪  
武時已由淮安之菊花溝通運承樂初又于淮  
安之五坝車盤運舟何緣至今而有他議也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奏建板閘並前四閘為五閘蓋漕  
河全用諸湖之水以濟運舟而五閘連互啟閉專為避  
黃淮之水以其多沙泥淤塞也

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多又於淮揚運河東岸為  
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七尺  
以上減入諸湖會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  
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家堰有  
西長堤有五閘有諸堤以隔黃淮之水於外而汎舟  
其間在揚州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  
陽寶應盱眙天長之界則有塘堰以節四縣之流湖  
水苟多則自運限之減水閘洞以下於溪東至於射  
陽又東於入海揚之海口去黃淮也遠故皆通利惟  
淮之射陽數受黃沙港汊葑淤距海常緩考之舊法  
新莊濶二丈二尺則水之入者亦二丈二尺無事閉  
之有運舟而啟舟過復閉所入之水從減水閘洞而

瀉去者總計其口濶八九丈至於廟灣石礎之海口其濶又十倍之此一定之法永為利者若新莊開常啟而不閉則水多或堰隄潰漏則水口之來者常千百尺區、海口馬能泄之為運河之長計者復用湖之舊法而已諸湖列後

山陽縣津湖在西域白馬湖在西南智劉湖李皮湖

崔家湖內俱入湖城西以濟高加堰徐家湖在清江浦南凡黃

泛青墩入此湖衝運渠其勢甚險高堰之北青墩至韓信城一段當築堰者為此今主事張譽于浦南築

隄然必接堰乃免大患

江都縣邵伯湖在陽城北四十里晉謝安于湖濱築

伯曰邵樊梁湖在石隄西五十里凡縣西之湖皆會馬東

輒碎隄之東皆民腴田有濤患洒火湖在縣之西南

復河復隄奏請疏築屋：矣高郵州新開湖在州西甍社湖在州西

寶應縣珠湖在縣西白馬湖在縣西接山陽界白馬港水

塘廢水來自南皆會于黃浦入淺

右湖

淮之隄堰閘堤涵洞淺浦為運河而設者難以編年今類附於此以便查閱

仁字堤洪武元年在新城姚斌建義字堤與仁字禮字

堤新城志云智字堤與禮字信字堤與智字相連



伯陳  
瑄建

右五埧皆軟埧也紀事云永樂元年運道由江至淮  
安貯於舊倉車盤過埧復裝船入河淮至陽武縣陸  
運抵衛輝自衛河達於京師九年開黃河故道自開  
封城北魚臺縣塌場入會通河與海運並行十年尚  
書宋禮因濟寧州判官潘叔正奏言聞會通河十三  
年始罷海運專於會通河運是年平江伯於山陽開  
沙河以達清口建五閘以出入而無車盤之艱矣  
新莊開口埧即清口也舊志云清口有洪澤閘八里  
新莊閘共六口座新埧二座皆湮廢永樂十年奏建

新莊等五閘新莊之外不建閘亦宋人洪澤之外不  
置閘之意我朝新莊之外有埧亦倣宋人新埧之  
制水發時暫築閘以遏水頭水稍定即去埧用閘如  
常至嘉靖八年河漕二院奏新莊開口凡遇水漲則  
閉閘則開而以為常焉

南鎖埧在郡城西南三里國初廢宋磚閘而為此又  
於東岸立抽分廠於城西門外設浮橋蓋宋於湖中  
通行運船我朝不復由湖恐商貨船料往來由湖  
而漏故設埧以遏之設廠橋以防之又湖水來時雨  
而漲自西而來直衝包家圍一帶運隄此埧之設又

以禦湖衝而防運隄也

滿浦堤日志云在淮城西北四里宋時有閘魏勝等守楚州調運兵糧由此宋河志云向子諲奏請權開滿浦閘遂為軟堤防內外之泄也河防議不欲開恐黃水灌入沙泥淤塞也

淮安堤日志云在淮城西七里景泰二年裁其利害與滿浦堤同二堤即今方信二堤之地據河渠志河防議凡謀國者皆以為二堤與渠俱不可開而牙店脚夫必欲開之區之所得幾何而運道之漲淤軍屯民田場灶之滄沒歲捐公私不啻百萬故志議之

言不可忽也

清江堤舊志云宋洪澤外有新堤我朝平江伯新莊閘外有新莊閘口堤成化七年秋淮河水漲入新莊閘口忽爾而退自此至清江閘內二十餘里沙淤不通舟楫遂築清江堤以蓄水運船由仁義二堤車盤又於清江浦置東西二堤以助不及漕運通志之言如此漕船志又云清江二堤在淮流南岸去廠僅里許成化七年河院漕司集議設堤於此以車運舟近年河流數派皆會注新莊閘口每將閘河淤淺若因恃封閉以阻濁流使運船由二堤車盤與清河對

岸而渡不惟可以避長淮之險亦可以省關河挑漕之費矣嘉靖年間漕河二院俱奏行之

清口土山清口洪濶昔人築此以為表識又水自西北來運船乘東南風而至因山土之障風微水平往來使之余數汎舟其間乃知古人精思一至於此

高郵州蛤蜊堤

在北州

寶應縣槐樓三滾水石堤在縣南并水石堤俱七尺以下畜水濟漕七尺以上減以濟農也

右堤

清河縣新莊閘在清口南岸之內去府治西北五十

里俗云大閘又云頭閘乃河淮之第一閘也

山陽縣福興閘在府城西四十里俗云二閘清江閘在府城三十里移風閘在府城西二十里

二閘并清河莊縣閘共四閘俱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達板閘去府治十里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達其時以四閘不能節水倉卒建木閘次年乃甃以石

鄉人仍呼板閘云

減水閘五座內涇河閘在府城南五十里景泰元年知府丘陵建倉於此以充鹽城之運蓋前代通海陵之饋路也先褚廉訪為泗寇坐困南北不通全藉此以為命脉司經理之大計者宜留意焉此間洩山陽

運河之漲黃浦開洩寶應河之漲：時二閘必開其一以洩之並閉則下湖之田盡沒矣嘉靖間水勢宜開黃浦而寶應之民欲開注河開督府總戎親至黃浦開之二縣之田皆無傷迨因下河田戶告塞二閘水滿而溢以致黃浦決口二年不能閉下河民田寔自貽害苦至極矣故不復二閘非全計也此條書及復

減水閘洞兼看

新河閘三座

詳天順

通濟閘

詳嘉靖

三十一

興文閘

在

輻澗河閘

詳萬曆

二閘最為洩水之衝其工不宜苟

且無益反害也

舊城西水閘一座北水開閘一座新城南水閘一座

西城中有市河通貨即舟行者居者皆便節因洪水入城也閘以遏之因閘不堅土以塞之西城氣脉不通士民形弊日甚若建壘而開通則仁禮堪運隄之內舟貨往來行旅便益而地方氣運庶可復回也此最為便益而人諱言之者以利未得而先被擾也如無擾則善政矣

請復閘舊志書云板閘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啟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為啟閉如啟板閘則閉新莊等閘如啟新莊閘則閉板閘等閘閉新莊等閘則板閘為平水閉板閘等閘則新莊閘為平水故啟閉甚易也今官船由閘唱籌挨帮序行民船悉令過填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

界所在之人必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閘即下板  
貼席寔土閘外又有土埧亦復寔築之必俟旬時水  
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啟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  
大發漫埧壞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  
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其挑撈  
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置通濟閘啟而不閉受  
淮之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徑清河來者為河徑  
泗州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  
暇論按我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  
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

於淮又浚四府營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  
由宿遷小河一由亳州渦水河會於淮河同於淮從  
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耶曰清口正  
在西回北顧之間土人所謂回渦者也雖在河淮之  
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  
之自然非人工功力之所可致清江埧置此新莊閘  
又在其內加之啟閉有制故垂三百年無大患耳今  
通濟閘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啟閉未制故頻年河與  
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  
容舟矣

漕船志云永樂十五年例凡閘惟進貢鮮品船隻隨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雖滿上面船來過閘或下閘未滿水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闖啟者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拿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各路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及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擬干碍勢豪官員叅奏以聞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情俟完糧回日提問其上閘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失牌故意不開勒取錢物者亦治罪

治河錄云嘉靖癸巳河道潘中丞奏上部題覆奏聖旨俞允清江新莊等閘如濟寧事例依時啟閉行主事徐存義欽遵施行記

朝宗閘河渠志云旧志宣和間廢向子諲奏復近於水月寺邊造閘洩水漲入澗河亦其意也

吳文閘在府城西南萬曆五年知府邵元哲建減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東南地卑須為隄乃可放也

澗河閘萬曆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建

癸酉吳節為平江伯祠堂記云沿途槌石畚土為楔閘水以時縱閉其閘以座計者五十有奇

揚州府江都縣新厝等十一減水閘俱在府朝宗上

下二閘在府城東灣頭鎮誠王九年侍新開閘在

府城東北六十里宜陵鎮白塔河口 召伯上下二

閘在本鎮洪武初建 大同閘在府東 通江閘

瓜口閘在瓜洲鎮天順間巡撫江南都御史周忱建

以閘苗湖水名苗湖閘接車運船嘉靖四年漕撫都

御史高有璣總兵官楊宏以叅將張奎議奏移建於

南改今名云

儀真縣羅泗閘在縣東南 通濟閘在羅泗閘北

響水閘在通濟閘北 裏河閘在響水閘北以上四

閘皆成化十年管河郎中郭升重建 新閘在縣東

北弘治元年建 濱江欄閘在縣南弘治間漕巡都

御史張敷華總兵官郭鉉議建 東門新高棧二減

水閘在縣東南按宋史有修復儀真等處澳閘則成

化以來所修建者皆修復其舊耳

高郵觀橋上下二閘在州遐觀橋下車運王琴二減

水閘在州

寶應縣附城南北閘南北五里閘

右揚州諸減水閘甚多然莫可紀也聊紀其有閘

運漑者耳

志云六閘既脩誠為通州無窮之利然其中有可論者大率謂建閘於上而減水於下必於下處先立隄防使有灌溉而無滄沒可以若高下俱利必建閘於適中之地使旱不病於高澇不病於下如唐家閘及通州如臯之類此以地勢言也及有石港閘東之宣家渠其水通海多蠙族秋深取蟹者利水之流也恒盜決焉其塞也必待來歲麥熟稼事將興之時而取蟹魚人利舟之出入皆久然後塞以故上流數鄉之田歲憂旱者此之故也較其得利甚微而貽患莫大宜於石港置上閘宣渠下閘中閘冬春閉而夏秋啟

下閘夏秋閉而冬春啟更視旱澇而權宜之則麥稻魚蟹皆獲其利矣此以人情言也

據宋志我朝山陽閘皆沿於宋制而脩飾之宋城西有磚寨一西斗門二以接湖水今改為新路閘三城東閘有朝宗閘一以洩近城之潦今改為磚閘清口南岸有八里洪澤六閘今改為新莊等五閘五閘逆互啟閉以節運渠新城有北閘宋為北辰閘常閉議者請開之以洩潦水時黃淮忽暴漲入城城中浸越旬日乃塞之大抵市人囿目前牙脚毫末之利多輕言以自便而不顧地方之利害率如此毋輕聽



馬

右閘

高郵減水碓十五座在州南沿官河塘岸三在州沿湖隄六在州東沿運河塘岸六

寶應縣減水洞二十一座俱在官塘河岸曰有十八座化成三年知縣曾瓚增置五座

山陽縣減水閘洞十一座寶應止受湖水而塘岸之洞二十一山陽內受湖水外受河淮而減水之洞減半殆由洞下民田於水發之時倡言閉洞閉洞而漲決塘岸所傷益多此山陽之田所以劣於寶應也然

欲保全漕農則減水之制尤為切云

鹽城縣廣惠碓一名石碓口在城北三里高寶具鹽之潦水皆由此入海宋淳熙紹熙我朝洪武間皆重修每海潮猛大亦入病田戶塞之田益浸萬曆四  
年重修如故

右碓洞

捍海堰在山東陽六十里唐大曆中李承所築又名常農隄也在鹽城界者宋天聖中范仲淹所築又名范公堤具化泰州如阜海門鹽城山陽皆有之洪武間脩築以後常修不輟堰下舊有洞十餘海水入則

近洞之田傷近洞佃戶請塞之而積水徑行種不時  
下又請開之大抵水有利寒歐文忠公謂擇其利多  
而害少者為之范公苗洞正會此意塞者何哉  
山陽縣高家堰漢建安中陳登所築一名捍淮堰承  
樂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礦隆慶間都御  
史王宗洙知府陳文燭重修學士美有記  
北神堰吳夫差所築在郡城北五里宋曰平津堰戎  
朝為新城北閘唐以前漕船俱渡堰入淮至宋始為  
直達之法漕舟由六閘以入淮云萬曆四年築西長  
堤即其地也

西長堤自清江浦築樂王廟起至柳浦灣止長六十  
里乃合吳北神宋平津而為一者永樂間平江伯陳  
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礦皆脩之水輒敗萬曆間都御史  
王宗洙知府陳文燭重修

新路隄宋嘉定間太守應純之於管家湖中心築隄  
永樂中平江伯陳瑄重築皆以土天順間知府楊昶  
始砌以石焉

漕隄一名河塘自郡城南角樓至黃浦六十里永樂  
中平江伯陳瑄因隋山陽瀆御隄而脩之者隆慶六  
年都御史王宗洙知府陳文燭萬曆四年都御史吳

桂芳知府邵元哲俱重修

包家園隄北自抽分廠南至蔡家園長七里西受管家湖陽羨港水至為危險元至正間有包能者占佃淮陰路水田一園故鄉人曰名包家園屢因水齧園穿頗為艱額所負其田多半鬻之而子孫產守其半水穿園而下則東方之州縣皆病矣河道衙門每春中發銀山陽縣調牙夫令船帶土常因發水固功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洙知府陳文燭發帑募夫于農暇脩築比常更加高厚其險密施椿埽始堅完矣清江浦南隄萬曆四年主事張譽新築以禦河濤護

市宅者民甚便之

板閘隄在漕河東岸北接日隄南隄南接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民賴之漲萬曆五年主事陳瑛築護城隄自南角樓起至鐘樓止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洙知府陳文燭所築自鐘樓北至板閘南隆慶二年侍郎翁大立所築西長隄以禦河淮之漲水於外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於內中間民始無浸而莫厥居矣

水月寺隄自南角樓至東仁橋中間有閘運河水漲必由閘而泄此隄不固則漲水未泄而隄東之田園

皆漫矣宜堅厚之

唐堰在郡城東南七十里唐時所築詳唐太極元年之後

白水塘三堰在郡城東南九十里鄧艾所築詳南唐保大中

及宋嘉定中

石鋸牙俗云砥嘴在滿浦坊西北詳天順餘下

鹽城縣岡門鎮堰去縣西一十八里自鎮至新河轉

由侍其汭皆有古堰址每歲灌溉田禾大獲其利

大道堰去縣治北三里洪武二十九年主簿蔡叙瑜

創築

徑口堰去縣治西二十里岡門鎮東連運河西連馬

鞍湖通商貨民便之

長岐塘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廣三十丈袤三十里其

東又名高婉塘

侍其汭堰紹熙五年知縣徐挺之洪武二十九年主

事蔡叙瑜俱重修

高郵州范湖石堤在州西北洪武初年造七年重修

開復河并為隄永樂七年重修弘治二年脩名復河

曰康濟河

寶應縣珠湖石隄洪武九年造二十八年開復河名

直渠為土隄後將渠南北口塞屢奏未聞

江都縣名伯埭晉武帝大元十年太保謝安出鎮廣陵之步丘每步丘名伯鎮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安於此築隄埭利漕便農後人思之比於召伯故名召伯埭：隄也淮揚人呼曰河塘

儀真縣陳公塘漢建安四年陳公築上下雷塘句城塘通名五塘滋漕溉田為利最大成化八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十三年俱修築此塘廢則漕渠或涸或溢涸則病漕溢則連東之田皆浸矣

### 右隄堰塘

清河清口以南有五間無淺鋪

山陽縣板閘之南有五鋪係軍夫西岸多決因此處通湖有走漏商稅船料之弊歲：缺焉宜加築高厚庶無走漏漕河之患有四鋪係民夫城南五里鋪在包家園十字亭鋪在城南十里漕濟鋪二十里新店鋪三十里平河鋪四十里涇河鋪五十里黃浦鋪六十里自十字亭而下諸鋪有司兵無歲辦

寶應縣九淺子嬰淺瓦店淺槐樓淺丁家潭淺白田淺十里淺白馬湖淺黃浦淺每淺有鋪舍老人一名共夫四百三十名歲辦椿木四千三百根草四十三

萬東樹木多寡不等

高郵州一十一淺王瑟淺車羅淺五里淺鋪丁家灣  
淺小北門淺九里淺廠淺十里橋淺張家灣淺丁志  
淺永定淺界首淺每淺各有鋪舍老人一名夫四十  
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草樹木多寡不等  
江都縣一十一淺花家園淺李家庄淺姚家潭淺吉  
祥庄淺江家庄淺東西灣淺柳青湖淺宋家淺頭潭  
淺浪蕩湖淺辛廟淺每淺各有鋪舍塘長一名夫四  
十名歲辦椿木四十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儀貞縣三淺麻線巷淺張家灣淺蔣家灣淺每淺各

有鋪舍老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  
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按山陽縣無淺鋪漕河之東自十字亭而南至平河  
自涇河而北至於平河會流入於射陽湖每十里有  
木閘有涵洞泄水入溪漲時反塞今為長計合易以  
木石多增涵洞令人看守之大凡堤下之人常建議  
塞閘洞恐水多也殊不知水大必漲必潰則潰反  
甚熟若徐而下雖多不為害乎  
右淺鋪

正統初黃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數升滙於青口而

為州者十餘里運舟不通有司奏上徵數郡人徒疏  
濬久而弗績一夕衆見平江公擁騎從行水上若行  
工者然旦日沙徙水通運舟大利郡者石士寧等率  
士民以狀聞 詔如江西韋丹故事賜祠額春秋祭  
享

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州河道

天順七年淮安知府楊昶築管家湖中心隄：自宋應  
純之始我 朝平江伯脩之以為漳路皆用土築至是  
始用石砌隄中為三閘旱則引湖漲則泄之於隄上為  
淺鋪有四曰五鋪者屬軍衛屢修屢決此處即鴨陳口

可通馬家嘴徑達南鎮其商舟行湖中有漏稅耕之便  
故築時即為決時之計督工者之慣也須堅築以禁絕

之唐末諸將田賊養家四五鋪之弊政如此

天順間遣都水郎督工於山陽滿浦坊作石鋸牙其制  
上布七星椿：上甃以石：有筭：相入縫有錠：三  
膚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十丈俗云矧嘴其制乃古之  
鋸牙而以石為之也其費金蓋三十萬大抵黃河之水  
入中原半雜泥沙急則行緩則激故一激於三門再激  
於呂梁呂梁以下水勢平緩故三激於蒲浦使之翻騰  
踊躍以入於海法亦巧矣今漫入水中者微露形跡或

以為護南岸之衝濤豈其然

余頃在西橋岸上而望黃淮從西北數十里餘直射  
而來然後折東北而去其勢奪運河而南潰直百步  
耳昔人於上流置石鋸牙激使北去今已沉陷不可  
復作今議者欲因地形為木鋸牙三功與石等此苟  
見也而人莫敢言者蓋水發時歲護南岸百凡用度  
皆取之民貧苦擾故有開北岸沙濬草灣河疏海  
口之三說不過嫁禍於北以自幸免耳然運道民生  
所係不淺若捐數千金自足辦此矣以擾為

成化三年定濬瓜洲儀真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填下黃  
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填下東西二港江湖往來淤澱  
舟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潮之時發軍民人  
夫挑濬一次

八年侍郎王恕郎中郭昇於上下雷塘各造石閘一座  
水碓二座句城陳公塘各增築隄岸各造石閘水碓數  
如雷塘

十年營河郎中重建儀真羅泗閘通濟閘響水閘裏河  
閘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記

弘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以會計河之餘費開復河  
於高郵湖隄之東名康濟河大學士劉健記大畧云高



鄱州運道九十里入新開湖之東直南北為隄舟行於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珠麗社石臼平河諸湖通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椿石遇輒壞多沉溺於開河以避之自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嘴其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為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為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使從減殺焉而漕舟往來皆安流矣按高之復河乃洪武中之舊道而今重開之者世只曰白公云

四年從漕運總兵官都勝言浚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凡發丁夫萬餘

弘治六年重建儀真新閘尚書王傑有記少恭黃瓚為之記又建欄潮閘學士楊一清有記

正德十六年晉河郎中楊昶奏寶應湖極險當倣高郵廣濟河事例修築越河免沉溺之患自是言者相繼是年漕撫都御史臧鳳奏請修復五塘

嘉靖三年即中陳敏賢請於寶應高郵湖隄建閘十座以殺水患是年漕撫都御史唐龍於淮安城西北開烏河築方家堤以舟船隻堤內建閘其歲大飢以此濟貧

牙擔夫之急民甚便之初知府葛木恐河淮內侵持不可淮安衛指揮熊某同府議鄉官都御史潘壘作河防議云地名山子湖連窪濬一帶正係受水之處此處築隄高厚尚恐不能捍水乃謬於此開方家壩受水先年水湧黃沙從新莊閘口入猶是以口受水不能深入僅止於清江閘上下挑濬無難近數年沙從方家閘湧入是割心穿腹以受之大小支委遠近溪河無不淤塞而黃沙排淮泗而注之江矣外河去裏河溪橋近處止隔三十餘步遠亦不過六十步逼近運河不但毀閘猶宜加上墊填高厚自山子湖至於窪濬又須築長堤以護

之萬曆二年漕撫軍門都御史王宗洙築西長堤適在其處而方壩內外沙淤商船遂斷其亦天人之會歟國初制置隄堰閘壩抗河淮而之海今河淮之水由方家壩南奔而東流儻緩海口沙之議初起今長隄築矣欲求清晏惟求脩高家壩復五閘之啟閉抗河淮以入海而已矣噫運道廢與自此而分田民貧富由此而分悔之已晚不悔其焉及乎五年御史戴金請浚儀真瓜洲寶應隄下又壅河道若子嬰濬接潼河長莊濬通官莊俱入廣洋湖劉家濬通瓦濬溪窪直濬出官河三里濬通七里濬出葛頭濬寶

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海君師廟起至章思蕩葛頭海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七年寶應縣知縣聞人詮請於寶應縣范光湖東開築河就中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使行舟皆由河湖水減於五閘：水下於五渠則舟免風波之患水得瀦泄之宜御史王鼎奏開內河行舟以保漕運建閘座以固河防是年漕運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建閘座以盡漕利

八年督河侍郎潘希曾奏淮漕撫都御史唐龍咨稱成化七年固漕河水涸將新莊閘閉在清江閘設東西二

埝於漕河之北岸淮河之南岸順淮河而濬之以為月河出於淮近日水漲埝埝倏決往來船隻徑行乞將河口一帶淤沙挑濬疏通仍將新莊閘增築高廣伺來歲水漲即使用土填塞以遏流沙之入船隻照前俱由月河往來水消仍復開行自後凡遇水漲則閉水消則開而以為常則經久之計庶或在此該河院具題工部覆奏乃准行

以嘉靖三年開方家埝及三十二年開清江埝及唐公此奏而合規則方埝不必開亦無用河防議之說誠有見也

十年御史聞人詮再奏脩寶應越河戶部負外郎范韶陝西按察使仲本俱奏脩寶應越河

以地方災傷工力重大錢糧未

脩暇具

十三年督河都御史劉天和奉 詔特起治河成功有  
問水集云議者以為黃河泛溢中土蓋由東海口近年  
漲沙下壅上溢而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  
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東海北口寔有沙而南口更衝  
廣耳又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  
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  
河免停泊矣又云淮揚諸湖每風險壞舟近范光湖于  
隄外開支河行舟以全運事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  
光凡諸湖之廣而畏風者皆可為支河更多開滾水石

填：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  
致衝岸填外則開渠以通瀕港魚鹽之利民田亦賴以  
灌溉矣又云據泗州知州李天倫由守張祐鳳陽知府  
佐泗州指揮張鐘奉祀朱道光據匹良役王良等量得  
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 皇  
陵南湖水平面比水高七尺自湖水平面至下馬橋邊  
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 陵門高六尺 陵門地至  
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 山俱土  
岡百餘年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俱往題奏如議云 山陽

獨累蒲夫：家嫁禍于海口私釐漏船稅商稅者堰  
開故借于 皇陵以便其私現此條所論可知矣

是年揚州知府侯秩開句城塘閘淮安知府王鳳靈開  
涇河以通射陽湖可以灌田泄漕渠之漲人咸便之  
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脩寶應湖岸濬山陽運河自清  
江至十字亭長三十里深一丈濶二十丈役夫十三萬  
自知治以來始此大濬通利者數十年脩山陽運河減  
水涵洞閘曰為石限七尺以上減入射陽湖今擬為九  
尺脩新莊等五閘嚴啟閉之節惟通運船餘皆由埧車  
盤運河無淤淺漲溢是時高加堰惟募鄉夫為之時  
補葺役者募金歲數百而調牙夫甚衆堰不時修於是  
次甚而工鉅矣周公在淮六年知漕渠水利甚悉人至

今稱之

十八年修雷塘

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應槓於三里濬建通濟閘先是  
都御史潘垣建防河議以黃河自徐而來逼近新莊閘  
口黃沙易入欲於福興閘上下穿渠而南又折而西迂  
回稍遠開清口以引清淮多置閘座啟閉庶隔沙淤都  
御史唐龍都督周于德用水平法淮量新口地勢高於  
淮城不可開都御史王杲亦令山陽知縣莊蒞民勘議  
莊議如周且為宣達錄言將來若閉此口必無淮城矣  
叅政李元聞而是之曰此河防正議也序而梓之未幾

潘撫河南寔督孫家渡之役親見黃河分流由渦而至清口遂決意主修高家堰不使河淮泥滓一毫入運河矣

按潘議謂清口河直迳故欲添開開河令其迂回曲折免河淮沙泥之入省挑濬耳應之河非潘意也潘之意後主於堰今人不諱其已築之堰而傳其不行之議何哉

三十二年淮安知府姚虞築清江浦堤并開月河商船便於盤剝而舊時方家壩口外日淤生理盡歸於此是先都御史唐開方家壩之時有以腹受沙之論今壩外積沙數十百丈豈可引之入內乎末幾唐有清江壩車

方壩之奏而壩自廢

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修高家堰

學士丁士美記云山陽旧有高加堰去府城四十里其最關水利害者曰大澗口堰迤西當淮泗二水合流之衝二水東北與黃河會入於海比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溢勢必由澗口建瓴下注滙於津湖其者穿濬堤入射陽湖而山陽鹽漬之間以及於海陵諸地通為巨浸間者黃河亦為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迨者郡守陳公督撫王公發帑募民成之胡應思曰堰無壞也私釐之家必欲其壞也閘當啟

閉也而樂商稅船料之漏者惟恐其有聞也利鉅而  
說行何怪哉昔唐劉晏為度支使以為辦集眾務當  
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余以為士類必墮  
者始可倚賴否則方且為彼之義士方且為彼之忠  
臣矣晏在江淮久其言必有所試矣

夫運河為邗江自成周以來史傳明白我朝直名  
曰清江又何疑乎詳在袁公九年或以為盱眙曾通運又以  
為洪澤在盱眙甚至以為揚城以北非邗江者何也  
高加堰淮揚之第一防也曰可修者什一曰不可修  
者什九何也蓋運河至淮城之西屈曲而北又屈曲

而西又屈曲而西北以出清江口中間於南鎮堤以  
設抽分廠於西門外設浮橋於板閘分南署於清江  
分二署於淮北立分司於馬頭設巡司重閘疊防有  
人守之而於鎮城之中間府設帥分署叅藩臬列郡  
縣衛所而臺察以時察殆以漕運為國家之大計  
課額以資京邊稅料以助漕艘至緊也今私離之家  
及利稅科之漏者以此為大忌夏秋之閉大浸稽天  
士君子方以為戒而彼風帆便利自黃浦以北抽分  
廠以南凡欄卒不到之處任意南北出入堰口故以  
為運河在盱眙在洪澤而曰非邗江曰堰不可修其

言如此其心必欲無聞也無堰也無官府也而彼快  
今上司坐牙皆彼所不顧之地而彼所自縱之地一  
切無禁其說邪之党謬言日出上之人方降顏色以  
求之層叠出以詢之我懷禹稷之虚心而豈知其為  
桀詬之說間也愚以為言之不詳則上之人無由聞  
知上不知矣安能復漕規三百年之舊而救淮揚數  
千里之溺哉

愚以我朝立法莫詳於運河一帶而莫不詳於高  
堰之間自高堰而西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  
高堰而東由涇河黃浦則通淮南諸鹽場自堰而西

則通盱眙自堰而南則通天長東西二百餘里南北  
四百里其地最為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巡檢司豈能  
兼制故高堰脩雖馱負之私未能盡絕而巨艦艦連  
檣之大猾可欽也

萬曆二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西長堤幫  
築西義橋椿岸先是橋工皆取於民競言岸下走沙不  
可築陳公以公帑成之至今稱便又修鹽城石碓海口  
初士民言不使大學士李春芳力言其便至是成焉寶  
高與鹽四州縣之滂皆於此入海士民復稱便山陽之  
滂於廟灣口入海水極大亦於此入海然非山陽之正



路也

王宗洙淮郡二堤記云郡城專受淮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南湖僅隔拳土故自高加堰不治而淮輒灌入湖幾受其半淮揚西郡皆困終不治則妨漕余暢焉按之信然乃檄守文燭以餉金六千致鄉先生周君子德君表胡君劾謨君應恩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五丈餘而以堰故不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患然勢掠郡之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齧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為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汜濫四溢出礼信填

及鹽池山民在巨侵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祥幸聖天子仁聖捐米數萬石賑之又允折糶糧是時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並發則事不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余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隄焉高加堰自武家墩起至石家庄止計三十里而遙為文五千四百隄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貝溝舊漕河六安海諸處為龍尾埽以遏奔衝自澗口以達章家庄濬舊河以泄湖水使不齧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浦築王廟迤東歷



步今濶六百餘步水大至則口與海漫而為一矣詳家

定鹽城縣石碓海口在縣東北八里凡高郵興化鹽城之漲皆由此以入於海凡射陽湖水多黃沙亦漫至此南至興化舊阻今通矣喻口去鹽城縣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射陽湖由此入淮次於海口也

以上諸海舊本無淤近日之淤由黃沙而然。堰開脩清水時下歲久自通利自昔然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入水二時則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湖水不得流者每日

有八時黃沙寧無停乎故堰開脩則黃沙草湖水清湍深濶入海處庶無碍也諸小口不能悉

淮北之海口二

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其名鹽場及村墟鎮皆有小渠通海然莫足數也故不錄云

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入海凡淮北諸川皆附焉曰濶數十里今濶十餘里水大至則與海為一矣正口雖於旁口更濶諸小口不能悉

以上諸海口本自無淤而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若修堰使濶黃

淮水勢不南分而合力以之海則新沙不停旧沙自去而上流不為敗矣海水潮汐與南口同但海水推入如禹貢之達河彼一黃河猶能挾沙以入海今更協以淮水而力益大沙隨水去復何疑乎此條之前及後劉中丞所論皆以明白聞之海濱之大又曰海之濶深不知其幾十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工乎

吳司空有淮不可分之說詳在定議典此正同

海道自充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惟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

潮來則濤翻其上勢若排天海口之水視堰閘之廢與以為進疾蓋脩堰閘以抗黃淮不南分而東去東去疾則海口之水亦疾則無淤矣

夏禹時黃河由北入海自周定王時徙於礫南浮於淮始由於東海之口漢武帝時河決頓丘經瓠子通於淮泗唐宋屢決通淮雖入東海無幾何而復北惟元季合淮以之東海至今四百年而不變此天意也何近日之多議乎

揚州之地高淮不能入運河之漲又多有關洞以減殺之呂泗料角諸口入海又近而無疑故水患少

山陽地卑去東海口也遠黃淮驟至堰閘潰敗則波  
及海陵矣

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從知府邵元哲議重修高加堰又  
開菊花溝以泄三城之水凡東方之米芻舟楫皆通民  
便焉

五年侍郎吳桂芳知府邵元哲同知劉順之通判王宏  
化增築山陽運堤皆高厚自板閘以南至黃浦長七十  
里閉通濟閘建新文閘及修新莊通等閘主事張譽築  
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之水加清江  
閘土岸以便運舟之牽輓者主事陳瑛加板閘漕隄北

接平江伯陳瑄曰隄南接待郎翁 新隄新隄因挑  
河出土而為之也

### 高加堰圖說

自青墩北至韓信城內長五里淮水穿阜陵湖自此漫  
入相應築堰過之以護運道及青江浦民居 青墩南  
至武家墩二十里地勢雖高迹近湖水宜築堰以接之  
自武家墩南至管家庄東有高家堰長三十里南北  
兩頭皆高水不傷堰畧宜培補西頭近中地漸底工宜  
漸大中間大澗口地極低內外多水工宜大極 日時築  
者謂此段為大工亦曰大堰其北有魏家墩南有貝溝

六年澗地勢水勢次於大工堰邊惟大澗口土遠工難  
惟計日給銀難論包工計方計支給銀之例其餘土堰  
堅膩取為法土厚數寸長丈餘澗與厚同乃千百年草  
根土脈結成入水不化以此法土築邊二三層用鞭棍  
槌打相合為一勝於木石法土下有粘土亦有草土相結  
但無硬面耳以粘土填補堰中用脚踏撥無縫方可此  
古來築堰之法最為經久凡用夯杵必用細碎浮土築  
時徒勞見水則化凡工人憚於取法土之遠樂於碎土  
苟且成功切宜戒之 堰南頭地高去湖遠不能衝壞  
旧堰完存又南接堰十六五里地又高水又小工如南

頭可也接堰南抵官路在蔡家庄之東龍王廟之西則  
山陽之南鄉永無水患運道保無虞矣官之南路每接  
七八里至塘梗地高水不能過則高寶湖隄永無水患  
而山陽之東鄉及鹽吳高寶之田皆出而可耕矣 堰  
西為阜陵湖、西為淮每淮溢入湖、東有堰則從西  
北馬頭口低處入淮者其常道也馬頭口隘出之不及  
從東南清州高梁二澗而溢循汭河入洪澤湖白馬湖  
衡陽湖寶應湖小、一枝耳東南地高二澗在湖邊其  
口雖濶至地上僅有尺寸非河流之正道故無害昔人  
棄於堰外不為隄防豈無意哉惟淮湖水極大西風駕

濤堰潰敗則牽引黃河從澗口之極低處注津湖絕漕渠穿漕隄地皆窪下建甌東注為國計憂而所經之鄉邑皆浸矣然堰之利害與海口相同嘗觀嘉靖隆慶間堰每壞則海口輒淤徐邳之河輒淤溢始知古人之堰淮也九澤既陂傳註以為九州之澤既有陂障則上流無潰決之虞而後九州之河始入於海是禹之功先於陂上流不獨淮揚之運渠而於黃河海口亦有利焉禹貢曰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夫知陂則知堰知堰則知禹知禹而治可觀矣

尚書吳桂芳復政府書

伏承下詢河淮分流導淮入江事宜謹據鄙愚用俟裁察夫河淮分流雖可分北黃河足紓目下淮入受黃之患然職反覆思維至於決旬大抵揆之時勢稽之事宜切見淮河有不可不合者二淮河有不可入江者亦二蓋前代治河皆以民患為急而我朝治河又當以運計為先河既從崔鎮自投老黃河魚海浪乃故道恐將來正河漸次就淤則自崔鎮至天妃間八九十里之間正河且乾斷矣若淮水如故尚可委曲因濟故或三里五里一閘逆挽淮流以合黃或放運舟從天妃廟亂淮從大河口入老黃河以濟

運無不可者今任淮南徙則將來委曲因濟之計一  
無所施漕輓不通所閔非細其不可絕淮入者一也  
河最濁非得清淮滌蕩之者則海口純是濁泥必致  
下流壅塞之勢愈增旁決內灌之患轉急故自周定  
王五年河南徙漢武帝始決入淮然猶時決時塞也  
至宋熙寧中則入淮之勢成矣歷宋元我朝 正德  
以來幾五百年黃河自淮入泗而不壅塞海口者以  
黃河至河南即會淮河同行循潁壽鳳泗至清河清  
以滌濁泥澤得以不停故數百載無患也蓋是時黃  
水循潁壽者十七其分支流入徐州小浮橋者才十

三耳近自嘉靖間徐州小浮橋流短徐呂二洪屢涸  
當事者不務遠覽乃競引黃河全徑徐邳至清河始  
與淮會於是河勢強而淮流弱滌蕩功微故海口漸  
高而汎溢之患歲亟矣然民患雖亟而運道無虞入  
海之途尚寬通汜濫之勢旋定者則猶仗黃淮同途  
入海之力也今若永絕淮流不與黃會則渾濁獨下  
淤墊日增雲梯草灣金口淮口之間滄海將為桑田  
而黃河益無歸宿此其大有可憂者其不可絕淮入  
者二也淮泗入江之說孟子原屬誤筆考禹貢於江  
海達於淮泗時江淮未通沿江海始與淮泗達蓋三



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淮各入海始相會合豈嘗  
內地相通哉近日淮水南注轉為高竇五湖則其去  
江密迤矣但揚州儀真地形甚高故高竇五湖向未  
蓄而不泄至我朝迺滙之以通運常年湖水汎濫  
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  
開閘開壩稍泄逾額之水若泄至二尺以上則揚儀  
河道遂就乾涸而高竇之水涓滴不南非者高郵告  
急大闢揚儀通江諸途可謂無餘力也已迺高郵湖  
僅減二三尺之濤而揚州灣頭草閘遂涸回空及官  
民船隻阻塞三十里遂復亟行閉閘塞港築汊而後

膠舟俱通此其明驗矣故淮河入江之途不可淤於  
揚儀求也必欲於揚儀求之則必將掘深揚儀五七  
丈盡廢閘壩縱淮湖二水大與江合願萬一江水復  
溢且引之入則揚之患又烏有極哉此閘二百年運  
河成規且亦誰敢為盡廢閘壩之議者此淮水不可  
入江者一也故導淮入江漢魏唐宋時皆有舉此如  
魏黃初元年造龍舟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廢帝時  
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漕隋陽帝幸揚州度  
淮水今洪澤湖尚其改名唐魏景倩引淮水至天長  
通揚州劉晏於揚州造船轉江南粟自淮泗入汴抵

河陰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盱眙入淮訪其跡淮  
自盱眙天長達六合縣瓜阜與江水合今其遺址見  
多存者翁見海總河時已長嘗差官脩採謂可行但  
鳳陽皇陵正南對淮海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  
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 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  
入江是抱身之水乃返挑去而不朝入大為堪輿家  
所忌誰敢任之此淮水不可入江者二也前所稱引  
淮入江之後議大修高加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當  
為勢所得之說非惟不可行而亦不必行矣但當俟  
秋冬水落不過如此大抵水土之功最關利害籌之

不可不深慮之不可不熟新奇可喜之事必事勢萬  
不得已而後可為之苟其曰貫可因則尼父不貴改  
作伏惟 台慈俯賜 裁定焉干冒 威嚴無任戰  
慄不宣 萬曆五年六月十八日

鄉人知府胡劾請復隸旧制書

夫高加堰修築後隄又以修築草灣河今亦開浚山  
陽水禍已除其五其未盡除者由隸更改啟閉未復  
旧制也何也河與淮北畧山陽入於海山陽去海不  
二三百里江與漢南畧通州入於海山陽去通州不  
四五百里中間有南北白馬寶應邵伯高郵諸湖幅

負七八百里山陽地勢卑下不滿東南者寔自此始  
常夏水潦為敗故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至吳關邦海  
沿水江浙淮毒逐中原隋踵脩之皆非社稷完計唐  
之漕運劉晏稱再然亦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  
船達渭口渭船達大倉不必通者通必鮮利較然矣  
故我朝於儀真置埧六瓜洲置埧十一使江與漢  
南隔於諸湖山陽置埧十使河與淮北隔於諸湖後  
又置閘五日版牌移風福吳清江新莊啟閉有期或  
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為啟閉如啟板閘則閉新莊  
等閘如啟新莊牌則閉板牌等牌閉新莊等牌則板

牌為平水閉板牌等牌則新莊牌為平水故啟閉甚  
易也令官船由牌唱籌挨幫序行民船令悉過埧  
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  
所在之人必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牌即下板帖  
席寔土牌外又有土埧亦復寔築之必俟旬時水頭  
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啟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  
發漫牌埧隄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  
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止挑煩  
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廢新莊牌塞而不用絕河  
之濁水免其泥沙淤淺置通濟閘啟而不閉受淮之

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徑清河來者為河徑泗州  
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  
按我朝河渠曲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  
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  
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至德分為二派一  
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於淮河同與淮從  
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耶但河淮從  
泗州來者直南射高加堰至置通閘之稍所始稍西  
回合清江口而北向草灣東折以入海新莊牌正在  
西回北向之間土人所謂回洳者也雖在河淮之中

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  
自然非人工巧力之可致新莊閘置此又加之啟閉  
有制故垂二百年無大患耳今通濟閘正當直南射  
之衝又啟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陽山濁水  
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運道容舟矣或一年  
全河走飛龍橋或小浮橋自徐州往下清河口震電  
憑怒恍惚鬼神狠撞南岸半折東轉水心丈餘橫截  
淮水淮水性弱差緩於河水或大發或未發皆勒使  
倒流漾滿洪澤湖此湖幅員二百餘里大勢奔通濟  
時灌注山陽又支分数派入白馬寶應湖故自開通

濟開及洪澤湖支分數派白馬寶應湖者未塞山陽  
平地常停水三四尺南北白馬寶應邵伯高郵七八  
百里湖面亦常多水三四尺西風起惡長浪打湖隄  
一線客土破碎不可收拾者也自山陽至高郵沿湖  
有隄自鹽城至通州沿海亦有隄中間田地八九百  
里大都低湖面五六尺新又於淮隄多開大牌減水  
水懸傾滾併瀉滿其中與海相涵沿海之隄淘洗殆  
盡湖之餘隄為海遊波之底柱也海水潮汐常高於  
田地之水故為田地之水昔之膏腴稻麥良田今乃方  
舟非風不渡每東風作每潮翻上瀑浪旁飛簾掃村

落髡剔草木萬有俱化不但沸騰萃崩矣今開通濟  
牌山陽通河與淮矣往年儀真置牌近年瓜洲置牌  
山陽通江與漢矣山陽每至雨集平地便水深丈餘  
既已飲河咽淮加之漵江吸漢吞吐潮汐噫噓萬里  
貫串四瀆掣曳四海民其無魚得乎皆由牌之更改  
啟閉未復旧制也如曰多張水門亦治水中策因曰  
制瓜洲無牌儀真牌及新莊等閘各啟閉以時必使  
江淮河漢不得入諸湖沿湖隄故各有邦洞不過尺  
寸下諸湖運船已過無用之水以濟農功所謂舉牌  
為雲決渠為雨者也今開大牌數十口皆丈餘下混

混不舍晝夜之四瀆於窪田以就海儘山陽四境以  
為腴亦不能減毫毛况萬分之一可種之田旧時邗  
洞海洫猶存用水栽棹捐滴不與至秋收割開腴放  
水漂沒成熟田禾寔與洪水無異傳曰塞水不自其  
源通濟等閘山陽之源也况漏天不足西北十九之  
水為源乎或曰腴復曰制山陽鹽城寶應具化高郵  
通泰等四地當減水三四尺是運河亦減水三四尺  
不無淺耶曰運河以淺為慮者不過通漕門至移風  
腴上下三十四里之間惜民力而不浚三四十里之  
河聽水潞千里之良田計亦過矣水一也或為圖書

之淵或不由地中行水遇其時也舍今時而不復更  
俟後時而復之其難哉唯採擇幸甚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七  
 郡境大河運道全圖

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二十七  
 一







北山東沂州界

贛榆

沐陽

顏家集  
濇草

古

新城

城縣

淮安府

南實應縣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ETC

卷二十七二

洪澤湖

倉基湖

黃家嘴

桃源

白洋

宿遷

馬陵山

陳海海口

駱馬湖

天啟五年開  
日月山

運河

清河

新莊

徐湖

南

楊家橋

運河

板橋

清江浦

天妃廟

通濟

新

道

清河

張福口

界昭野

州泗



山陽

淮河四賈之一在州西南五里許自泗州其川淮泗謂此

黃河入海見古道今湮而淮源遠自山東河南諸水匯

於淮泗合黃河併入於淮矣黃河自汴城至徐州經

邳宿桃源三義鎮入口曲毛家溝抵清河縣後謂之大

河口會淮流過漁溝達安東下雲梯關入海謂之老黃

河嘉靖初年三義口塞南從清和縣前亦與淮合謂之

小清口經清江浦至草灣灣轉西南過淮安新城北建安

東萬曆四年間草灣河城分為兩道各四十餘里復合

過安東抵下雲梯入海十六年間勘復老黃河三義道

知府張允濟力持不可開乃止

草灣河先年海口橫沙黃淮下流勢緩嘗苦淺濶每水

議聞此河直達安東於是郡之水患稍紓





管家湖在望雲門外按嘉定山陽志云隔舊仁濟橋為

東限之皆坦夷向西一帶湖蕩相連向北環甚廣而洩水處止

有教習一而必師緩急之法又不可經泊東南北三面既舉則城

可一習而必師緩急之法又不可經泊東南北三面既舉則城

與運河接取土填壘岸工役難施不能久經湖通連水面深

潤形勢蓋便遂開一河于湖岸之北築壘湖岸底潤湖

平地開深周圍二十餘丈置自管家湖與此西河之浸相灌

于湖東北畔界水築堤之勢歲久崩潰永樂初平江伯

即仁濟橋又謂西湖也

白水塘即此治南九十五里宋嘉末決水灌魏軍或謂

名射陂在州之東南茶陂非其所經故知白水塘為是

趨射陂則茶陂射陂皆非其所經故知白水塘為是

與所昭盧浦山破斧塘相通既田一萬二千頃隋大業

末破斧塘壞水北入淮此塘亦涸南唐保大中大興屯

田楚州刺史田敬累請修塘馮延巳以便李得名因請

大開曠土為屯田奪民田為官屯民大怨咨遣其臣徐

鉉巡行鉉矯命罷役唐主大怒流舒州白水塘之役亦

罷嘉靖六年秋議于朝者謂淮陰白脊猶在若復之寶應

南至諸廟岡脊大堰修而不治今脊猶在若復之寶應

高郵諸河相接游波所及如衡陽阜三司法尤村等處皆浸

至郵城形勢自張劉本州委官相度司法尤村等處皆浸

名此山岡阜重疊溪澗縈紆凡四十里水自高而下乃

-5 153 35 900" data-label="Text">

至劉家渡入富陵河而白水塘堰堰一曰潭頭下堰二

曰河喜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三堰既制則

至河喜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三堰既制則

唐山間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富陵河然後東匯為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目閩阜為限東北二  
 面乃是古淤平地築成塘岸脚潤十餘丈歲月既久北  
 脊慶與塘而平以合先塘增築塘岸高一丈復塘以上  
 復有可蓄水  
 塘之成有利二民間所佃塘內上難也塘內二千餘頃  
 難測如黃家園一帶居民千百家所合遷徙二難也工  
 役甚大為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地高亢民田多荒  
 東北亦有高田灌注則成沃壤一利也時昭之民如兩  
 家渡等處可目水限隔就高保聚可絕敵入小路二利  
 也但夏秋之間既開斗門灌注則冬春一水勢必殺無  
 待敵二者不可得兼而時昭保聚止是春一水勢必殺  
 他歧窺見此塘本處在高崗十里果係向高而下塘下  
 阜二窺見此塘本處在高崗十里果係向高而下塘下  
 大儀之路可決而灌之至于楚州城在塘百五里地  
 此勢已殺滅若敵自淮陰直趨城下凡四十五里地  
 高仰又是水所不及兼作塘之後又須列寨防守以備  
 敵人掘堰且常巡堤岸以防衝決見嘉定山陽志元初  
 以東建置洪澤屯田萬戶府引泗水以昭縣北屬淮安  
 故連東屬揚州寶應縣西南屬泗州昭縣北屬淮安

山陽縣界

黃浦溪入射陽湖西達東南至故晉口

洪澤湖去澤出關入淮即此今設巡簡屬清河

蓼澗去天治西南六十五里東

青洲澗去治入白馬湖西入高良澗

高良澗治西南九十里由清河澗沙埠橋入淮萬曆二

石堤尋改為開澗

高加堰堰名以捍淮名曰高加者為護運道邑并直加高

登所築堰長三十里至武家墩又南至管家庄堰西為阜陵

湖口趨射陽湖而運道梗矣淮不會河則河力不能衝決

沙入海久且城邑虞于瀕蕩先年堰北山陽羅慈隆慶  
 六年知府陳文燭議申督撫王宗沐請帑鳩工修築萬  
 曆十四年總河侍郎楊一魁重修至重及費此堤國帑什  
 泗洲而淮揚兩府在下游所關至重及費此堤國帑什  
 萬以銀成功西旁植樹守堰有夫堰  
 石以銀成功西旁植樹守堰有夫堰  
 馬邏港去治今黃東北合九十里通淮運船  
 盧浦港去治入射東北湖一百二十里東  
 建義港去治入射東北湖一百二十里東  
 邳溝江自宜應縣北流入淮左傳注云九年吳城邳溝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山陽未開入淮運糧之水也  
 附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邳溝自山陽至楊子  
 入江都縣地名步寒江即道植也故亦名邳江在揚州  
 通濟溝入射陽湖西自橫海入淮港

青江浦等五堤車盤而過自故沙河以上開運城西北  
 船艦畢集居民數萬戶為運河之陸之孔道河  
 草灣左郡新城東北二十里按淮清江浦東南十三里  
 泗水會而受黃河之全注一帶俗呼裏河也繞新城之  
 呼外河左城之進河一帶俗呼裏河也繞新城之  
 漲輒倒灌乎三城而草灣之地卑屢遭潰決則安東縣  
 當其下流更可慮焉草灣之地卑屢遭潰決則安東縣  
 初湖時止分其半仍故道舟楫仍通禮信方五壩等  
 慮生時繁集其後草灣南灘水緩淤積遠水難近如  
 草灣而故道幾盡漸流裝載由裏河以遠城近如  
 未物諸物必道所清江浦搬運阻遠城近如  
 湧及論風水合局計斯者以黃仍故道為便若論三城  
 水纏玄武合局計斯者以黃仍故道為便若論三城  
 利病則同說者而必務疏通固堤昔有良確見也  
 理黃河之說者而必務疏通固堤昔有良確見也

鹽城

沙入海久且城邑虞于瀕蕩先年堰北山陽罹患隆慶

六年知府陳文燭議申督撫王宗沐請帑鳩工修築萬

曆十四年總河侍郎楊一魁重修及費此堤國帑什在

泗州而淮揚兩府在下游兩關至重

萬以銀成功西旁植樹守堰有夫堰

石以銀成功西旁植樹守堰有夫堰

馬邏港 去治今黃淮合流經此乃成大河

盧浦港 去治今黃淮合流經此乃成大河

建義港 去治今黃淮合流經此乃成大河

邗溝 江自淮應縣北流入淮左傳哀云九年吳城邗溝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山陽未開入淮運糧之水路也

入江都縣廣十步旁築御道植以楊柳按邗在揚州

通濟溝 入治東北六十里自橫溝入淮

青江浦 治五里過車盤而過自故沙河以上開運後比

船艦悉由清江過壩裏之運河外之孔道

草灣 在郡新城東北二十里離清江浦東南十三里

呼外會河左城西之運河一帶俗呼裏河也

張輒倒灌乎三城而草灣一帶俗呼裏河也

當其下流更可慮焉草灣之開分殺黃流入顏家河但

初濶時止分其後草灣南離水緩於通禮信方五壩等

處生時意繁集其後草灣南離水緩於通禮信方五壩等

未物諸物必沂清江浦擬壩由裏河以遠城西近年如

湧及論風水則黃淮左三城之北自道為便若論三城

鹽城

利病則同說者而必務疏通固堤岸良確見也

大海 在治東自海浦東北出海洋五十

小海 泰夏治西東西北入東塘河達射陽其源出通

捍海堤 在治東二里許自為治南北直抵通泰海門唐大

為醜鹵雖良田必廢具奏得請乃自楚州鹽城南抵海

陵修築捍海堤綿亘兩州潮汐不涸浸宋天聖初張

謂次泰州專圖修復時范冲淹監西溪鹽倉悉力贊之

運如坡形為不與水爭雖有洪濤巨浪豈能衝激天聖

九年功成一丈高五丈有元慶士龍為吳化宰請發

射陽湖 縣治西一百四十里西南接寶應縣西接山陽

大蹤湖 去治西南一百里為界其源自魚鰕湖由馬十五

射陽湖

馬鞍湖 去治西北三十里西一都環三

官河 去治西北入大蹤湖南來

鹽河 去治西五十里

西塘河 去治西北經官鹽二河來

東塘河 去治西北經馬鞍湖北流而東

蘆溝河 去治西北六塘凡經侍其汊以入射陽貫

西界河 去治西北六十里自蕪運河達射陽口

東界河 去治西北六十里自通泰入定塘河入大湖

舊運河 界治西北流入運河



新運河治場東南西北下舊十里河水自通泰塘河北流經五祐

封子河治馬鞍湖運河八里門鎮西自入

汭河治北門外三里自通泰塘湖通侍其入射陽湖

清河

大清河 小清河 二清河 徐邳至縣西北三叉口為大州

二清河大清河在治東北八里入治西北老黃河口遠

入本河治前一百五十步東去入淮弘治初黃河往徐邳

流通今始

三角湖治則西北八里四圍高阜積雨水

萬家湖治東南七里入淮正

富陵河舊有海通淮宋已連洪澤大淮穿其中探魚

船大小百十隻每歲委官量船納料以備魚油銅鏢之

稅然歲額二十七兩而湖利奚啻十倍知府薛鑑招徠

桃源

泗河東去即治北三百步許源出山

崇河接宿遷劉老湖東入安東連河

杜村湖在吳城鄉通淮

倉基湖河曲折東流五里會丁家溝達河入淮

大莊湖去治東南三里積水四時不同水溢通新

黃壩新河鎮上起由毛家溝等處達灌口下海

安東

淮河經治南百步餘東入海

中連河 東連河 西連河 中連河在治北北通三里河南通

為西連河下流三里入東連河自西北大湖來南東入淮

市河向去治東百步餘即中連河入

澳河南在治東南百步許又龍潭

東澳河通去治北市河一里許

官河入去治北三十里源自西連河來南通中連河東流散

大義河 小義河大義河去治西北自沫陽桑堰湖流入東南

通南

古寨河西連東南通大義河西接

大坊河河去治西二十里西接清

支家河南去治西十五里北自成子河流入

成子河里去治西北一里許

響水溝年去治西一里許舊有迎仙橋元季堙塞洪武三

淮水有

蔡家河東去治北通黃沙蕩

橋莊河去治東二十里南

涪口河橋去治東三十里西接

十字河去治東三十里南

通東

通北

通南

通東

五丈河去治北三十里飛入大飛自

夏口河自去治東北三十里入大飛

宋家莊河北去治東北四十里流入飛湖

港河去治北三十里通官河

白頭河去治北三十里通官河

一帆河東去治北五十里南接

平望河去治北三十里

過蠻河去治北三十里

白陽河去治北三十里

砦河去治北三十里

七里河去治北三十里

團墟河去治北三十里

鹽蕩河去治北三十里入一帆河已上七河一帶相連

張網海口河去治北三十里入海即淮之汊港也

五港口去治北三十里當團墟河七里

碩項湖治西北一百二十里一各大小湖西通沐陽桑墟

海州沐陽安東

傳湖去治北六十里西自大湖流

飛湖去治北六十里西接官河東通大港

孫村浦去治南一十二里自

支家河入浦復東入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家浦 去治東三十里自東連

臧家浦 自去治東連河入淮

界溝浦 自去治東四十五里

逢村浦 自去治東一里

歛溝浦 自去治東一里

大飛浦 自去治東一里

鄧溝浦 自去治東一里

沐陽

建陵山 長治西北一百里

韓山 傳治東北六十里

沐河 按周禮云東莞即青州琅琊郡考其故迹西北自  
廠家埠經縣南一百二十里東流入大湖縣治在湖一  
以名縣此沐水之正流也一高塘溝分流入桑壩湖一  
自新店分流東北入大湖一自張家溝分流入連水一  
自張家溝分流入東北入大湖一自張家溝分流入連水一  
張家溝 自沙塞障水東流入縣前河以便舟楫  
碩項湖 即大湖各隸三分之九一說見安東

海州

响山 有去龍潭清甚始皇曾立石其上以為馬耳峰傍

孔望山 登去治東五里與地要覽云孔子向官于郊子常

城基址地里新書以為古

東陬山 西陬山 去治東南百里東陬居海隅二山對峙

伊盧山去治東南八十里上有龍祠一名伊萊山史鍾離味家在伊盧

羽山注去治西北五百里即于舜殛餘處禹貢羽畎夏翟羽者以此

下有羽津

馬嶺山去治西一百五十里與郊城分水嶺為界接沂州之境

蒼梧山在東海城北海中有一九嶺如九疑之勢故有蒼梧之名一名鬱洲一名郁鬱山

巨平山墟去東海城北三十里南接東海北抵墟濟又有棲雲山即巨平之北陵

鷹遊山在海中平山一十五里今海運所必徑處

平山東海城北七十里

西石島在海西故名

高公島在海中東去城八十里

竹島在海中東去城八十里

薔薇河去治西一里許源自海西山浸流入新溝東流至洪門壩及獨樹浦下海城西河及石秋

等處潮汐往來巨艦時行

漣河上源沂沐及桑墟湖之水經石漱及黑土灣入海

高墟河去治西南八十里通連河可行小舟

官河去治四十里起自新安東支家河

一帆河在官河東北流至伊盧山南通安東入淮

東五丈河帆西自官河流入一

西五丈河在潘家河之南

龍溝河去惠津巡簡南七里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蒲家河 治在大伊山南

永洋河 河在五丈

界首河 俱在莞瀆河南已上五河

魯蘭河 在魯蘭城北自馬

房山河 嶺去治西南六十里源自馬

枯溝河 在龍首鎮北西通漣河北通小

小伊河 在伊河東流北官河夏泛冬涸

莞瀆河 在永洋河東其源西自官河

板浦河 去治東南

白峴河 鎮在大伊

芥支河 官上三河俱自

石人河 流去治南一十有五里源自官河

牛墩河 去治東南八十

陸里河 去治南一百三十里

大湖 邑去治南乙百四十里北八十里詳見安東志

桑墟湖 去治西南九十里昔曰銀山壩

艾塘 在舊胸山縣

青龍澗 在治南胸山之麓西流經洪門入

小浦 源在治東南七十里

于公浦 去東海城北十里漢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白溝浦 北去東海城十里

大義浦 北去東海城五十里

山陰浦 城在東北

當路浦 北去東海城六十里

溪雲浦 北去東海城六十里

社林浦 北去東海城六十里

臺浦 北去東海城八十里

徐瀆浦 接去東海東北四十里入海

宿城浦 在東海城東北四十里

沃壤浦 浦去東海城北七十里已上諸

贛榆

吳山 昔有吳姓者居此

夾谷山 有徐山與此山相對故名

阿夜山 去治東北七十里與欄頭山相對

堯水 沂州東南八十五里源自

腰帶水 在縣城外源自沂州西經上堰村

清口河 經縣南入海潮汐往來

廟灣子沙河 源自治南五里通海潮

臨洪河 塞治南六十里通海州銀山壩元末

菽水鎮河 海潮往來民居稠密有巡簡司

邳州

葛嶧山去州治西北六里尚書旁通云嶧山在下邳縣西禹貢嶧陽孤桐謂出此山之南者今名邳山  
水以其與沂距也

磬石山去治西南八十里與泗水相近書云泗濱浮磬或以此山為古取磬之地

艾山產艾治西北一百一十里山多

泗河在治南二里即泗水出山東泗水縣源有泗河

城子河去治西北五十里源自沂州

曲呂河去治東七十里源自壩頭入洪

沂河南去治至下邳西入泗沂州

西加口河治東北一百五十里自沂州抱犢澗加濬考

龍大湖  
通漕運

武河泉去經流西北五里源自山東峰縣馬旺山許家

直河派去治南流入泗河直而不過故名

洪河曲去治東南三十里自

營河加去治河北一百里自西

蛤湖去治東北十五里源自武河流入泗河多蛤故名

宿遷

峒崕山在北人鄉峒崕社去治北百里高五十丈周

石洞宋紹興末首領張榮屯此山以拒金人

馬陵山治北二里高如馬



小河去治西南一十里其源出

皂河去治西北四十里源出本縣港

駱馬河去治西北一十里

土丘湖去治東五十里

上泊水湖去治南三十里

白鹿湖去治西南五十里

通濟新河天啟五年開自劉口起北通如河南經駱

睢寧

睢水在治西南自宿州靈璧界東流環治後又東四十

交鋒一在徐州一百二十里即此水因並紀之楚漢

合湖于治西北七十里近葛邳州沂水南會

峰山湖一名淘河湖去治東北四十里舊不通河後曰

里東西

芹溝湖去治東一十五里流于睢水

府舊城晉時所築宋金交爭此為重鎮

新城去舊城北許山陽縣北辰鎮也元末張士誠為

禹增築以寶應廢城磚石撒建之西職運河

聯城在兩城之間嘉靖三十九年倭寇犯境時漕運都

廟灣鎮城在府城北一運分司所屬場為淮郡極險門

戶諸場適中之區海舟集商阜通海寇靖三望之所

年倭寇駐蹕一月居民焚燼三十八年又據四十八日軍門畫建城池以無賞而寢萬曆十九年倭寇沸騰警報日甚軍門題撫李戴會議建于原任軍門唐順之所畫

基址題奉欽依築城周四里又題設海防同知一員與遊擊協守

版闌鎮闌城西十二里運河之北多人家有鈔

清江浦鎮城西三十里古名公路浦又名淮浦運河由

人居二十餘里河之南有管倉戶部督造漕船工部東

西河船政二同知營繕所稅課司河北主簿各衙門駐

地云重  
西湖嘴市在運河東岸舟楫

雲梯關治東海口墩臺十座大河衛指揮一

仁字壩義字壩俱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

運船經此入淮壩東為犄路西即城基

禮字壩智字壩信字壩俱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

清江口淤塞則官民

清江壩清江西北三十里清江浦之東正德六年開過

築轉移不常

蒲浦壩郡城北門外四里地接密海

南鎖壩治西南一里

上関渡在末遠坊西

下関渡在淮陰驛後

望亭渡在楊興村

桃花渡 在永豐村

平河渡

故晉渡 俱故城村

侍家溝渡 西南百十里 昭官路 侍

清河渡 西五十里 天妃廟 黃河

顏家河渡 黃河自清江浦東下十里 草灣分而為二 其南曰道由鉢池山過淮安府城下 安東其北

自草灣分五里 流過朱家嘴 新河口 共十五里 至顏家渡 又二十五里 抵安東縣

清江浦渡 多上下處

盜城

沙溝海口寨 即今沙溝營 分兵防守

滕隴渡 治西北一里

石碓口渡 東門外一里

廣惠碓 在縣治東門外二里 舊捍海湖名曰波漱 過運

年大則自此衝入傷田 每築捍堤 隨水衝決 宋淳熙六年 浩教授劉焯 捍邑始甃石名曰廣惠碓 紹興五年 知

縣徐廷之重修洪武二十九年 年主簿蔡叔瑜重修今又壞

太通碓 治北門外三里 洪武二年 九年 主簿蔡叔瑜創建

岡門鎮堰 自岡門至新河 傳至侍其汭 皆有古堰 每歲春塞 秋開 以便灌田

徑口堰 縣治西二十里 岡門鎮西 東

侍其汭堰 縣治西北 一百里 長三都 歲旱則塞

范公堤 一名捍海堰 去治東門二里 南接泰州海門 分

之一宋天聖四年范仲淹監泰州西溪  
鹽稅建議修築以却潮汐衝激之患

### 安東

顏家河渡濶治西南三十里河

古淮堤即范公堤去治東十五里起依淮岸以東直接

錄通泰海州皆濱海潮汐日至城下土田斥濶不可稼

境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為興化令

發通泰四川四州之民築之至今享其利

### 海州

連水壩去治東南二百里三海建吳

萬金壩去隋開皇五年築以其利南北長四里東西濶三

國朝洪武二十七年重築弘治

銀山壩由九洪橋入海其勢奔迅易涸故築壩以沂沐水

流為農田利且隱然城守之險宋元之際賴父以抗敵常

加修護元李為張士誠所據恃此防守王宣父子欲侵

海州決堤堰以便步騎此不修常軒廢而州南鴨子蕩教夏

則居壩之修利於官

新壩去治西四十里田有銀山壩以捍海潮則連河之

於此築壩於此築壩

官河壩在新壩連河之南洪武二十七年

洪門堰壩去治西北三里上接官河新濬之水下通獨

積水以通漕運以利農田自王信收張氏壘

沙灣河堰在治石秋之南洪武二十七

永安堤 去治東二十里北接山環城七里以捍海潮唐開元間刺史杜令昭築

宿遷

羅家口堤 新縣三里

新堤 自羅家至古口城約長六十里

睢寧

廟灣渡 縣西北二里睢水南北之衝

欽差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

防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初制總督漕運

史駐劄昂城與鎮守鎮兵共理漕運提督江北鳳淮七

一員以巡撫兼理河道十八年專管漕撫另差都御史

都御史一員駐揚州兼海防倭事萬曆初年仍併漕運

六月內馳奏二十年倭犯朝鮮當事者循往例題准分

事字將接任都御史李三才仍

管倉戶部分司 府治西三十里清江浦舊設提督常盈倉萬曆四年兼督淮安

督理淮安鈔關板開南京戶部分司 府治西北十三里板開宣德間鈔

法不行廷議歲差御史一員徵收商民船料後易以戶部主事

漕運理刑一部分司 府治西南萬曆十年復差仍舊

督理清江漕船工部分司 府治西三十里清江浦督理船務開座抽分釘鐵等船料

抽分廠 府城南內地名南鎮壩

舊清江提舉司 在移風間西抵開志專造漕船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與司一員自隸漕



運衙門提調 帶銜州同一員 儀徵衛經歷一員  
長淮衛經歷 員 邳州帶銜吏目一員 以上提舉  
各官高歷四十年都 御史陳公薦題裁

船政廠 左清江浦凡四棧共詳每年該  
造糧船五百四十八隻五分

東河淮安府同知管造南京山東二廠 騎右龍江古  
武府軍充寶右府軍石水軍右羽林左廣洋錦衣瀋陽

古應天金吾後龍江左龍虎鎮南橫海武德豹韜古留  
守中豹韜金吾前留守右羽林右府軍左神策鷹揚虎

賁左留守左等衛每年一百二十五隻五分 山東廠  
臨清徐州徐州徐州左未昌濟寧任城東平德州左平

山濮州天津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定  
邊南亭江陰龍虎左水軍左等

衛巧每年一百三十六隻九分

西河揚州府同知管造鳳陽直隸二廠 鳳陽廠懷遠淮  
安長淮宿州鳳

陽中鳳陽右潁州大河鳳陽留守中留守左武平洪塘  
等衛所每年一百四十一隻三分 直隸廠廬州六安

壽州泗州徐州邳州揚州儀徵高郵興化通州  
泰州鹽城等衛所每年一百四十四隻三分

繕工所 御史陳公薦 造船廠萬曆四十年都  
濬海工部郎中 駐劄黃縣管疏濬海口一帶於沙

東首添設即中樊北程疏濬黃河新河萬曆二十二年奉  
今堤之內外皆成田安東之湖於成沃

壤民獲賑利河工告成二十六年裁省

管理中河工部郎中 駐劄徐一帶水利

南河工部郎中 駐劄揚州

漕儲道 隆慶元年設 專管漕務督理糧  
儲兼巡視河道山東布政司叅政

淮徐道 淮安府城徐州併設二處原管揚州府衛州縣  
自嘉靖三十三年添設海防遂將州事務分屬

之以滁州事務分屬穎州道而本道不相濶制然水陵  
兵馬仍專屬海防道萬曆二十四年題准安沿海各州

縣兵馬城池專責本道天啟二年白蓮猖獗題准分卸  
宿雅并徐州所屬共八州縣屬本道而以海山清桃安  
鹽沐贛八州縣添  
設淮安道管理

淮海道 天啟二年白蓮妖亂淮徐戒嚴五院題允添設  
兵備道分理海山清桃安贛沐監八州管縣衙  
事務兵  
馬錢糧

海運道 駐淮安萬曆四十八年添設料理淮料海運既  
而海運事寢專理省直遠餉往來淮津等處駐  
天津

海防道 徐州舊設兵備副使一員另管淮徐吏治刑名  
嘉靖三十三年海防兵備副使一員分管揚州  
一府吏治刑名而淮揚二府水陸兵馬則專屬海防之  
一道萬曆二十四年題准將淮安專責徐州兵備道若  
有事則兼准北監軍將揚州專責海防

監軍道 副使一員駐府城萬曆二十一年倭警孔棘  
巡撫李公奏請添設二十三年事寧裁裁  
兵備道有事則兼淮南監軍永為定制

營田道 萬曆五年設九年以開墾無效將吏副使  
草任以營田事務分屬各該兵備兼理

水利道 駐淮安萬曆四年設巡海濱疏濬河港以五  
年添設水利副使六年裁以河道分屬各道

漕河道 駐淮安萬曆二十三年裁  
年添設三十年裁

淮安府清軍同知 一員管清軍驛傳馬政駐劄本府萬  
并山陽高加堰抑蒲等河十一年  
後駐本府專管清軍驛傳馬政

山清河務同知 一員管山清河務駐劄甘羅城管理桃  
浦裏外河及黃河柳浦清雲梯閘直拉海口一帶河道  
先年兼管山陽等六處捕務萬曆八年併屬通判本道  
如止管  
河務

邵宿河務同知 一員管邵宿河務遷先年原設管  
務歸邵州同知止管河務二十一年改駐徐州仍設一員  
駐邵州兼管徐屬河務

言國才源書  
卷二十一  
駐劄邳州管  
理邳宿河務

徐屬河務同知一員管豐沛蕭礪全河并徐州聖壁縣  
海州縣專管揚淮二府水利海防萬曆七年改駐徐州  
管徐寧睢州豐沛等六州縣河務并巡捕事宜其後以  
捕務分屬徐州本  
同知止管河務

東河船政同知一員管理東河船政駐劄清江

通判巡捕事務原屬管糧通判具後題准將山鹽安沐

務分屬徐州駐劄同知以睢徐豐沛蕭礪捕

務分屬徐州駐劄同知以後復提歸通判管理

海防同知一員新建海防事務駐劄專管淮屬海防軍務

### 淮安府河防

按淮之源西自桐柏東經鳳陽泗洲稍北經清河縣南  
又稍北趨郡後經安東縣入海者其本體也其北自徐  
邳經清河縣北稍東而南趨於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  
流南行淮所受支河也本皆清流也黃河則西源崑崙  
東經天津衛入海汴河則西源河南滎陽東經千乘今  
青州樂安縣入海固河汴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衛  
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趨  
徐邳亂沈沂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  
徑決縣西而南入於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與淮敵



體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黃流而支河反為主矣加以南接運河穿塞代變土脉土汎閘嚙有由何怪乎水患日甚耶以淮之運河言之元人古道由揚州直北經郡東入淮雖達海有遮洋之險達徐有清口之險然西運並行各有利害 國朝海運寢廢專力漕渠平江伯遂改經郡西堤管家湖西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設河口壩建新莊閘接黃河口為運道出入又自淮安至寶應以南作涵洞數十餘處以時啟閉乾不病餉漕不妨農一時稱便然黃河勢高南趨並順而東流之勢潯殺郡後大河北岸淤漲潯徒南偏春夏水

盛不惟郡西之南入運河者勢不可支其遡大河而東者緣北岸勢高障之使南一岍勢依舊堤坍塌更無攔阻郡城迤東漫為南侵故大河之委流益漲入海之故道益微郡之東西南三境歲有水患淤梗無常此之故爾頃年議者因運河壩口北接黃河口春夏黃流汎濫及其水稍涸流勢緩於沙衝射直入運河歲煩挑濬遂築塞之甬却而東乃南鑿三里濬西接南來之清淮建通濟閘為運舟出入之口以避黃河之淤沙似矣殊不知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使黃河之水西入清淮接通運道其勢西分則東流益緩自郡北而東入海故

道僅可以舟遂致閘套所在荏葦積沙牢不可破而尾閘幾於不洩且黃河俯就淮河其勢不盈咫尺雖高卑之形有定然自黃河來水多四五月發鳳泗來水多七八月發則消長之時不齊故河漲固當潰淮、漲則亦潰河不可以定形求之顧其支蝕傷而未痛至若泗州河身自三里溝運河高餘一丈自高趨下其勢陡激以區、之漕渠為鳳泗之歸宿故輒今決岸壞廬橫送四出而莫之或禦其或潰運河而北則必崩五壩掃河頭湖嘴諸市復與淮為一矣此則泗河獨費之害猶可言也倘黃河益發南北交潰於是桐柏之委沁汴泗沂黃

河諸橫流湯、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於江也其不停洄淹灌於全淮之境乎其水郡西有管家湖西湖滿而易溢郡南有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之別徑也然射陂雖大淤斥已多土人障之截回西流水小溢則不能滿其量大溢則不能容不滿量則不能接廟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漲溢而其下流又為范公捍海堤所恃故水無向大小至淮南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也豈有海高於淮之理哉使海而高於淮也是海之量有限矣烏能納百川哉此濬海之說所為迂也蓋淮水今日之大較云

或謂山陽水患莫切于清江口莫急於北河之老岸堤  
舊口寔平江伯創挑運河今運河即裏河至惠濟祠南鑿開以  
接北河北河即外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至新莊閘而下  
因其卑高遞為五閘板閘而下自淮陰驛至平河橋南  
抵儀儀堤湖鑿渠置閘後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  
北河溢漲則南侵漕河於堤北河之南岸起清江浦沿  
鉢池山過新城柳浦灣迤東長四十餘里以護漕河而  
石甃難嘴於草灣對岸之衝以護隄慮南河漲溢則  
北侵漕河南河即泗州來淮河於是築漕南之高加堰起武家墩  
經小澗大澗至阜寧河迤南長二十六里二公里之半

以護漕河而磚甃涵洞于高卑有辨之界以護堰一防  
北河黃流入口不免泥淤一防各閘啟閉無時不免淺  
涸故運河只許糧船鮮舡應時出口都漕遣官發籌或  
三五日一枚運舡過盡口即築塞五閘鑰匙掌之都漕  
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舡隻悉由仁義等五  
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  
至重而嘉靖初年士大夫過淮尚盤壩云乃今有大不  
然者議者不察遂塞旧口開新口且不究水平法度大  
約與通濟閘齊則皇華亭前已深三四尺而南北河趨  
之勢反却流而南矣夫南河主也自黃河南潰而北河

始大又使南河却流兼引北河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于漕渠即兩河無事之時東流勢緩海口淤澗加于昔時或南河水發則盡入海口洶湧奔洋往、衝閘堤決漫湖壞壩不掃河頭湖嘴諸市而潰入北河則南出高加堰席捲湖蕩破諸涵洞而越邑家諸圍北河岸提撼齧頽圯日甚一日時或北河水發其西則注南河破運道泛溢于高加堰而其東則薄北河撼鷄嘴破隄岸汎濫于鉢池河頭湖嘴諸市此則南北獨漲之患也時或西河並溢則上至清河邛宿下至高寶鹽城蕩然一壑故旧口宜役閘鑰謹也又謂郡城之西漕渠之北就

老岸之堤築五壩之口以復車盤之舊浚五壩久塞之渠通官民舟載之便因浚出之土夷零積之沙以寔堤內之窪則生意庶見繁盛又謂郡城之南漕渠之西有徑河有管家西南諸湖、滿則入漕渠、東岸堤自城南包家圍至寶應界可六十里有涵洞有平水閘水滿則過閘入洞、外有溝接受閘洞餘水會諸圳洩不妨田疇且資灌溉與运河並橫走而東並入射陽湖泊鹽城縣南出驟驪口以入海郡城之東有澗河有馬邏建義諸港各順南趨下澗河則鹽城兌糧舊道兩縣貨賄所通馬邏諸港則東偏諸鄉落高阜回流所經中間各

有田時或順澗河或順諸港各入射陽湖由廟灣泊鹽城縣北出捍海堤以入于海河港閘洞濬洫之積所宜復修此一說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汎油蓋黃河上流往自歸德出下沛徐地形高卑不甚相遠雖汎溢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場直下徐邳地高勢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隄缺滾為深淵下埽植椿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東守在堤其寔水行地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誨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也治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閣下淤套葦長當自蕩條而海口廓矣桃宿以上不

憂停淤此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苗故邳徐漲塞然鋤頭一灣又係邳城風氣所鍾不可改易當于黃河水落之時始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從邳州以上力濬河身之積淤河中必見老依兩傍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口自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畔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打隄之力而清老岸此一說也

天啟六年自六月併閏月南旱北霽淮涸黃漲黃高於  
淮數尺割浸逆淮三十餘里而通濟閘外出口之處泥  
淤壅塞幾不可舟上下焦慮於是條議紛紜有云開天  
妃閘開龍家灣閘為沙河傍舊渠以通黃河者但細覈  
嘉靖以前水由裏河出清口而入外河形勢內高故建  
新舊清江等閘蓄高寶諸湖清水濟運既而黃河淤墊  
河身日高水由外河進清口而入裏河故淮城高寶常  
患泛溢而三閘反為塘水之閘是水反注而閘亦反用  
也黃水漫衍凡裡河一帶漸致積淤年勤撈濬方能疏  
利既曰黃泗交駛而天妃口閘不能受汪洋之入遂將

口開改建於南河嘴止避黃流而就清淮蓋藉淮以刷黃之沙泥似為永賴時遇淮強黃弱猶見順導稍黃強淮弱仍有倒灌之梗抵遏泗水淹浸皇陵又開桃源黃家嘴新河一道分黃導淮而入安東潮河下海憂低處逼近易決又開草灣河口分洩於顏家河是分殺之法周防具備矣但黃漲每發四五月間往歲糧船春往冬旋重運北竣於六月初一日將口開塞閉以避黃淮裡河其外口雖淤此時不用行舡待伏秋水退九月間閘回空冬深水消挑濬河道以脩新運此昔日之西便也近來糧運愆期秋去春回六七月正在盛行之際閘

座不得及時啟閉河道烏能及時濬閘口開閉而不闔任其倒入水緩沙停泥塞淺阻理必至也天啟三年通漕加濬未久值今天元淮耗仍患淤淺運船銀溢旁皇拮据逆有穢棄黃流而就上源武家墩開通一口引清水入水洩河行運者但出口雖便而南河湖口猶是倒塞不能入黃此不通之論必不可行也若在下源酌通一口則圍郡百萬生齒所係往狂瀾陡發先有金河黃鋪之決後有湖西南門王露巷前之潰雖藉洶河宣洩但衣帶容受無幾幸難尾閘寬縱三城魚鱉莫免此亦必不可行也若天妃閘龐家灣地勢裡外河隔只十餘

大若高沙河傍渠數支達仁義方信等壩裏外河隔只百十大開闢非難但古時此渠設為天妃閘開時倚空舡車盤徑路原未嘗通水通舟正慮一通則洪流泛濫不支此皆不可行也還仍河口故道及時疏濬為長策耳至七月初一二滂沱連對西南風迅淮流驟湧沙壅盡淤運艘飛渡誠河伯之著靈亦爬撈之巨績也

開草灣河 黃淮會清口徑清江浦東至草灣四時轉折入海灣地早屢從此障水緩何淺新城一帶深不過五尺草灣口橫沙作障水緩何淺新城一帶深不過五尺海同縣治攸閘屢決屢築後自灣之延東又決一口海為患兵備副使舒應龍行郡守鄧元哲水利同知劉順之管河通判蔡珩會議近年黃淮交漲為安東而塞潰決遂又復決一口雖可稍分水勢然勇濶之流不過

十之新一二相慶地刑改議草灣舊口之西王山家之東崗批新河一道以迎掃灣之溜其勢直射最為順利

議上巡撫侍即吳旌

經畧西河受嘉隆年來黃淮兩河遷決靡常漕運民生西

語潰決則徐邱縷隄大黃長堤枕源上下崔鎮諸口二

至海防既清正流漸緩黃淮不併力以東趨自清河口

間遂成巨浸矣議論盈廷有謂諸決難塞者有謂堤堰

難持者有謂黃河合流難約束者有謂疏海口復老黃

河為急務者有要停運斷流大挑河身者有謂造平底

持一見終成築舍上厯神廟霄旰之憂乃草去總理

河道衙門持簡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馴總理

河漕以重事權受事之初躬親河上荒度受命之由力

道工部郎中余毅中施天麟張譽參政麟大器副使林

紹張純章時馮僉事朱東光水利僉事楊化督同知府

鄭國判病醫

卷之二十一 江南

三十一